



ئۇشبو كىتاب ئېلكىتاب تورى تەرىپىدىن تارقىتىلىدى

ئەزىز ئوقۇرمهن، ئۇشبو كىتاب ئېلكىتاب تورى ئوقۇرمەنلىرى
تەرىپىدىن سىكانىرىلىنىپ تارقىتىلىدى.



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

燃烧的麦穗

夏依甫·沙拉木 编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

燃烧的麦穗

夏依甫·沙拉木 编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燃烧的麦穗：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 / 夏依甫·
沙拉木编；麦麦提敏·阿卜力孜译。-- 武汉：长江文
艺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354-9027-8

I. ①燃… II. ①夏… ②麦… III. ①诗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4978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川 上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30.75 插页：1 页

版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12582 行

定价：4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译者序

1

在当代中国文坛，汉语是大语种，这是不争的事实；大语种形成了具有“强势”性质的大背景，这亦是不争的事实。在汉语文学大背景下，在中国文学，以母语创作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被地域化。米兰·昆德拉注意到了此种现象，并提醒我们警惕“地方主义”，他进一步将“地方主义”分为两种：一是“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另一种是“小民族的地方主义”。这两种地方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都不利，因为地方主义总是习惯于打着民族的旗号去戕害本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容易陷入小民族的地方主义的泥泞，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沉湎自我，夸大其所取得的成就，满足于“已达到世界文学水平”的幻觉，从而与中国文学脱轨，自成一体，停滞不前。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同样有害。大民族很少将目光转向与自己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小（少数）民族，很少将小民族的文学接纳过来，正对它。大民族所编的文学史书上几乎看不到小民族文学的“蛛丝马迹”；在刊物、出版等文学活动上，总是存在不平等性，小民族文学的权利和需求很容易被忽视，导致小民族文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大民族的“照顾”性对待。目前，以母语创作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地域、面向中国的窗口是《民族文学》杂志，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家杂志的影响非常有限。除此之外，虽有官方支持的各种交流活动，少数民族文学很少被汉语文学接纳，被广大汉语读者接纳。在这种境况下，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突破地域的界限，面向全国，与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接轨，以更好地反思自身，是少数民族文学当务之急，也是唯一出路。

2

维吾尔文学，尤其是维吾尔诗歌历史悠久。维吾尔古典诗歌以维吾尔民俗文化为源泉，记录了各种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是一部文化、心灵史，反映着维吾尔人的生活、思想、哲学和美学，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古典诗歌、

文化和现代诗歌为基础的维吾尔当代诗歌，以独特的语言环境、意象、思维方式和结构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将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又古老又现代民族——维吾尔人的古代性和现代性同时呈现出来。维吾尔现代诗歌以维吾尔古典诗歌为坚固的基础，历史性和现代性是维吾尔当代诗歌的两大永不枯竭的源泉。

维吾尔当代先锋诗歌预言着维吾尔当代诗歌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维吾尔先锋诗歌探索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至今已经 35 年多，经历了曲折不平的发展和壮大过程，遇到了不少挫折和失败，但依然坚强地存活了下来。维吾尔先锋诗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迎来了青春期。大量先锋诗人活跃在网络空间，将大量国内外先锋诗歌作品译介过来，创造了维吾尔先锋诗歌自我反省和向前看的良好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2008 年发生了“无有派”诗歌运动，引起了广泛讨论，“无有派”诗歌运动可以说是维吾尔先锋诗歌的一次自我超越的尝试，是一次自我更新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然而，维吾尔当代诗歌问题重重：维吾尔诗人们几乎不能用汉语创作，坐等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即使被翻成了汉语，很少能在有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上发表；维吾尔先锋诗歌未能超越新疆的地域界线，未能被大量译介到汉语文学，走向全中国，仍经历着一种封闭式的发展；未能被系统地研究，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模糊不清，有很大局限性；被边缘化和被地域化，仿佛是众维吾尔先锋诗人的可怕诅咒；由于一些其他客观因素限制，维吾尔诗人进行创作时，总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有所保留；几乎每一个诗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随波逐流和地方主义情怀；维吾尔当代诗歌的发展是单向的，即从外界接受，几乎没有向外辐射，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冲突，先锋诗歌很少有在官方刊物上“亮相”的机会。尽管如此，维吾尔先锋诗歌有其价值，需要被中国文学理解，被广大读者接纳，维吾尔先锋诗歌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向中国，面向世界。

3

2000 年，在新疆出版了由《天尔塔格》杂志社编译的维吾尔青年诗人诗选《飞石》，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局限于新疆境内。《飞石》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 16 年，在这 16 年里，不论是国内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变化是巨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飞石》出版到现在的 16 年里，再也没有能够集中体现维吾尔当代诗歌水平的诗集出版问世。那么，当代维吾尔诗歌创作的境况如何？所谓

先锋的维吾尔语诗歌的水准如何？这 16 年里，维吾尔诗歌创作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问世？维吾尔当代诗歌的声音能突破“边缘”的恶咒吗？能让广大汉语读者接受自己，能在中国文学占一席之地吗？

带着这样的问题，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燃烧的麦穗》编译完成。收入这部诗集的诗歌，纯粹地从诗歌的角度出发，对近一百多位诗人千余首诗歌进行精心筛选，最终有 33 名诗人的作品入选，其中帕尔哈提·吐尔逊、塔依尔·哈木提、买尔旦·艾海提艾力等三位诗人将自己的维吾尔语诗歌翻成汉语，麦麦提敏·阿卜力孜（本选集的译者）的诗是他用汉语创作的，其他诗人的诗歌都由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成汉语。这 33 名诗人中，有“60 后”诗人，也有“90 后”诗人，四代人同台亮相，有维吾尔诗歌一脉相承的寓意，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论是诗歌语言上的差别，还是语言实验上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亦有维吾尔诗歌不断开拓进取、与国内诗歌接轨、面向世界的深刻含义。我们能肯定，收入《燃烧的麦穗》的诗作，能集中体现目前维吾尔诗歌创作境况和维吾尔诗歌的水平，我们相信，这部诗集必定会成为外界了解维吾尔当代诗歌和诗人的重要窗口，广大研究者研究维吾尔当代诗歌的珍贵资料。这本诗集的出版发行将是维吾尔当代诗坛的重大事件。我们直接与出版社联系，其目的是保证收入这部诗集的诗作的纯粹性，从纯文学的角度面向汉语读者，向中国文学传达自己的纯粹的声音。

《燃烧的麦穗》是 33 位维吾尔诗人的声音，是一个民族的声音，穿越地域和边缘的自力更生的声音，是一条河流向大海发出的声音，是渴望被听到的声音。

《燃烧的麦穗》注定要带来两重问题。第一重问题是，以母语创作为主的维吾尔诗歌能否突破自生自灭的怪圈，超越地域和语言障碍，面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而让外界听到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声音？维吾尔诗歌，尤其是维吾尔文学应当如何反思和发展？第二重问题是，中国文学应当如何接纳自身的异声？应当如何反思所谓的“边缘”和“地域”文学？我们相信，这将是《燃烧的麦穗》的另一种重要文化和研究价值。

4

米兰·昆德拉《帷幕》一书中，探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小民族和大民族的关系。他说：“欧洲散文中最早的伟大文学珍品是在它最小的一个国家内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即使在今天，还总共不到三十万人口。”他强调：“如果没有

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欧洲艺术史中的活力与长久的生命力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些民族多样的经验构成了一个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他所探讨的问题，也恰好适用于维吾尔文学和中国文学。维吾尔诗歌要发展，要超越局限，必须将置身于中国汉语文文学大背景下，反思自我，努力突破“边缘”和“地域”的诅咒，与中国文学接轨。中国文学要发展，要面向世界，向西方文学学习的同时，必须正视自身的异声，克服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局限。然而，机遇不会坐等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可以说，《燃烧的麦穗》是我们为维吾尔诗歌创造的机遇，也是为中国文学创造的机遇。《燃烧的麦穗》的编译遭遇了重重困难，在“碎片化阅读”、“快餐文化”横行的时代，纯诗歌作品的出版，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的出版，无疑是一种赌博，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相信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诗歌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环境下都有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和意义。人具有局限性，人生短暂，而诗歌可以超越地域，可以突破局限，长久地存在。诗人沈苇说：“当我写下一首诗，世界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我们如果不编译这部《燃烧的麦穗》，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依旧。《燃烧的麦穗》的出版已经是一种变化。我们相信，这种变化有其价值，这种价值是诗歌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持久的价值。

夏依甫·沙拉木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燃烧的麦穗：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序

张清华

1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愚昧的灯蛾把我们引向火焰
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在祖国遥远的大西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稀疏的绿洲中，我们看见这些燃烧的麦穗，跳荡在火一般的土地上，在夏夜的阵阵暖风中，发散着耀目的信念与精神之光，辉映着收获日的满月，以及一切生存的喜悦与悲伤。

这是帕尔哈提·吐尔逊的《木乃伊》中的诗句，它让我感到亲切而又陌生，震撼而又似乎颇有些茫然。作为一个只能通过汉语来感知他们的读者，我世居中原，即便蓄了黑白掺杂的须髯，也只是这些维吾尔人遥远的异族兄弟，对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向往而又陌生。甚至在五十余年的人生中我也只是去过一次北疆，而对天山南麓的那片壮美而辽阔的土地，只是远远地投去了一瞥。还有一次是访问阿拉伯世界的途中，从万米高空的掠过。飞机从北京起飞，在将近五个小时之后才飞出了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飞出了祖国遥远的疆界。我知道，其中有很长的一段是经过南疆，那时我俯瞰到的，是白、黄、赭三种的交错的颜色。白当然是雪山和冰川；黄无疑是沙漠；而赭石色的，大约就是无边的荒凉山峰与戈壁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新疆，在一生的大多数经验里，我只能在地图上来抚摸这片神奇的土地，去想象那里的人们的生活。

但是，书本和地图上的知识告诉我们，这里并非是想象中一味的干燥与蛮荒之地，而是有来自雪峰融水的一条条河流，有河水孕育出的一个个绿洲，有高大的白杨树林和葱绿的葡萄架，有金黄的麦地和各色瓜果……新疆之美，其物产之丰，文化之多姿多彩，远超人们的想象。特别是，这里还有古老的宗教与艺术、诗歌与乐舞的传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他们长达千年的文学流脉中，断续产生了大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涌现了诸如喀拉汗时期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艾哈买提·尤格纳克、艾哈买提·雅萨维，以及属于维吾尔古典文学的拉布乌孜、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和纳瓦依等作家与诗人，对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及中亚其他民族的影响可谓广远而重要。

就有限的知识而言，我大体知道维吾尔这个古老的民族，其文学中有很多元素：比如崇尚正直和谦逊，比如喜爱幽默与智慧，比如在叙事中喜欢渲染的道德训诫与惩恶扬善之类主题，还有在抒情中常常刻意注入的华美修辞和语势的一唱三叹……这些当然都是固有的西域风尚，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文学和古波斯文学的影响痕迹，并不是我个人的什么独到的认识。但当我读到这些作品——这些以“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自认的作品时候，可谓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和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是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

2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首先看到了其古老和内在的东西。这是西域固有的广阔的自然神性的所在，即它与生俱来的精神性。我发现他们的兴趣其实并不只是限于本族教义，而对基督教、佛教、世界各地的文化也十分关注。他们在诗歌中（例如《蛇颂》）常引用宗教典故来讲述人性之罪与罚、世界的善与恶，讲述这一切的纠结与共生、混杂而互悖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性的命题，但诗人没有将其处理为一个简单的善恶二元道德命题，而是还原了其固有的复杂性，甚至将蛇的处境以无意识的方式给予了悲悯的理解——

蛇是肉体

或者是一个器官——肉体的一部分
而它不愿以无花果树叶为衣
因此在阿丹前感到羞愧
就离开他隐居起来

这样的处理使得问题变得晦暗和复杂起来，也就达到了其作为“先锋诗歌”所独具的意义，即，诗歌本不是呈现判断和结论，而是为了展开人性与生命世界内部的景观。

我自然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住这部诗集中丰富的思想与内涵，只是朦胧地感到，他们是如此喜欢写黑夜、梦境、内心的纠结与斗争，写到文明的悖谬，固有人性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冲突。比如女诗人阿依库提的《飞蛾无火可扑》便是如此地感人：在被现代化笼罩一切的都市中，甚至没有给投火的飞蛾准备下牺牲的条件，因为人们所用的都是电灯。“城市里没有火/飞蛾远远地燃烧在火焰之外/罪恶的灯/以虚假的光欺骗它/飞蛾围着灯泡飞/飞啊飞，直到突然累死/无火的城市/无爱的城市/没有火可以赠与飞蛾/没有心可以付出爱/便宜的许诺……”一个简单的物质化问题，居然被诗人升华到这样一种文明悖谬的高度，且将置于绝地的飞蛾的形象刻画得如此悲伤和感人。

如同阿拉伯世界普遍崇尚的“新月”一样，维吾尔诗人也都喜爱且善写黑夜，甚至宣称“种植黑夜”（夏依甫·沙拉木：《种植夜晚者说》），猜想其中原因，或许是与这里白天过于炽烈酷虐的阳光有关。在历经白天的暴晒之后，夜晚的凉风与安谧会带来无限的慰藉；当然，也会有冬日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他们也会因之对黑夜有本能的恐惧与厌弃。也正是因了这样复杂的缘由，他们赋予了黑夜太多东西，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似乎都与之有扯不清的瓜葛，这些最终又都化为了“梦”——我也注意到，维吾尔诗人们是如此喜爱写梦。但他们并不沉湎于梦境的无意识或欲望的渲染之中，而是喜欢以哲理将之搁置。

比如在夏依甫·沙拉木的《梦之叶》之中有这样的句子：

凿出了一千个房屋，但没有凿出一个梦
一千个王宫倒塌了，但没有一个梦倒塌

足以成为万古传诵的格言了。虽说是虚幻的东西，却要比实在的东西还要难

得；尽管容易消散，却比王权和一切实有的东西都更加坚韧。这便是精神的作用，与梦的力量。

3

崭新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是每个民族的先锋诗人共有的属性。如同 1980 年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一样，我看到，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的原初实验也差不多始于同一个年代。他们在 1990 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已然相当成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与博尔赫斯的对话，嗅到埃里蒂斯笔下的疯狂的石榴的气息，看到对卡夫卡的理解与冥想，甚至与中世纪法国神秘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唱酬……可见这些与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之间，并无丝毫的不同，从视野与方法的意义看，也已无限地接近当代世界诗歌的潮流。

在艾尔肯·努尔的《老虎进屋》中，诗人用了近乎于博尔赫斯式的幻觉，来描述一位美女子富有“杀伤力”的容貌与眼神，从而生动地记下了这灾难性的一刻：“我的末日之交啊/你多么像美女子的贼眼/仿佛即使那眼睛多么恐怖/而一个男子被它们迷住/于是他祈求上帝让它们更加恐怖一样/但愿这恐惧更加凶猛/而你带来的恐惧/令我欣喜若狂……”这是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一刻，以近乎死定的预感，来设想这场将死去活来玉石俱焚的爱情。我无法不被这样的修辞所震撼，因为没有什么比“末日”和“恐怖”一类的字眼，比一只老虎闯进屋子这样的比喻，更能到位地形容爱情在主人公心里产生的震颤。甚至剩下的一切，都无须再写。

还有帕尔哈提·吐尔逊，他的诗仿佛是一部维吾尔诗歌与西方诗歌与文学的对话集。他写到了耶稣，写到了悉达多，从《圣经》到《吠陀》，从游方修士到苏菲教派，从预言家到苦修者，从卡夫卡到老博尔赫斯……读他的诗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代维吾尔诗人已然完全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甚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都可以用卡夫卡式的镜像与幻觉来解释世界与自身处境的互为转换，或者说，他与卡夫卡就是互为镜像的一对：“我总能听到卡夫卡无声的呐喊……”在面对世界的荒诞与生命的痛苦之时，卡夫卡与佛祖一样，似乎都达到了相似的境界，对人间万象有了通透的认识。但我在这最后一步上尚有距离，虽已“出家”却仍无法“摆脱诱惑”，还需要“超越自身成道”，与他和卡夫卡那样抵达最终“精神开悟”的境界。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我更看重的还是语言与修辞。思想的、精神的、信仰的、哲学的，一切观念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最终都要成为诗；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本土的还是世界性的，都必须在语言与修辞的层面上落到实处，成为有魅力的诗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应该满怀着喜悦和钦敬，因为他们确乎为我们呈现了成熟的诗歌技艺，呈现了饱满的语势与荡激的意绪，传达了奔放的韵律与音乐的节律。尤其，当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不能不为它的简练和传神而感到由衷的折服——

她在行走。停下片刻。
宛如一棵正在燃烧的小树

这是塔依尔·哈木提的《她》中的诗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译者也可谓是个十二分的高手，它将一个有情人眼中的她，其神态与情境，点染得淋漓尽致，活脱脱映现在读者的眼前。

还有吾吉麦麦提，他的一首《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也可以看出类似的功夫，相比之下，他似乎更擅长世俗性主题的书写，日常生活的情态与人物的刻画显得精细而微妙。在这首表达内心忧郁与孤独的诗中，他用了至为简练的笔法，呈现了一个充满自虐冲动的形象：“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以免我的幽灵逃走……”还有《我的心》，也同样具有格言式的精炼与结实：“如果要被钉死，我的心会被钉在太阳上/如果要萌芽，我的心会生根在黑暗中//在我的头骨饮酒者，会成为帝王/披上我的皮肤者，会变成奴隶……”这种诗句往往比长篇大论的抒情或者说理更有效力，更能够精确地传达出内心的观念与真实。

当然，我还要避免因为喜欢上述短诗而忽略数量更为客观的长诗的成就。或许是古老的游吟与歌唱传统的作用，维吾尔诗人喜欢写长诗，或是形制与体量稍大的抒情诗，这在现代诗中并不多见。通常汉语新诗中，写作者要么写长诗，要么写短诗，很少有百行以上的抒情诗的体制，但在维吾尔先锋诗人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非常之多的“长抒情诗”，这也可以说作是他们在诗歌文体上的一个特色和贡献。我必须说，这些长篇抒情诗的笔力大都是饱满而酣畅的，是如同海子所说的出于

“不得已”，而不是刻意的注水与拉长。

5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太多，虽然不得要领且游移不定，但该说和能够说的话，差不多也尽在其中了。在最后我想说，我之所以不揣浅陋和无知，冒着风险答应青年诗人麦麦提敏来作这个序，是要表达一种态度，即对自我作为一个汉语书写者的“中心主义幻觉”的反省，通常我们会更多注意到国外的诗歌写作，但对兄弟民族语言的诗歌写作却缺少应有的关注，这是不应该的。这些与民族无关，是一个文学内部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各民族语言之间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借鉴关系，我们所说的“中国诗歌”、“当代新诗”等等，充其量也只能是“汉语写作”而已，而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广泛代表性。因此，我希望对于自己而言这是一个机会，通过研读维吾尔先锋诗人的作品，可以稍稍打开一下我这方面过于封闭窄狭的视野。

最后，我想以帕尔哈提·吐尔逊的那首《燃烧的麦穗》中的诗句来结尾，因为它似乎是某种标志性的符号与象征，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一种期许，在语言与诗歌，在精神与情感上的一种沟通的渴望：

我就是那个麦穗，天堂里也会痛苦地燃烧
在酷暑中也会冰冷地发抖
爱我吧，就像受虐狂
非理性的人群中对理性的渴望……

这也有似梵高笔下的五月的麦地，像海子的高居于他的头顶的“绝望的麦子”，如不死的灵魂徘徊于他的墓地的麦子，都是对生命的歌赞和对世界的祈愿。

所有的诗人灵魂都是相同的。

谨以为序，祝福我们的维吾尔诗人兄弟，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

2016年9月5日夜，北京清河居

目 录

老虎进屋 / 艾尔肯·努尔

蛇颂 / 002

老虎进屋 / 004

胸中的夜 / 007

花 / 008

夜，我的母亲 / 009

被夜之刀刺伤的心 / 010

眼睛是血 / 011

进与出 / 012

地狱之夜 / 014

心是火炬 / 017

自夜到夜 / 018

一晃而过的影子 / 020

抚摸 / 021

图尤克 / 022

眼睛如花般凋零 / 阿拉吾丁·阿布都热西提

一棵没有鸟落的树 / 026

幻想 / 026

夜里的旅途 / 027

自你升起的太阳 / 028

从蛇岛回归 / 029

无月的白夜 / 巴图尔·肉孜

无明月的白夜 / 032

在无限的边缘 / 卡哈尔曼·肉孜

流星的传说 / 038

石人与山洞的神话 / 039

陀螺与窗口 / 039

昨天的现实 / 040

空白 / 041

高处 / 041

浪漫的路程 / 042

飞蛾无火可扑 / 阿提坎·斯迪克

一棵树 / 045

工作 / 046

飞蛾无火可扑 / 047

魔鬼夫人 / 048

痛苦之脚掌 / 049

一人走进黑夜 / 艾买提·库尔班

云在渴 / 052

在黎明醒来 / 053

焦虑 / 054

飞翔 / 055

一人走进黑夜 / 056

断续的梦呓 / 057

称为天空 / 059

你的生命 / 059

燃烧的麦穗 / 帕尔哈提·吐尔逊

游方修士 / 062

致诺查丹·玛斯 / 063

大街上的门 / 064

单身汉 / 066

女人 / 067

诗人与蟑螂 / 068

吸血妖魔之歌 / 069

对手 / 071

弗兰兹·卡夫卡 / 072

木乃伊 / 074

燃烧的麦穗 / 075

沙漠布道 / 076

黄昏时分的沉睡 / 079

颂歌 / 080

逃婚 / 081

无限 / 082

共罪 / 塔依尔·哈木提

九三，古尔邦节前夕 / 085

她 / 086

圣礼 / 086

大海 / 089

界限 / 090

电话 / 091

距离 / 092
夏天，是一场阴谋 / 093
南方行 / 096
传说 / 097
共罪 / 098
两个人的神话 / 100
石镜 / 101
返回喀什噶尔 / 102
我明白了 / 103
疼痛 / 106

正穿过你黑夜的 / 夏依甫·沙拉木

梦之叶 / 111
梦的中间 / 121
灵魂的独白 / 127
风的独白 / 128
酒之音 / 129
致恋人 / 132
正穿过你黑夜的 / 133
种夜晚者说 / 149
思之树下回忆无人 / 151
志：永不完满的滴水 / 154
开花的口红 / 156
来的与去的 / 157
被称呼的与不被称呼的 / 158
在街道的第七面上 / 159

焦灼之暴风 /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卡尔万 / 163

第一首诗——苦哭 / 164

昨天的城市 / 165

寻觅 / 166

眼睛 / 169

亲近 / 170

故事 / 173

游泳记 / 175

黑流曲 / 176

恋人之眼睛中有我 /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当当当…… / 182

断刀 / 183

弹都塔尔的女人 / 187

睡吧 / 187

所闻所见 / 190

生命之舞 / 191

我的心 / 193

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 / 194

陈述 / 194

1971年9月27日的神 / 195

死尸 / 196

页 / 197

失去 / 198

走出书本 / 199

神之路曲折 / 200

黑瀑布 / 艾海提·柯坪

在心的千佛洞 / 203

黑瀑布 / 203
思峰 / 204
女人的脚步声 / 205
门闩 / 205
干渴的水 / 206
日不落之地 / 207

诗中秋 / 开赛尔·吐尔逊

门 / 210
诗中现实 / 211
两座山 / 214
沿着溪流…… / 216
爱的碑石 / 218
孤独 / 220
来水了 / 221
对立的相对关系 / 222
啊，哈丽丹 / 224
无聊的时间 / 225

茂盛的忧郁之树 / 阿力木江·哈斯木

正午的阳光 / 228
猜测 / 229
天空 / 229
闷热 / 231
夏天正在继续 / 232
夏天里的燃烧 / 232

两堵墙 /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这是发生一些琐事的夜 / 235

胜利者 / 236
两堵墙 / 238
秩序 / 239
变化 / 240
你们希望我死 / 241
这些时光 / 242
心中敌人 / 244
这些年，我 / 246
天长地久 / 248
半梦 / 250

在街上长出来 /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出门 / 253
在路上 / 254
苦难 / 256
过客 / 258
流言蜚语 / 260
烧焦的山 / 262

不知之者，正是知之者 / 古丽妮萨·伊敏

夜之花园 / 265
我不与花儿交谈 / 266
我的影子 / 266
洗衣工 / 267
父亲的麦田和兄长的和田玉 / 268
猫叫声 / 272
相撞 / 272
那天会下雨 / 273
面对而坐 / 274

一个人的外壳 / 275
马路对面的女人 / 276

离愁之土 / 海来提·阿比提

画家 / 279
爱 / 280
乌鲁木齐 / 282
有一个梦呓 / 283
无赖 / 284
荒漠上的歌手 / 285
从喀什噶尔回去 / 287
听吧，我是变成神话的神话 / 288
雨 / 289

沉默说话 / 艾尼·赛买提

花儿沟 / 291
沉默不说谎 / 292
是时候喝啤酒 / 295

燃烧的黑丛林 / 艾合麦提江·依明

我只想背叛，但…… / 298
女人 / 299
嫉妒 / 299
走进生活 / 300

创世之歌 / 吾斯曼江·买买提

你的眼睛闭着 / 303

- 长着香蕉脸的词语 / 304
新衣服大屠杀发生一个世纪后 / 305
它是什么鸟 / 306
为了你 / 307
一双拖鞋的神 / 307
宛若相邻的花园 / 308
创世之歌 / 309
歌 / 310
风筝 / 311
态度 / 312
在这附近 / 312
无人 / 313
雄鹰 / 314
盲人 / 315

光之线 / 阿依木泥沙·苏莱曼

- 爱 / 317
光之线 / 318
造物之歌 / 319
为了你 / 320
痴情的女人 / 321

无有之花 /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 雪落我的孤独 / 323
在情人的眼里过夜 / 324
啊，一夜恋人 / 325
心中漫游 / 325
在思想的角落 / 327
在小溪的唇上 / 327

- 称黎明和傍晚为云的 / 328
意义栅栏 / 330
言说幽玄 / 332
超越无意义 / 333
他没有名字 / 334
从水返回记 / 334
一只陶罐中的夜 / 337
尘世何时才来迎接我们 / 338
门的敞开（1） / 339
门的敞开（2） / 339
歌：死亡歌手 / 340
反复 / 341
乌鸦与情人 / 341

渴望之动词 / 木拉提·买合木提

- 来自黑夜的人 / 344
维吾尔语语法 / 346
新与旧 / 347
诅咒 / 348
飞不到我思的鸟 / 349
而且 / 350
无声的芦笛 / 351
写给帕思安的信 / 352
以让你与死亡邻座 / 354
渴望之动词 / 355
以喉咙里的黄昏 / 356
在中间 / 357
与存在邻座 / 357
黑玫瑰 / 358
你的黑脸给我安慰 / 359

夜的读者 / 359

沙枣花 / 361

死亡的两块石头 / 362

黑夜，比所有人的黑夜还长 /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当想你 / 364

爱的始终 / 365

无奈 / 366

诊断书的一页 / 367

画与画家的语言 / 368

有规律的游戏 / 369

女人的手提包 / 370

读诗 / 371

骨折 / 374

干涸的世界 / 375

痛苦之黑发 / 阿力木·铁木尔

外面的猫叫声 / 379

死亡石碑 / 380

上吊者 / 381

漫天的思念 / 381

将手放在我的胸膛 / 382

爱是一切 /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小情人 / 385

别了，我爱，保重 / 388

在没有我的日子 / 390

来吧，我爱，让我们死 / 391

喜欢你 / 393
乌蒙的长发 / 394
爱是一切 / 396
让我们结为夫妻吧 / 400
礼拜五的祈祷 / 402

两个死尸的故事 / 阿尔则古丽·伊敏

忧秋季节 / 405
两个死尸的故事 / 410
写你 / 412
逃走 / 412
门 / 413
自从你们跟随的黑夜 / 413
不重复 / 414
下午的郁闷 / 415
共同的经历 / 416
维吾尔语语法 / 417
左侧的渴望 / 417
写诗 / 418
给 Y 的提醒 / 419
反正 / 420
你不是归宿 / 421
听到你的回声 / 422
牵手 / 422
向里倾斜的步伐 / 423
燃烧 / 424
对被掠夺上瘾 / 425
女人中被诅咒者 / 426

梦中的一田诗 / 迪丽胡玛尔·衣明江

泥夜 / 428

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 428

女士香烟 / 429

你声音的头颅 / 430

他吸烟，犹如一个大兵 / 430

尚未损坏的工具继续奋斗 / 431

诗强奸了我 / 432

防弹衣与星期六 / 433

树杈枪的奇迹 / 434

行走在云上的 /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颤栗 / 436

自由的亡灵 / 437

下沉的云 / 438

在爱中安居 / 439

情人之果 / 439

云上的路 / 441

手 / 442

繁殖运动 / 444

禁果 / 446

反抗 / 447

称呼你，又没称呼 / 阿卜杜克热木·达伍提

肉体之山 / 449

称呼你 / 449

黑夜之重 / 449

没有 / 450

人人都是挖井者 / 451

爱是永生 / 452

镜中人 / 452

黎明的女人 / 453

残疾 / 454

鲁米与老子词典 / 买尔旦·艾海提艾力

风筝 / 456

神秘主义者 / 456

共同的夜晚 / 457

鲁米老子辞典 / 458

七次堕落 / 依合散·依司马义力

七次堕落 / 461

罪恶伦理学 / 464

耐心势能 / 465

老虎进屋

艾尔肯·努尔,1965 年生于新疆库车县,本科学历,现任职于乌鲁木齐文联《天尔塔格》杂志社,编审。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过 1000 余篇诗歌、评论、论文和翻译作品。出版有汉译维作品集《爱的法老——劳伦斯》《影响世界的 100 本书》《列夫·托尔斯泰格言:每日一句》《世界文学经典佳作》《狐狸》等。

蛇 颂

我和你一样，对蛇一无所知
现在的蛇，也许它的祖先是撒旦
引诱哈娃^①说禁果是生命之果
让她放心地去吃禁果
而一举揭露神的阴谋的撒旦

蛇是海市蜃楼
领我们进入生命——
进入真理的黑洞，真理的邪恶

现在的蛇，也许它的祖先是天使
将诺亚和他的方舟从滔天洪水中拯救出来的天使
当方舟破旧不堪时
以自身堵住孔洞
将所有动物——生命
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的天使

蛇是神
将我们重造
在荒原上，引导我们进入新的生活

现在的蛇，也许它的祖先长有翅膀
只因它喜欢地洞——喜欢毁灭的黑暗，并以黑暗为祖国

① 《古兰经》所说的人类始祖——阿丹的妻子，即《圣经》中的夏娃。

当它要进入狭隘的、深深的洞里
它的翅膀、腿大得总是变成阻碍
于是它打断了自己的翅膀和腿……

蛇是萤火虫
我们空虚的黑暗的肉体深处
像太阳般照亮我们的灵魂，走向永恒

现在的蛇，也许它的祖先是无形的灵魂
由于对我们恶心
就抛下我们的肉体
到远方的无人烟的荒漠隐居
并以孤独为伴

蛇是我们祖先的幽魂
失去了天堂
因此它拼命守护生命的神秘之泉
对外来者喷射以毒液

现在的蛇，也许它的祖先是长角公牛①
在七重地以下顶着整个宇宙
而人类的滔天罪恶
就压断了它的长角
于是它变得瘦如木柴，压碎了腿和骨骼
就深埋在地下……
后来它通过打地洞爬到地面
只因为连针孔似的小洞也救了它一命
因此它自古以来就崇拜地洞……

① 在维吾尔神话里，长角公牛顶着整个宇宙。

蛇是肉体
或者是一个器官——肉体的一部分
而它不愿以无花果树叶为衣
因此在阿丹①前感到羞愧
就离开他隐居起来
而且以鳞皮为衣，每年脱去一次

蛇卵能痊愈我们
而蛇卵却在文明的荒原上
凝固，风化，化作泥土

现在你问我什么是蛇
我跟你一样对蛇一无所知……

老虎进屋

老虎闯入屋里
布莱克诗行中的
一团“烈火”②闯入了我的心
“可怕的优美的象征”③
令我恐惧
而它以花花白白

① 《古兰经》里所说的人类始祖，即《圣经》中的亚当。

② 英国诗人布莱克在其《老虎》一诗中，这样写：“老虎！老虎！燃烧在/黑夜的森林中的烈火”。

③ 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里提到切斯特顿：“他给老虎下了个定义，说是：可怕的优美的象征。”吉伯特·凯斯·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显得如一个深情的年轻女子

小时候，我也像博尔赫斯
喜欢老虎
全力以赴地画老虎
如果在梦中看到铁笼里的老虎
我就想伸手去抚摸它
老虎应该有一对翅膀啊
而它现在的情况
令我心痛，令我可怜它

我在一个乡村长大
不曾见过老虎
现在，它自己进屋来了
我却为什么恐惧啊？

它全身散发着
肉欲，令人无法承受的金光
在这黑夜，一下照亮黑暗的屋
邻居的孩子看到它
害怕地哭了起来
而我在它身上看到了自己
我担心它会吃掉小孩，甚至将我也一口吞掉
我是狩猎者吗？还是它来狩猎我？
且看吧
我本来多么渴望与它做朋友
而现在为什么对它感到恐惧呢？

邻居说：你可知道
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
何以能和它做朋友！

诗人真怪！

且让人家说去吧
我确实特别喜欢老虎
只因为它凶猛，野蛮
不屈服任何力量，从不投降

我的末日之交啊
你多么像美女子的贼眼
仿佛即使那眼睛多么恐怖
而一个男子被它们迷住
于是他祈求上帝让它们更加恐怖一样
但愿这恐惧更加凶猛
而你带来的恐惧
令我欣喜若狂

而在我看来，你多么像我小时候喜欢的那只猫
你的脑袋、眼睛和粗硬的胡须
简直就是那只猫
在夜里，一只猫慢慢钻入
一个单身汉的被窝，这是多么舒服的事！

老虎进屋
我颤栗着向它靠近。

胸中的夜

体内充满夜
膨胀，不停地寻找出口
将自己摔撞在肉体之墙
不停地以呐喊扎刺心
胸中的夜

我以猫头鹰的眼睛
观察世界
而在肉体深处的夜鸟
啼血胸破
仿佛是夜莺
胸中的夜

自然界的夜
是我身体里的夜的回声
而身体里的鸟
在伤口之树枝上的
累累果实
胸中的夜

夜在死亡火热的子宫中
融化，消失
死去，又复活
而心是不死凤凰的窝巢
生卵，又重生
胸中的夜

花

眼睛是花，朝内部开放……

内部是夜

世界是夜

四处都是黑浪

夜之海

汹涌，吞噬

我伸出的手

夜花的永恒芳香

扑鼻而来

现实世界，梦中世界

头顶上，脚底下

四处都是黑夜

黑夜无限无边

我从未见过外在世界

一切色彩都是黑色

一切光明都是黑色

一切声音都是黑色

一切香味都是黑色

黑色主宰世界

走进夜之森林

夜鸟在啼鸣，黑色

啜饮夜之泉水，黑色

看到破碎的心
折断的翅膀
浑身都是伤
啼哭也黑色

夜，我的母亲

夜之树的果实丰盛：
诗，死亡，女人，黑夜，存在，虚无和痴醉
夜之树的果实丰盛
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嗅闻，可以触摸
而千万不能吃
吃了就会被从夜里赶出
永远地放逐

用夜的颜料
在我的心头绘画
木乃伊神鸟是虚无
它画像简直就是夜

我喝夜之酒，大醉
毁灭的情景变成彩色照片的碎片
被气功打出，向我扑来
我用手挡住
它们穿透手掌，刺入我的大脑

而我的大脑容不下这么多的多角多层的形象
即使紧闭双眼，我仍然摆脱不了……
紧闭双眼，仍然看到我的心，心中的这一字：无
而刻刀比机器和被刻出的人还巨大，纯白

被夜之刀刺伤的心

我使你夜化——夜之女儿
啊，夜之女儿
夜之花
夜之精华
你在伤口等谁？

你是我胸口的粮食
意象之蜂
采集死亡之花的花粉
而酿出的蜜

你是我的诗之源泉
潺潺流淌
流入我的心
像我黑暗的血一样的呼叫
自你传来，向死亡张嘴

我从夜跳跃到夜
寻觅沉入大海的太阳
向夜和月亮问候

黎明时顶礼膜拜太阳

夜是鸟

鸟是树林

树林是血管

血管是蓝色

蓝色是大腿

大腿是情欲

情欲是撒旦

撒旦是光明

光明是肉体

肉体是复活

复活是死亡

死亡是干涸的夜

我以你的眼睛看见

我被夜之石碾碎的心

眼睛是血

——我的眼睛一下子充满了血。

眼睛是血

思想在血海后面蠢蠢欲动

我以血看见一切

明亮的太阳，比白还白的雪

每一个明亮的事物
将一根根尖针刺入我的瞳仁

我恐怕白昼和光明
光明使我的眼睛紧闭
我是猫头鹰，只向往黑夜
与身体里的黑夜对话
夜的情深，死亡般温暖
在明月皎洁的夜晚
不仅我的眼睛，而且我的灵魂也亮得一片漆黑

敞亮的无限意识啊
诗人的永世敌人啊
将我抛在孤独的黑夜
你们走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

进与出

我偷偷通过你眼睛的门
进入隐藏在那门后的另一个世界

这里一片漆黑：
树木扎根于黑暗
尸体将性命献与黑暗
天空由黑暗编织而成
灵魂的脐带被黑夜的钳子夹住

被同化的古老民族的幽灵在明亮的黑暗中游荡
死亡之骏马长长的嘶鸣
啼血胸破的夜莺
滔天的黑暗洪水……

黑暗
浸满了一切造物
我在黑暗中
黑暗中你称呼自己是我
我是你
你是我

夜之战马
奔向战场
你的中心是战场
在那里铺满灵魂的铁轨
痛苦的火车驶来驶去
而我背着沉重的行李
在车站东奔西跑

你是夜之海的灯塔
而我是一尾鱼
跳跃在你的水中

你的肉体是黑水
而我是石头
被扔向水的深处

你眼睛的大门在何处?
我怎么找不到?

地狱之夜

——记一场梦

那一天

你将我扔进你的地狱而万般折磨：

即使饥寒交迫，身体被灼烧

我的灵魂依然啼鸣在绿色的死亡之树上

我说爱是我的宗教

你就万般侮辱我

让我坐在太阳的电椅上

在爱的街头游街示众

你是灵魂警察，思想警察

而我是在逃的通缉犯

在尘世彻底失败

为爱丢尽颜面

失去了一切

而且我的一切运动都被禁止：

被禁止听，被禁止说

被禁止看见，被禁止睡觉

被禁止走，被禁止停

被禁止哭，被禁止笑

被禁止生，被禁止死

被禁止爱，被禁止不爱……

我不能像翻出来被子一样

翻出我的心给你看

被地狱之火灼烧的破碎的心
不能给你看我的外表
不能公开地走在白天的街上
我逃避所有的眼睛
就像逃避我的人类
因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的心不是一颗而是千万颗
我不是人的模样，而更像魔鬼

公路上，胡同里，电线杆上
鬼城郊外的玉米地里
人山人海的广场上
无人烟的荒漠上
都有秘密监控对准我
对准我的大脑，对准我的思想，对准我的心
一切造物秘密地窥视我
而你的眼睛只是万种窥视中的一个
追踪记录我的一举一动和思想

一个通缉犯
突然变成了一个凶恶的野兽
他在一口一口地吃自己的肉
他的罪恶何为
而他说他无罪
他的罪恶何为？

阿丹和哈娃
被从天堂流放到这最大的流放地——土地上
只因为他是他们的后代
一出生就成了罪犯

即使他终生做一个忠诚的仆人
也不能将他的罪恶洗去

那是 26 日
是病毒大肆流传的日子
而我不是电脑
再也不怕被爱之病毒感染

一个携带病毒的女子
将我领入温暖的夜
而我恰恰喜欢黑夜（夜是我的母亲）
我冰冻的身体燃烧起来
地狱的烟味扑鼻而来
即使你是吸血鬼，吸取我的全部血
我都愿意，只要能够牵一下你的手
我都愿意在这地狱之夜死去

而我是一个通缉犯
没有一人会将我拥入他的怀中
没有一物会给我一个藏身之处
而我终生在逃离，终生在躲藏
而你被地狱之夜裹住的肉体树林
会给我一个藏身之处吗？

心是火炬

我的心是火炬，照亮黑夜

是你点燃了它

你是一场梦，我生命的黑夜里

你是在远方燃烧的火焰

而你在我的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而在不存在的世界里，你比所有美人还要美

也许我内在现实无意识地编造了你

编造得如此美，如此完美

你，不存在者，你的肉体无形

我该如何称呼你？

我想见你一面，而我惧怕见面的那一时刻

而我的血液言说你，遥远地呼唤你

而我从地狱伸出的手再三地画出你

而哪一个画得正好像你？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个比一个美

而我仍不满意，重新调浓变稀的夜之墨水

再次画你

我将你想象成各种模样：

说你是深深的大海

而我想跳下去潜泳

说你是云，给我挡住阳光

说你是果园，到处落满了死亡之果
说我是葡萄园的园丁
说你是夜之婴儿
说我是母亲，给你吃虚无之光

我的心是火炬，为你燃烧
而我从未见过你一面
该怎么称呼你？……

自夜到夜

我是囚徒，在自己的牢狱里
我从不强迫，而被强迫去面对一切
怎么生，怎么死，都不由我做主
而白昼黑夜
对我没有什么区别——白昼是黑夜的黑夜
爱之光芒和吉祥从来不光顾这里
黑暗之墙将我层层围住
大地如我的心一样空空，一无所有，前途未卜
当我刚懂事，就发现自己被关在这里
生命的伤口流血
而一切事物都将我从它们的记忆中抹去
而我是一块磁铁
与其他一切相互排斥

就让文字替我出气吧
让文字痊愈几个世纪的老伤口！

除了死亡，别无光明
我爱你爱得你都变成了我的内脏
而我慢慢将你拨出来
一直漫延到末日……
而且仿佛扼住蛇一样
紧紧扼住喉咙
谁的喉咙？也许是你的，也许是我的……

今天，活活剥下了自己的皮肤
也剥下了你的皮肤
就让文字替我出气吧
让伤口愈合
而我在夜之树上啼血鸣叫
我是夜莺吗？不，我是模仿夜莺的鹦鹉
这就是为什么鹦鹉终生被关在铁笼里

我的内脏全都被抽空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还
那些通过你，我的一切一片明亮的日子

就在昨天，你令我痴醉
而今天我就将你从心中抹去
你带给我的只有痛苦和孤独

现在我是凶手，我将你和自己都扼杀了
活剥皮
我不在乎不停地惊跳，给我带来厄运的左眼皮
我如此厌恶自己
因为我是向你乞求爱，而得到了憎恨和憎恶的可耻的乞丐

我是夜里的漫游者，自夜漫游到夜

夜折磨我，而我仍然爱它
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惩罚我
就要将我流放在黑夜里

一晃而过的影子

在这生命的寒冬，是神让我们相遇
而此刻我们在盯着黑夜，注视着心中的黑暗
往昔的荒原上，希望之青草残余都不见
而我们的心的夜空中，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无尽黑暗
我突然看见一个翱翔在诗行中的天使
他离开时留下光芒尾巴，就像流星
我恐惧地看着他……

我喜欢天使，而天使是恐怖的
他是在地狱的深处盛开的花
他能一举摧毁一切
而我都不怕为花而燃烧殆尽
而无人能接受我这般疯狂的干渴
而你是我的盐，所有盐的精华，为我的苦命

你是正让我书写的，然而永远写不完的神秘文字
我们是面对着自己，由神施法的魔术
我们惊奇地注视文字
这是模糊的、黑暗的、沉重的、燃烧的文字
比我们的现实还要复杂，交错，无限
也许你也是像我一样跌入深渊者
一个影子一晃而过

抚摸

我的夜

以黑暗而明亮

而我笨重的影子

卡在时间的门缝里

我是孤独的黑夜的幻想

我的眼睛是黑暗

我是黑暗

这黑暗是从流血的心来的吗

是从七重地狱来的吗

夜之黑浪吞噬我

而海之生命将在我的肉体中持续

我和太阳没有任何关系

但愿让我沉入夜之欲火闪光的眼睛

我抚摸夜之丰满的肉体

抚摸名为夜的自己的肉体

你的肉体是肉体的肉体

你的肉体中有大海

大海中有鱼

而我灵魂的海岸干裂

我是海岸上的鱼，奄奄一息

你的眼睛中有大海

吞噬我窒息的灵魂……

你给我一刻钟的性命
而用千万年来杀死我……

我每天都死去
死亡的形式不止一种：
吸一口气也是死
脱去夜的鳞皮也是死
拨出孤独的肋骨也是死
突然惊醒也是死……

……只是死亡在瞬间的闪现……

图尤克^①

1

身体中的黑夜汹涌的仙女啊
黑夜是你的肉体
当我痴醉在夜的怀里
闻到的是死亡的玫瑰味

2

你的眼睛、嘴唇、乳房、长发
你的每一个器官是开满肉欲之花的花园

① 图尤克，一种维吾尔诗歌形式，一首诗为四行，一、二和四句押韵，押韵词为同形词，表示不同的含义。

而我是一只蜜蜂
从每一朵花采集你的精华

3

我在和尘世的狮子交锋
而我的双手空空
我的武器是哀苦
难道你不怕哀苦之刀会将你刺伤？

4

我没有历史，没有语言
我没有血液，没有心脏，没有生命
我只是一个机器人，只需按一下按钮
就除了工作，我别无所事

5

你没有资格说出
“神”这个神圣的名字
如果称为舌头的虚无说出这名字
就会立即长出侮辱之花

6

我吻你，吻你，吻你
直到你的肌肉消去
每一次呼吸，我将你囚禁在心中
直到我抵达你的彼岸

7

为了以地狱的遥远爱你
我的心变成石头陷入肉体
而石头承受不住你的爱
瞬间支离破碎

8

我逃出天堂
是为了将你融入虚无
你只能在虚无中栖居
只有你能填满我心的空虚

眼睛如花般凋零

阿拉吾丁·阿布都热西提，1966 年生于新疆英吉沙县，本科学历，现任教于英吉沙县三中。1985 年开始创作，新疆各地刊物上发表过 450 余首诗和部分汉译维小说。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一棵没有鸟落的树

一棵没有鸟落的树
在绿叶的童话里。
我形单影只
夜空中没有飞鸟。

风不是我的知己
它会无声地飞走。
在没有鸟落的树下——
我的心在火中燃烧。

最终我也会飞走，
远离树林，远离天空。
纷纷掉落的树叶
披着火的色彩。

幻 想

你悠婉的鸣叫
已从幻想中褪去。
在如火燃烧的风中
我寻求你的呼吸。

阿拉吾丁·阿布都热西提

我只有孤独的幻想，
来吧，到我的心中。
心不是你最后的归宿——
整个天空是一片绿叶。

你或许不会飞来
我的眼睛会如花般凋零。
我的词语翅膀已断
到处讲你的传说。

夜里的旅途

你只是我一天的陪伴，
但愿我也只活一天。
但愿我在你的手掌里
长出翅膀，自由飞翔。

今夜何处是天空？
我没能数完你的星星。
在我的眼睛镜子破碎，
我却无法嚎啕大哭。

从乌鲁木齐回到喀什噶尔，
而喀什噶尔在你的黑眼睛里。
我低声对你的眼睛倾诉，
你两个字就决定我的生与死。

大巴里满是黑夜，
我在你的身旁整夜无眠。
当明月无声地呼唤你
我就是默默地折磨自己。

两张床，一尺距离
将我们彼此分离。
我闭眼，抹去了黑夜
而爱瞪着大眼。

我的幻想甜蜜，像你的嘴唇
仿佛我在紧握着你的手；
仿佛漆黑的夜打破车窗
一张口就把我们吞吃。

我知道，大千世界
对于我像这大巴一样狭窄。
你的天空唯有一个太阳
不久会在你的眼中升空。

自你升起的太阳

你的天空中群鸟飞翔，
而我的归宿是你的眼睛。
你的大海里群鱼漫游，
而我的终点是你的荒原。

阿拉吾丁·阿布都热西提

在你盛开的花
在我凋零。
在你的声音
在我变成沉默
使我变成无人。

我，在你的词语中毁灭，
而我无法言说你。

我知道
你的夜会终结，
自黎明爬出一条白蛇
随后蜷缩成一个圆
变成自你升起的太阳……

自你升起的太阳
是一块的石头，像心一样落入我心中。

从蛇岛回归

1
只要打开那扇门
就能抵达蛇岛，
你的舌头就开始邪恶的毒蛇一样吮吸我！
我是你溃烂的伤口。

2

我的骨骼都被压碎
眩晕
眼前一下子全黑……

3

通向你的岔路
是流自蛇岛的血。
我想绕开
而一只老虎拦住我的路。
就这样，我远离自己
在那边挂着一面锦旗：
男人的通行证
刻在萨迪尔^①用来凿穿狱墙的肋骨上。

① 英雄萨迪尔，1798年生于现在的新疆伊宁县，15岁就成为英雄。据说他的身体很壮，个子很高，高达2米多。在伊犁爆发的反清农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善于编谣唱歌，他的歌谣中就有：“衙门的墙很厚，我以肋骨凿穿。”

无月的白夜

巴图尔·肉孜(1966—2007),新疆莎车县人,发表过600余首诗,30余篇文章,5篇报告文学等。作品翻译成汉语,出版有长篇小说《通过普拉斯拉特桥者》,文集《打碎头脑的牢狱》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无明月的白夜

你是无月的白夜
以初乳的颜色
显现世界；
你的浪涛流入我心
而风溢出我的堤坝……
我穿着寿衣，脱皮
我背离明亮的天空
入住暴风的喉咙，
你租给我的房子
我被赶了出来
散落在奔跑的路上
那因你幽玄的面孔的光辉照不到
而不安得支离破碎的路……
你黏稠的圆屋顶
在我的指尖上滑倒，逃走，
在撒旦结瓜的垄沟里
你的歌之藤蔓
在种子的阴谋中萌芽；
而你将柔软的躯体
伸向沉默的天际，
在蚕茧中
吐光之丝。
你是谁的墓碑在空中？
你是无月的白夜，
色彩之舞始于你的胸口，

海之牧群幽暗

蹦跳在草原空洞的呼吸里，
而呼吸不能承受肉欲之重
犹如芦笛不能承受笛声。

使肉欲之洪水

跳优美舞蹈的

啊，初乳色咒语！

流在生命之树根处的火

啊，从死亡之宫溢出的美酒洪水；

从酒保神圣的王冠上的宝石

流向我从未见过的子宫世界的

啊，被诅咒的流星，

爆炸在虚空之喉咙里的

欲望之炸弹！

我的眼睛所见到的

初乳色月光，

你是所有秘密骗人的镜子！

心中都塔尔①的弦

在弹我的手指，

而我的尸体晕厥

精灵在字母之屋里举行的舞会上，

而呼吸萌芽在淤泥中

打破天空的气泡；

在被困于风中的夜的火镜上

我看见光的笑

在撕碎的天际色彩中叩头。

天空震撼我眼睛的抢劫者，

天空

沉入我的馕坑；

① 都塔尔，维吾尔传统弹拨乐器之一。

世界挣扎
烈火在我的手鼓中举行的舞会上。
我看见
记忆
逃入坟墓以求庇护；
我摘下我的火冠
在肋骨的包围下，完全赤裸
犹如飘在黑烟中的星火；
我脱去一切
重回初乳色
如一滴奶汁一样融入白夜……
你是无月的白夜，
那代替消失的群山
飘在我思想中的白雾啊
你何以能承受
细胞的汹涌？
如果不存在形成你的线
我何以能用奔跑的手指
支撑你的天际？
你代替消失的群山
鼓凸在都塔尔的肚里，
我与你的琴弦玩捉迷藏
变成一个声音
甚至有一天，在白夜里
会超越你歌曲的边界。
只记得
我站立不稳，犹如一滴眼泪
即使我的眼睛如太阳般拉伸
我仍然不会抛弃摇篮；
而你让大海
流入它的缝隙，

让太阳
跳上它的台阶，
宇宙在你无尽的行程中
在嘶鸣……
你是无月的白夜，
无尽的幻想
从你的角落涌起
如同初乳色海浪；
呼吸在像乳房的白夜里消逝，
呼吸在闪电中重生；
美酒在酒杯的缝隙中哭泣
化作石雨
从闪电的缝隙掉落，
呼吸跳跃
在虚空的波浪上，
将胚胎的我
从它的翅膀上
抛向虚无的波浪上
犹如一把断刀，
在白夜里
我是孤独的君王，
被自己的歌声欺骗；
我迷途的眼睛
在女王的舞会上唱歌；
啊，初乳色树
你的叶片嫩绿，
你的双根初乳色；
你的嘴将太阳分成两半，
你是无月的白夜，犹如龙卷风一样集聚，
在你的火宫，烧红的火炭
在初乳色光明中

呼唤生命的老虎！
啊，火的涡流，
啊，美丽的麦穗，
啊，尖针白夜，
啊，在伤口长出的花，
充满城市的笑声在哭
给笑容输血的欲望！
欺骗欲望的黎明，
向黎明要酒的风；
我看我的坟墓：
当我的尸体挥动翅膀
风从坍塌的屋顶升起
搅拌白夜……
而我从初乳色泥泞
溢向白夜
溢向母亲白夜
从白夜延伸到白夜
来吧，美酒，我渴。

在无限的边缘

卡哈尔曼·肉孜，1967年12月30日生于拜城县，现为拜城县文体广电局（文化馆）编辑、外宣记者，至今在疆内各类刊物共发表550余篇诗歌和30余篇散文。作品收入《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集之散文集》等选集，1999年入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大全》。新疆作家协会、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流星的传说

血在流尽，生命在流尽。
白昼在流尽，夜晚在流尽。
塔里木……
罗布泊……
巴尔楚克的痕迹
偶尔遇见腐烂的木船的碎片。
你欲寻找胡杨之水
而昨天已流尽，今天也在流尽。
虚无在流尽，存在在流尽。
古老风格的简单早餐；
最后一顿的烤鱼。
喝掉吧
在酒杯中颤抖的悲伤痛苦。
高山在流尽，果园在流尽，
沙在流尽，水在流尽。
诗行饥饿，发臭；
词语在流尽，文字在流尽。
欲望、情欲使石榴裂开
人在流尽，死亡在流尽。

石人与山洞的神话

一切肉体无声说话，
冰冷的石人暖和起来。

它扎根深处，
山洞落满树叶。

露水落在石人面孔上，
一束光流入山洞的眼睛。

陀螺与窗口

陀螺旋转，心旋转
在有限的时间里
在无限的边缘上。

黑色血管
被裹在欲望的襁褓里。

陀螺旋转，心旋转；
小孩手中的鞭子
噼啪作响。

淫荡的父亲去哪里?
夜晚沉睡，窗口黑暗。

无色血之花
从格言的缝隙中渗出来，
情欲之宫发胀。

陀螺旋转，心旋转；
此刻明亮的窗口昏昏欲睡。

昨天的现实

来，在这月光中
跳舞吧
今夜，一切要具体。

你慢慢潜入
弯弯的月亮
而月亮是今天的新剧
昨天的裁缝。

月光已腐朽
我沉入自己
回忆往事。

放我走吧
让我退入自己。

空 白

你是我的无意义的空白
不可理解的悲伤和欢乐，
我们编给自己的没有句号的歌
一直响起，从不停止。

高 处

1

一棵站在岁月的高处的
松树被层层剥光。

2

一个弱女子渴望着永恒
而睡醒时，
那遥远的过去
撕碎的心
在高处上停留了一秒，
这逍遙的人生
你还能期望什么。

3

当音乐达到高潮
你升入天宫，
到了最终极限。

浪漫的路程

1

那一刻
浪漫是只纸船，
你放入溪流里。
满满的思念
欲望
穿过溪流
流入了大海。

2

那一刻
浪漫是朵野花，
你放入她的心，
以花充满她的心。

卡哈爾曼·肉孜

3

那一刻
浪漫在傍晚
两个人牵着手
并排走。
在黑夜的边界
沉入永恒。

飞蛾无火可扑

阿提坎·斯迪克，笔名阿依库提，女，1969年9月生于喀什，发表过400余篇各类作品，即将出版散文集《在天际的足迹》，长篇小说《明月》，短篇小说集《幸福梦》，诗集《爱之窗》等。

阿提坎·斯迪克

一棵树

你是一棵孤独的诗树
枝头上无鸟，也无影子
只有孤独的月亮无声地洒着银光。
你感觉不到
落在你身上的月光……
孤独使你燃烧
心中燃烧的是你自己的火焰。
你是最后的诗树
枝头上的不是叶片
更不是果实……
你除了诗，一无所有。
在这晚秋时刻
从你的枝头掉落一颗颗心。
依靠着你，在月光中
我诵读你的诗。
晚秋的夜空
晴朗透明
你无声地把幻想晾晒
你感到孤独
感到无意义
而无人听懂你的语言
无人抓住你的手
唯有冰冷的月光
渗入你的心……
你的眼中闪烁着绿色火焰

你的心被无尽惆怅充满
而无人能感觉到你的呼吸
你是最后的爱树
从大地的心中长出。
你是一棵树……
你是人。

工 作

工作。
你是我可爱的刽子手
我，多么需要你
我多么憎恶你。
我的尊严，对于你一文不值
我的珍珠被你的岩石打碎
我不是女人……
当与男人抢面包时，我
便失去了女性魅力
我不是人……
当为生计而挣扎时，我便失去了人性
我将生命分解成分秒，用以换取二两银子
我想逃跑，丢下你
逃到远方
而为了生计
我被迫服从你的指手画脚。
得到你或许是我的幸运
或许是我死亡的开始

你是我的天堂……我离不开你
你是我的地狱，我摆脱不了你的折磨。

飞蛾无火可扑

城市里没有火
飞蛾远远地燃烧在火焰之外
罪恶的灯
以虚假的光欺骗它
飞蛾围着灯泡飞
飞啊飞，直到突然累死
无火的城市
无爱的城市
没有火可以赠与飞蛾
没有心可以付出爱
便宜的许诺……
飞蛾欲哭无泪
欲扑无火。
飞啊飞……
无火可扑的飞蛾啊
它看到的一切都是火
冰冷的石城……
无爱无情的城市啊
给飞蛾点燃一盏灯吧
飞蛾欲燃烧
在火的心中
它欲以死亡之水

浇灌它的生命。
来，飞蛾
熊熊烈火在我的心中，来吧
让我们一起燃烧！

魔鬼夫人^①

你是别样的女人。
男人在战马上作战。
而你与你的心作战。

你是刽子手之王
杀死了无数刽子手，才得到此称。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而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无所不干。

丝绸衣裙，乌黑的长发
提醒我你是一位女人。
精明的铠甲，锋利的宝剑
使你不逊色于大男子汉。
你在战马上看着我
手中紧握着宝剑。
我在书桌前望着你，

① 魔鬼夫人：本名姆赫特兰夫人，生于 1656 年，为叶尔羌汗国阿不杜拉之弟赛义德巴巴汗之女儿。她十岁时，便显示出在放箭、摔跤、舞剑、古典文学等方面的非凡才华。她生活在苏丹阿卜杜拉与其子之间的王位斗争战乱和黑山帮与白山帮之间的教派斗争混乱时期，并嫁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因她杀人不眨眼，残酷无情，史称魔鬼夫人。

手中拿着笔。

我尝试通过被砍断的头颅
理解你。

而你在被剪掉的头发中
找不到我。

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一样黑，
你的心和我的心一样破碎。

我们中间的无限时间
无声地牵连我和你。

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女人
我们的心被同样的痛苦灼伤。

我或许是你的一根长发
不慎掉落在喀什噶尔的街头。
我的路上有你的脚印
而无宝剑
我只有一支笔。

痛苦之脚掌

像秋雨
满心是悲伤
我等你。
守着你在记忆中的尸体
满脸愁苦。

我依然在一月
在白雪中，在弹断的琴弦上。
芳春仍不来，毫无声息
花朵未开，花瓣儿已落
我仍在门槛上，在门槛上……

我等你
或许你会永不来
现在我无话可说。
门紧闭
窗敞开
假如你真的来了
到了门槛就回去吧
屋里没人。

痛苦
在你忘了带走的记忆中
咚咚地到来
随后
踩踏着思念、忧伤、渴望而远去……

我等你
在门槛上孤孤单单。

一人走进黑夜

艾买提·库尔班，1969年生于巴楚县四四团，本科学历，现任教于图木舒克市四四团三中。2010年出版诗集《倾心红柳》。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云在渴

在我重力的对面
云轻轻挥动翅膀
冲我微笑……
我说我的无限是一个世界
于是我的心揪一下
揪一下……

我思想的隧道中
一辆火车像蛇一样爬地而开动。
而我记忆犹新
眼睛看不见的，智慧能发现
心品尝不到的，鼻子会闻到
手抓不到的，耳朵会听到
而痛苦不堪的肉体
除了火车的床，毫无知觉。

我不得不说
绿色对于我的眼睛是一坨屎，
我欲望，我干渴
熟透的野苹果散发的香味
猛烈地撞向
火车的变色玻璃。

我断气
路中断

云在山坡上
渴得浑身无力。

云在渴。

在黎明醒来

最终
黑夜得到了我的灵魂
白天得到了我的肉体。

我在黎明醒来
整夜无眠。
当太阳开花
我就梳理我的思想。

脆嫩的花，善感的树
仿佛霜冻的绿叶
一首诗在我潮湿的思中
低声呢喃
像黎明。

我在黎明醒来
变成黑夜的黑眼睛。
悲伤在黑夜中饱和完满
生命在黑夜解去重担
而黑夜的词语意味深长。

我在黎明醒来
黑夜
从我的肉体滴落，
像雨。
而灵魂中的黑夜
漫长，无限
像孤独。

焦 虑

我聆听
我的层层生命
燃烧的血。

迈出的每一步
疲惫不已，
像我痛苦的瀑布
像我希望的绿松
像我冷静的高山
在细雨中
在潮湿的空气
往我心的深处生长。

我爬呀爬
云在低处。
我叫喊山的名字
回来的是它的回声

艾买提·库尔班

回来坐在石阶上。

我们歇息

像一块黑石。

而我凝固如石头的身体

大汗淋漓。

词语在我如水的思想中

张口

以雨燕的语言说话。

而我爬呀爬

沿着心中的石阶……

飞 翔

在离开根

脚踏大地的过程

我生命之树的叶子

不会褪去绿色。

我的绿色

与崇拜神是同一个颜色,

假如命运会开玩笑

那我的生命

只有从山上滚下来的

五角硬币的价值。

云之柔软不会是黑色

黑色手不能抓住白云。
而从泉水里渴而归的云
整年流泪不止。

我以七条命
飞翔在七重天之上。

一人走进黑夜

一人走出黄昏
进入了黑夜
将睡眠之花
挂到夜之树上

流血的火
在夜里挣扎辗转。
夜的眼睛亮起来
嘴唇干裂
叫苦着数星星。

一人走进黑夜
将天空留在低处。
一个伤感的树看似少女
而他的鸟只有悲伤。

一人走进黑夜
一团火在夜的脸颊上辗转。

艾买提·库尔班

他以黑夜为烟
幻想那变成一体一魂的时刻。

一人走进黑夜
在黑夜的眼睛。
对自己呢喃
在黑夜的词语。

断续的梦呓

1

树的内部被剥下
外部虚空。

2

何必在无根的天上
飘浮？

3

当眼睛往里明亮
可在白昼看见星星。

4

飞鸟从不躺下

因此鸣叫不会凝固。

5

我杀死了黑夜
而黑夜的鬼魂
从坟墓中逃出
向世界索要诗。

6

诗人
不是在灵魂的山谷中
狩猎诗吗？

7

将秘密说给大海
而大海
指给我一片
傲慢的海浪。

8

一只鸟
将梦讲给树枝
就丢失了记忆
整日恐慌不安。

艾买提·库尔班

称为天空

白云生活之处
我称之为天空。
未落雪的山峰
我称之为愿望。

一个有颗小小的心的少女
我称之为天空。
爱之荒漠上的虚脚印
我称之为愿望。

露水颤抖的花瓣
我称之为天空。
充满泪水的眼眶
我称之为天空。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在我的生命扎根，
而你的血
化作激情

在我的血管里流淌。

你小小的名字
占满我的整个天空，
而你的梦
布满我的记忆。

你的生命
在我的镜子破碎，
每一个碎片上
涂着毒液——爱。

燃烧的麦穗

帕尔哈提·吐尔逊，1969年1月生于新疆阿图什，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专业。1989年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工作。2011年获得中国文献学博士学位。198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中篇小说集《弥赛亚的荒凉》、长篇小说《自杀的艺术》、诗集《情诗一百首》等。作品被译成英、韩、阿拉伯等文字。

游方修士^①

在戈壁

叛逆者出现过天堂景色的脑骨
几百年后依然被太阳晒得发白
虽然他幻想中的天堂
和野火的颜色
被后人无休止地篡改

然而在这里无法抗拒的是
戈壁的肉欲
和天空的蠕动
越走近火焰影子就变得越大
于是他选择的是
“与火焰合为一体”
发疯和流浪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

叛逆者对水的恐惧
迫使他选择苦行
迫使他选择无水的戈壁
甚至迫使他选择与水完全对立的火焰
因为他在子宫里的时候差点儿淹死在羊水里
他的整个一生就变成了对羊水的逃离
第一步从母亲的肚子里逃出
第二步离家逃走

① 帕尔哈提·吐尔逊的这些诗作，系他用汉语创作。

帕尔哈提·吐尔逊

第三步逃开喧嚣的人群
第四步从这世界逃到另一个世界

金黄色沙漠
像完整的处女膜一样纯洁
像贞操一样变幻莫测
没有被火与水的交融玷污
反叛者觉得
为了沙漠
盗劫、杀机、凌辱、阉割还有纠缠一辈子的炎症
任何代价都值得

逃吧，逃吧，拼命地逃！
像诺亚一样逃脱洪水
逃离最后一滴水
直到全身干裂得像千年的废墟
让那来来往往的驼队参拜你的骨骼
托钵僧们继续篝火
让你的饥渴永远延续

2004年三月 乌鲁木齐

致诺查丹·玛斯

是彗星带来了无可名状的恐惧，
凶兆在浴室里赤裸裸地游荡。
拖曳着那灿烂的尾巴而远去，

留下它的贪婪与疯狂。

流沙以死神的声音呼啸着，
向我的灵魂汹涌而至；
我也愿意与它融为一体狂奔，
走得有去无回，决不留在这里。

永远在巨轮上孤零零地举着一只空手，
是什么使我如此苦苦等待？
当我的路在死亡的无限中呈现，
不知自己何从何去，在迷失中衰败。

当我最后吸一口，烟蒂烧伤嘴唇，
随后吐了一口像死亡的黑色叹息。
阎王被乐神伤感的歌声迷住，遗忘折磨，
但那些被解救的亡魂依然悲伤在歌声里。

1990年4月18日 乌鲁木齐

大街上的门

我是门，
生命在于我，
复活在于我。

——耶稣

城市中央，

帕尔哈提·吐尔逊

广告牌上的女人的裤衩
不知何时被人脱去
她那淫荡的微笑
引来了许多小孩儿和从下午开始下的雪
雪飘落时的声音掩盖了孩子们的喧闹
但他们的肉体在燃烧
在最中间——也是人类的最中间
他们用手指开了个洞

突然间，一个姓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犹如古老原型
在历史的暗流中不断改变自己的模样
又如美丽的肉体被践踏的女人
躲开我的回忆
又如遇到强烈阳光的野火
不像昨夜那般黑暗中摇摇晃晃
为我指出通往生命之门的方向

遗忘能够带来神秘感
遗忘能使好多东西……
不，我厌倦热情带来的疯狂
也不想感觉到孤独带来的冰凉
最可怕的是热情与孤独之间的那扇门

这世界仅是一扇门
同时是入口又是出口
并不是把里面和外面连接
连接的是两个外面
连接的是两个永恒
切除子宫的女人在哭泣
感到自己的腹部是被盗的墓穴

在那里剩下的并不是门，而是干裂的壑沟
再也不会有任何水分
她再也感觉不到创世之前黑暗及流动于水上的上帝之灵
无法确定没有子宫女人的身份

1990年10月17日 乌鲁木齐

单身汉

城郊东西便宜，长途电话一分钟才一毛钱
但他不去市场买必需品，也不去打长途电话
他像一条毒蛇，肚子里隐藏着撒旦
在两边都是理发店的街上爬行
垃圾堆里的避孕套正在干瘪
马路上的烂泥和细长的鞋跟在腐烂
寒冷像疼痛一样爬进城市的每个角落
人们以厚厚的衣服无情地掩盖肉体，只有
理发店橱窗里的女人们裸露着大腿和胸脯
她们火热的肉体正与眼中冷漠的饥渴抗争
她们惨无人道地打量着路过的每个人
一旦发现有人对她们稍微留意，就跑出来招呼
她们的热情像橱窗上的“理发”二字残缺不全
眼神充满对女人恐惧的
单身汉，口袋里装满避孕套
在午夜的街道上狂奔
犹如身体失血他的呼气变得滚烫滚烫
谁也不会和他握手，谁也不会感到

帕尔哈提·吐尔逊

他的双手犹如肉体已入冬眠变得冰凉冰凉
寒冷会刺入任何极端的思想
寒冷会冻结任何级别的疯狂
只有理发店橱窗里燃烧的肉体
向冰冷的大街散发的热量

2006年1月 北京

女人

女人啊，女人！

你就是创世之前在黑暗中荡漾的那个原始水。
你就是以天堂为代价换来的最初的领土。
你就是男人与死亡交换的第一个俘虏。
你就是因罪恶和痛苦而变得更美妙的欢乐。

女人啊，女人！

人类仅仅为了你而失去了天堂，
得到了生命之痛，才感觉到自己的伟大。
从此得到的并不是女人
而是血色露酒下沉淀的醉意和妄想。
从此，女人的肉体
就像呓语，就像邪念在黑暗深处隐藏。

女人啊，女人！

你那处处圆形的肉体就像一个永恒的迷宫，
废除了所有的哲理和逻辑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但是，在你的肉体里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
男人穿过的永远是一条河，
至今在炉子里燃烧的
是你从七头妖魔那里借来的那把火种。

女人啊，女人！
犹如奴性摧毁理性
我们把疯狂当作一面旗帜
让思想在你脚下像尘土一般飞扬。
我们让有头的低头，有腿的下跪^①。但是
一切占领、一切掠夺、一切权力和一切战争都是假象
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好让女人
感觉到男性的魅力
大男人主义、对女人的鄙视和暴力的崇拜
其实都是男人交给女人的无条件投降书。

1990年10月26日 乌鲁木齐

诗人与蟑螂

诗人的房屋被蟑螂占领
连他写的诗都被蟑螂奸污
于是诗人下决心杀死蟑螂，把思维弄干净

① 引自维吾尔古代史诗《吾古斯汗》。吾古斯汗用词句表示他已征服全世界。

买了一瓶蟑螂药，里面还有说明书
据说，蟑螂吃了就会患抑郁症
几天之内全部集体自杀
但这些该死的蟑螂
比弥留之际的人还乐观
不仅没有灭亡，还比以前更兴旺
反对悲观主义方面比弥留之际的人还极端
迷恋于暴力的诗人相信：
写诗可以消灭敌人
但这些该死的蟑螂不知道诗的威力
结果自杀的好像不是蟑螂而是诗人

2004年11月4日 乌鲁木齐

吸血妖魔之歌

哦，我的神啊！
我是不是人？
脑子里从未有过这样疑问
因为我本来就是人
还未达到无的境界
因为我怕
磨在石头上的刀锋或风中飘扬的旗帜发出的
声音一般传来的诅咒声
因为我怕
在历史的最黑暗之处与你相遇
有时我会无缘无故地哭喊无缘无故地狂笑

谁都不会吃我的肉
也没有在山洞里沉思七年
也没有上过西奈山
这些都能证明我是人
还有那昏暗的走廊
和那个冰冷的身材高大的女人
只有她
并不像满大街上的那些女人
让人怀疑女人会不会也有性器官
她是不是人？
脑子里从未有过这样疑问
尽管她对我来说比自己的肉体还遥远
尽管她对我来说比我的幻觉还近
但是有一次在大街上
在人群中
突然感到自己并不是人
因为你问我：
你嘴边的那是谁的血？ 我没能回答
从此你黑暗的影子开始流黑血
从此属于童年时代的充满星光的天空
在梦里再也不会出现
但你为什么还挂着那个三角形的护身符？
你是否依然无法摆脱
痛苦的童年时代
和雨水冲坏的泥娃娃留下的阴影
难道你已丧失了你那无尽的繁殖欲望
难道你已流尽了你那能够让我解渴的血
难道你已放弃了你那为了达不到而追求的
毕生的愿望

我像吸血妖魔一样在黑暗中等待着你

来吧，受虐者！
带有凶兆的清风一样吻过我的脸
像个邪恶的猫头鹰
让你矫揉造作的声音震动整个夜晚

1991年3月23日 乌鲁木齐

对手

他们是对手
走路走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他们有朝一日会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因为地球是圆的

走向黑暗的人决不回头
走向光明的人也不回头
但他们有朝一日会出现在同一个时期
因为历史也是圆的

2004年11月5日 乌鲁木齐

弗兰兹·卡夫卡

卡夫卡临终遗嘱中要求他朋友
烧毁他的一切作品就像保护羞体
以免把真谛的秘密泄露给无知世人
但他朋友背叛了他
卡夫卡给父亲写过
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后来被公之于世
是全人类背叛了他
当所有的人得知地球是圆的
他到过世界的尽头
他发现世界的形状并不在几何学范围之内
他的幻想比现实还要真
所以患有多种恐怖症
自从在世界尽头看到深渊
关于他的批评文章上都说：
如果他父母生活在别的制度下
就会爱戴和轻轻地抚摩极其丑恶的一条虫
我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会是一条虫
卡夫卡总是听到
大地的哀号和太阳的尖叫
除他以外没人能听到这些声音
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够像他那样绝望
突然一天我也听到了
从此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作家
但我仅仅变成了他的主人公

帕尔哈提·吐尔逊

卡夫卡不是个失败者
他从来没有挑战过
这就是他所有痛苦的根源
我总能听到卡夫卡无声的呐喊
无声的呐喊是最痛苦的呐喊
无泪的哭是最痛苦的哭
卡夫卡把笔尖刺入自己的伤口
因此他肿胀的花朵像他隐秘的爱
暴露在人们面前并遇到奸污。因为
爱属于孤独者。
爱需要隐藏。
他并不像超越自身成道的悉达多^①
从女人的右侧生出来，
他遇到父亲的凌辱时
没有出家，
没有在菩提树下绝食七天七夜，
但还是达到了精神开悟境界
超越自己存在的所有形式，
像喇嘛一样
他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人通过死亡
很多年前我也出家了
但怎么也摆脱不了感官的引诱
曾经在塔里木河边
坐下，
一追想到于都斤山^②就哭了。
最终挖掉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投进井子里
若有人询问：帕尔哈提·吐尔逊在哪里？

^① 佛教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即佛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是人，“悉达多”的意思（清愚）是“目的达到的人”。

^② 于都斤山，又作郁督军山、乌德键山。

请告诉他：在井里
只有那些毒蛇和蝎子陪伴着他。

2003年11月 乌鲁木齐

木乃伊

那些尸体几千年来没有腐烂
因为他们一直在吸着我的血
进入古墓的探险家
迷失在无数个神秘的符号之间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符号
我们之间迷失的
是那些幽灵鬼怪
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愚昧的灯蛾把我们引向火焰
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我们崇拜过的蓝天已被那些乌鸦遮挡
我在它们的黑影之下颤抖。生物中
历史最长的就是苍蝇
但它从来没有被人当成图腾。蝴蝶的呐喊
预示着世界末日，它们
因为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而歇斯底里
朝圣者最惧怕的其实就是内心的寂静
因此他们会失去最后的选择机会
但是，我是个流浪的蒲公英随风而去

我遇到的诅咒，凌辱，威胁和暗杀
是我唯一的财富
从此无数个木乃伊像瘟疫一样复活

我的眼睛被乌鸦的影子遮住
看不到因失血而变得苍白的太阳
当我感受到最后的选择带来的痛苦
那些木乃伊出现
无法想象它们曾经也拥有过热血
为了诅咒爱，我的鲜血用作祭祀吧
你们这些编织噩梦的毒蜘蛛
我是个流浪的蒲公英，随风而去
没有归宿。流浪在天地之间
不愿意在黑暗中永远消失
也不愿意在火焰中永远燃烧
流浪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我不像你那样惧怕黑暗，惧怕那冰凉的黑土
所以绝不会变成木乃伊
仅仅为了那永无休止的选择

2004年1月7日 乌鲁木齐

燃烧的麦穗

我就是那个彗星，被所有的人诅咒恶毒地谩骂
在黑暗的宇宙，漫无目的地游荡，永无归宿
爱我吧，就像复仇者对失手前的最后一刹那的眷恋

我就是那个人，影子刻到大树
的那天起被看成死人，避开人们的视线
爱我吧，就像疯狂的杀手
行凶时发热的头脑中出现的幻觉

我就是那个麦穗，天堂里也会痛苦地燃烧
在酷暑中也会冰冷地发抖
爱我吧，就像受虐狂
非理性的人群中对理性的渴望

我就是那匹狼，我的骨头在巫婆手中沉沉发亮
就像咒语，渗入气、水、火、土
爱我吧，就像迷恋那个
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黄道十二宫中的第六位时
也不会出现的异象

2004年8月25日 乌鲁木齐

沙漠布道

无限的沙丘什么都吞没
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像死亡一样神秘无限的格言
这些格言使人无法呼吸
对格言的恐惧中长大的一代人
再也无法面对黑暗中像生命一样变幻莫测的预言
哦，石榴之花，哦，我的避难所
出来吧，走出那思维给你带来的恐惧

出来吧，走出那黑暗给你带来的安慰

希望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
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一个能够完全过堕落瘾的城市
在每一个角落
欣赏陌生感带来的畅快
明天这一切都会变
那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事实
哦，石榴之花，哦，我的罪恶
出来吧，走出那昏暗的形象
出来吧，走出那先被判决然后才犯下的罪行

照一照镜子吧，你会看到什么？
那根本就不是你，而是个缩小的黑暗
你是我的女人，是我唯一的黑暗
你是一场无法苏醒的梦
我们祖先在风中扬土诅咒我们
飞尘飘进我那个由酒精组成的黑暗之中
使水中的石榴之花疯狂地燃烧
你说你在那找到了永恒的露珠
哦，石榴之花，哦，我的无瑕
出来吧，走出那火焰的尖叫
出来吧，走出那水的布道

你能找到我吗？
任何暗示都无法指出方向
昨夜的沙尘暴已灭掉了所有的痕迹
血迹已埋在沙里
这里变成了天堂
而石榴之花在天堂里燃烧

因为只是火焰没有影子
哦，石榴之花，哦，我的永恒
出来吧，走出大地的子宫
出来吧，走出那无花果树下

你是我的女人
你怎么减肥连自己的骨头都减掉了
最后变成了一条毒蛇
你的肉体像一条河一样流动
你能找到我吗？
我就是那条河流里哭喊的影子
哦，石榴之花，哦，我最后的疯狂
出来吧，走出魔鬼的光明
出来吧，走出上帝的黑暗

不知道自己演的这场戏的导演是谁
我们没有台词
我们在这里仅仅是道具
燃烧是我们唯一的作案工具
我们无法保持理智
哦，石榴之花，哦，我的理智
出来吧，走出爱的窒息
出来吧，走出痛苦的诱惑力

2004年1月25日 乌鲁木齐

黄昏时分的沉睡

是恐惧和愤怒摧毁了
写匿名信的那些人的身份
档案袋正在膨胀
就像心肌梗塞患者的心脏
因为他们在不断地怒写我的罪行
黄昏在渗入沉睡者的大脑
在那里缩造出车祸或癌细胞
也许被妻子阿吉古丽打来的电话叫醒
突然我从无梦的黑色睡眠中被拉出来
爸爸！传来儿子的叫声
他知道从未见过面的祖父的姓名
我仔细地想象眼神像我父亲、嘴角上的微笑像我外婆的他
此时此刻脸上的表情
在黄昏里沉睡时
起源之前和终结之后的黑暗
突如其来的恐惧一般使我的身躯一下变软
此时儿子的声音让我看到两道黑暗之间的无限
黄昏时分沉睡的亚伯拉罕梦中呈现的是
两千年的流亡
但我并不伟大
我不会梦到整个民族的未来
我只能梦到自己的天命
而我儿子像黎明一样将我从此梦中拉醒

2006年5月5日 北京

颂 歌

你的心灵是整个宇宙。

——《沙摩吠陀》

冻死在雪山的逃难者尸体队伍中你能认出我吗？ 因为我们寻求庇护的同胞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 现在你依然能看到我们赤裸裸的尸体。 恶人将屠杀当成一种爱强加给我时
你可知道我与你同在

三百年后醒来的避难者彼此之间认不出，也不知道自己的伟大
因为我们将毒药当做美酒愉快地一饮而尽
恶人在大街小巷无法搜到我无影无踪的躯体时
你可知道我与你同在

用头骨建起的巨塔中也有我的头骨
仅仅为了试试刀刃他们砍了我的头。 在剑刀面前
我们痴恋的因果关系像疯狂的情郎的躯体一样被摧毁时
你可知道我与你同在

当集市和大街变成靶场，谁戴高帽谁就成为靶子时，脑子被击穿的人
转去拉长的脸，寻找自己被击毙的原因
在他的视线中刽子手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并最终消失时
他那因子弹击入而发热的头脑里映出的是我的倒影。 此时此刻
你可知道我与你同在

饮酒之罪被看做比饮血还重，品尝过人血转动的石磨盘

磨出的面粉做出的饼？苏菲诗人

疯狂地幻想出来的美酒的味道是从我流出的血中抽样

在那个无限玄妙的醉意的最深处

你可知道我与你同在

2006年3月 北京

逃 婚

你的爱在我身上制造病毒

你需要一次毫无方向的旅途

没有方向的长征才是最完美的长征

你需要穿越所有的期盼

你需要打破所有的注释

你需要逃脱所有的希望

无背景的记忆里只有

神经萎缩的眼睛发出的光

和布谷鸟的叫声

引发的繁殖之梦的毒素

一路上你会看到

乌云的形状给我们的启示

和山的回音中出现的预言

一路上你会看到

沙漠中掠过傍晚的

一阵风神圣的姿势

你会欣赏纵火犯在原野
篝火时的暴行、狂欢
和裸体的火焰淫荡地翻滚
水的深度会使你不安
黑暗在肉体内进行煽动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何处
但你说：我们到了
我说：逃亡的目的
并不是脱身而是陷入

2005年4月 乌鲁木齐

无 限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人暗杀
因为暗杀他的人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暗杀别人却不知原因
谁也不知道这连续不断的暗杀是从何时开始
就这样暗杀永远不断
人们永远也找不到自己演的这场戏的导演

古代有一个国王生命垂危
临死前他命令手下把自己秘密埋葬
为了不让后人知道墓地
参加埋葬的人统统被暗杀
参加暗杀他们的人也被暗杀
从那时起的暗杀延续到现在

帕尔哈提·吐尔逊

临死前国王命令手下烧毁自己的所有图像
烧毁所有的有描写自己形象的书
屠杀所有看过自己的人
就这样他能使自己的形象变得无限
不是因为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
也不是因为怕恋尸癖者的亵渎
只是因为他崇拜无限
他相信无限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

我没有见过他的图像
也没有听过别人描绘他的形象
但是有人在敲门
有人在敲我的门

2004年10月 乌鲁木齐

共 罪

塔依尔·哈木提，维吾尔族，1969年生于新疆喀什，199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他的一些诗歌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著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维吾尔文）。目前从事影视导演工作。

九三，古尔邦节前夕^①

我拥有一块真主赐给的耕地。

每逢佳节，我都会仔细观察

野草没有前途的萌芽，

麻雀无足轻重的生命，

我越来越拉长的影子。

第二天，

就会发现身上的汗毛多了一倍。

一只不适合我手指的戒指

一只古老而无聊的歌曲

它们在我手心里相合。

我就这样成熟，

成熟得愈加残酷愈加无动于衷。

偶尔

碰见吃着瓜子路过的一群小孩，

可能会想起无花果树乳白色的汁液，

或第二天要穿的节日新衣。

也许，对你说：

我母亲不是异教徒。

1993年5月 北京

① 塔依尔·哈木提的这些诗作，系他用汉语创作。

她

她在行走。 停下片刻。
宛如一棵正在燃烧的小树。

我忙碌， 软弱无力。
树荫渗入我的衰老之处，
而后
开放成花。

现在是月底。
我饿了。 边吃苹果， 边写诗。
我能看到略微凸出的声音符号。
从身上卸掉黑暗， 泰然自若。
可是
在我的幻想中， 她就走在我的前面。

1993年5月 北京

圣 礼

被征服的一束光在融化
面孔从背后映现

塔依尔·哈木提

淫荡的风敞开怀抱
卷走阳光
舌头舔破黄昏
路灯站在时间的高处
蜘蛛网布在空中
我和闪电握手
走在人行道上
从黑暗溜进黑暗
嘴上叼着羽毛
挂满树的乳房咧嘴窃笑
脚
踏动世纪
踏动自己
踏动城市
脑袋失去原始的形状
衣服发出悲惨的声响
这是炎热
是自由
还是忘却?
许多块零碎的布在地上
闪耀
挪动
呼吸
许多条浑浊的光线在地上
生长
集结
沉默
我向一杯水请求给我泡沫
我向一堆垃圾请求给我紫色
街道闷热
每一条路都是永远的陌生

是一次缓慢的挖掘
是一场循环的游戏
夜声吞噬城市所呕吐的轮廓
仿佛一滴水吞噬死蛇的心脏
无法打开的铁窗在眼前发胀
黑乎乎的玻璃倾听喘气倾听祷词
字母将会死去
图画将完美地解体
充满脑子里的啼叫和哭泣
再次隆重坠地
我手掌出汗
这是一种解脱
是一种流放
死尸的气味在夜空游荡
在蜘蛛网下面漂浮
是一片白色
像面纱
像回忆
像爱情
我环顾四周
搂抱柔软的自己
一张纸在脸上摊展
突然觉得缺一根肋骨
我想
我应该举行很多次圣礼
要在鸟群聚集的地方埋藏遗属
要在虚无和梦幻之间点燃火石
要把空洞变成婚礼
要将预言铺在地上
要把黑暗塞入伤口
要让欲望得以实现

这就是
闪电
缘分
崩溃
我失去方向感
和闪电握手
视觉似停非停
我继续留在抛弃之中
树木从街道消失
我走近轻率
拒绝较量
夜声再次超越尘世的狼狈人群

1993年6月 乌鲁木齐

大 海

一堆模糊的石头，是我的幻想。
冒着汗的空气，是我的周围。
腐烂的贝壳忧伤的躯体。
下午四点的海浪高潮。
我的心散发鱼腥味。
穿过烟雾的海平线的这边，
心里充满惆怅和虚伪的一群人
随着光线变小。
远处，
像你一样妖娆的一朵云，

脚被礁石刮烂了的一个瘦小家伙，
撇开双腿的红裙姑娘。
盯着歪斜的太阳，
就感觉不到沙滩。
大海啊，你不是我的，
可是，你也害怕孤独？

1993年7月 北戴河

界 限

我们两个难以分开
因此我无法使用暴力
那样可能会两败俱伤
在我眼里
北京是石灰的产物
界限就在那里
就在毗连寺庙后院的
石墙上
就像中亚人赤裸的神经
绝对稳重
然而
我一提起稳重
就会想起
神经的结构之美
埃及法老们的侏儒侍从
你古怪的口音等

塔依尔·哈木提

许多可爱的东西

1993年9月 北京

电 话

电话铃声扣人心弦

风，就像一场古印度舞
摇动，令人厌烦
这是过去某一天
旋风中
从上个世纪遗留下的电话机
接通了一个普通的话语：
喂！

把煤油灯化为篝火
在繁茂的榆树上响起间奏曲
在裤子上
在一堆头发里
一个美丽的女人在晃动
她在幻想里热爱那个
打电话的声音
想象力很强的一个男人
电话里叙述着
一群列队而过的精灵

电话铃声扣人心弦
一把白毛被扔进火焰
她想看跳舞
边打毛线
边想永远等待电话

童话里的一只巫猫
脖子上戴着一大串钥匙在奔跑

1993年10月 北京

距 离

我们无法对付蝉鸣。
凸镜后面
医院大楼，距离。
护士们变了形的脸
观察我们漫画般的聚会。

我们啤酒里掺着凉水而喝，
打开窗户，裸着半身，
恶毒地谈论
生活，民族，女人。
蝉鸣时而侵入屋里，
打断我们谈论最重要的部分。

他们找些借口，

塔依尔·哈木提

留下我一人出去。
以空瓶组成的
生活如此的浪漫情景
让我觉得自己在蒸浴。
我锁上门：
要去上班！

我想翻滚。
我想自杀。

1994年6月 北京

夏天，是一场阴谋

1
我浑身大汗，在读安妮·塞克斯顿，
从空中飘落的灰尘驱逐空气，
变成无数只城市鸟，向火车站飞去。
风

啐口唾沫
到处散发病毒。
而你
没有真正生活过，
你不是白嘴乌鸦，
你也不是红色草地。
我就不信自己的直觉，

直觉就像昨天在地铁里那个老太婆说的：
骗人。

恐惧，是我们唯一共同点，
我们常在一起倾听它生铁般的声音，
它像茶水，渗透骨髓，
然后牢牢凝固。

我在看见山的移动，
感觉到创造标题的必要性，
瞧着大海在燕窝里的飞翔。
你，是将我拉回现实的可怕的力量，
是被车轮压过去的洋娃娃，
真实得如粪便如艺术。

2

夏天，是一场阴谋
是在富有弹性的回忆里蹒跚而来的父亲
被赶出家门后的归宿，
是泥床。

昨天下了一场雨，你不知道，
它那可怜的声音仍在树桩里回响，
我要把自己连通所有的昆虫：
当怀疑一旦消失
只有它们
只有它们才能给我毁灭自己的勇气。

塔依尔 · 哈木提

在喀什噶尔的艾提尕尔清真寺^①门口

零售的大麻，

我记得清清楚楚。

它是我无足轻重的童年。

而今，我想起了一只手，

一只伸出火车车窗的手。

为了记住它，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为它

已放弃了腐烂的权力。

周围的真空带来死亡的喜悦。

满嘴的苦水缓缓滑入喉咙，直流到胃的深处。

3

我曾学习过阳痿者对拖鞋的仇视。

在十四岁那年

因牙痛打的一支普鲁卡音针剂的作用

还未完全消除，

在一个失望的下午。

但

我能回去，能回到你身边！

除了二道桥^②的污水沟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① 艾提尕尔清真寺，又译为“艾提尕”“艾提卡尔”。坐落于喀什市的艾提尕尔广场西侧，始建于1442年，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20米，占地面积为1.68万平方米，分为“正殿”、“外殿”、“教经堂”、“院落”、“拱拜孜”、“宣礼塔”、“大门”七部分，它不仅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在国内外宗教界均具有一定影响。

② 二道桥是乌鲁木齐市的地名，位于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因其浓郁的民族特色、活泛的商业形态、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而闻名遐迩。它汇聚中亚商品、本地产品，成为中外商贾在西域必经之处。100多年以来这里就摊铺林立，聚集了许多的维吾尔族商人。他们沿街摆摊，做食品、维吾尔族手工艺品等小买卖。

我闻到了烂泥的味道。

我也没有真正生活过，
那熄灯时的凉黑，
那偷偷摸摸的手淫，
那酗酒成癖的一个民族
朝我袭来。

艾斯卡尔冲我喊叫：
你他妈的真行！

然而，
我并未创造形式，
它是我最后的一张王牌。

我在读，浑身大汗。
幽灵们的形象提炼出亮晶晶的肤色，
它是朝向我眼睛的卓越的反射镜。

1994年7月 北京

南方行

走了，
满身湿痕。
当欲望被风吹裸，
只有异乡人才明白离别之苦。

塔依尔·哈木提

失败了的一座座村落。
绝望了的孤独的城镇。
更加变浓。

无垠的天空。
无垠的大地。
昏昏欲睡。
绿洲交替。
淡黑色的路流入思想，
使阳光孤独整整一个世纪。

人会杀人。
人会被杀。
可南方不一样，
它以模糊的脸迎接客人，
然后送走。

1994年7月 北京—喀什

传说

直到今天你周游的那些地方
依然可怕地存在
不会投影到你的眼前
叛逆的夜晚 变态的白天
高车的迁徙
渗透沙漠

抚过你的速度
到达脚印化石的山谷
凝视裸露的胸脯 你会赞美男人
闭上眼睛 你会爱上野风
从你心里蹦出一个瞬间
分开歌与曲 山与谷 人与神
早已成为沉淀物的眼泪
堆起光滑的沙丘
黑夜牢固的绞刑架从中升起
旋转在灿烂的阳光下
就在这时 一颗蒲公英
依然生长在和田的东部
在一次长途跋涉之后
就像往常一样
你踏上天山毫无意义的顶峰
在你周围会出现许多无名天体
也许 它们的每一个想法
和你完全一样

1994年7月 乌鲁木齐

共 罪

核桃树下
母喜鹊整理翅膀。
我在草地散步，
经受着青铜的生锈

塔依尔 · 哈木提

欲找回流浪者的血仇。

虽然

我们都很年轻，安然无恙，
但，仍守诺言，
希望像一次浪潮般退回，
退回到树木痛苦的子宫——
死亡的真谛。

树皮掉光——

核桃树就要冬眠，
却不是要惊动喜鹊。
我返回原地，
摘下自己的光环帽子。

流亡——

就是揭露自己的邪念。

我返回原地。

罪恶的孩子们向隐蔽处扔石头，

无忧无虑地进行攻击。

我用手掌压碎一片嫩叶
做出复杂而多变的液体。

一条黑线转化成轻松的嬉闹。

我用自己丰富的幻觉

洗净母喜鹊的翅膀——

复仇，就是一瞬间的忍耐。

我们还很年轻，

比自己想象的还年轻。

1994年10月 北京

两个人的神话

我彻底觉悟了。无聊的音乐声。
肉和骨的分离遇到了死水。
可笑的珍珠，大米，被吃光了的牙齿
和理智的元素——水果，疼痛，
直到塔里木的肚子溃烂！
一块腐朽的木头在水上，没有腿，
它的一只手用鸟蛋填满你的眼窝。
在七月的阳光下，你和我所指望的
信仰的侧面逐渐崩塌。
荒芜的山脉指着因思想而残废的绿洲说：
去吧，去吧，模仿别人吧！
哎，我命中注定的佐赫拉，爱我吧！
虚构的意义会减轻你想象的重负，
你可要知道风的颜色。无数的长矛
和撒旦之苦都属于我，因为，我是塔依尔①！
这不，在我面前，有一锅牛奶在煮沸。
有一个酒鬼给我的木箱，
我在异国的河中整整漂流了八年！
但已过千年，我就没有见到你。
有人对我说：找到她，咬断她的嘴唇。
月亮在我背后冒出绿色和愈烈的浓烟，
绝不停止，就像梦里的预兆。
库尔勒是一座忧愁的城市，潮湿的城市，

① 此处塔依尔是一语双关。前面提到“佐赫拉”，塔依尔和佐赫拉是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七大著名恋人之一。与此同时，诗人的名字也叫塔依尔。

它在滚动，我从它的角落一划而过。
我口袋里有一本袖珍《古兰经》，
多么伟大的举动！我不惧怕生活，
可又是那么胆小：被诅咒让我结结巴巴。
我知道，佐赫拉，你需要爱一个人。
我现在酩酊大醉，赤脚站着。
巫师们回来了，他们召唤精灵治疗我的疾病，
这就是古代人的生存方式。

1995年10月 乌鲁木齐

石 镜

我曾见过你看着石镜，
当时你湿淋淋的思想离我很近。
今天，你尝到了寒风的滋味：苦涩。
同一种颓废之病，同一个惨然的姿势。
现在该怎么办呢？啊，我的花，你的眼睛！
你无法想象未曾看到的祖国。
你从哪里找到的石镜？是从古代？还是从梦中？
那时，心都是沙子，都是风，
还有黑色的味道，但并未散去。
现在，云逼近你的耳旁，你听不见，
感到惆怅的冷意，慢慢抬起头。
孤独会跟随孤独，就像阳光渗入阳光。
你说，我用冰冷的嘴唇能吻到你吗？
你说，照亮石镜的太阳会把我们吞噬吗？

别了，我的花，你也逃跑吧，到远方去！
可是，树木不会反抗大地，
这里还是冬天，树木还没长出叶。
一把浅黄色的灵魂在我手心里，在我手指间，
春天是我的意志。
时间还很长，就像时间。
哎，我的花，请你回答我：我们俩谁要先死？

1995年11月 乌鲁木齐

返回喀什噶尔

我看到喀什噶尔神秘而陌生的模样，
它那宏伟的晚上带来的恐惧使我不寒而栗。
已婚的姑娘们，死去的朋友们，干燥的春天。
眼睛就是从大地消失的一撮土壤：
电视机，莫合烟①，脏袜子，翻译稿。
我模糊记得蓝桥和菜市场，
我伸着身躺下，像一只软体动物，
饥肠辘辘，脸色发黑，心里空虚！
可在遥远的乌鲁木齐，有人在嚼着冷冰的石头，
她的眼睛和脸颊是湿的；身前有罪恶，背后有上帝。
放糖的玉米粥冒着透明的热气，
在电线上有一些麻雀在走动，
低矮的天空产生邪恶的重量，

① 莫合烟是新疆特产，由黄花烟草的茎和叶碾碎后掺和晾晒而成的烟草制品。最早由维吾尔族先民种植，烟劲较大，从前深受当地维吾尔人的喜爱，现已全面退出市场。

塔依尔 • 哈木提

怅惘的老人们，任性的青年们，性急的孩子们，
三年之中都变得苍老而难看。

喀什噶尔，是眉睫之间的一瞬间，
是贴在太阳脸上的纸张，是永远的墨汁，
是陈旧而糜烂的伤口，是可怜的爱情。

而你

将风揉成团儿，抛向天空，
然后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意念中，雨水穿过硬币大小的孔隙滴落。

1998年3月 喀什噶尔

我明白了

1

在筋疲力尽的早晨

在梦里见到的山冲天燃烧的城市里

幻想又从我瘦小的脸颊滴落

可笑的神话故事从眼前飞走

用已习惯虚伪的双手捂住了红唇

堵住了醉眼，此时我哭了

我明白了

也许上帝在我心中变成了咸盐

床，就像我的祖国，坚硬，不安，破旧

我在天花板看到：白雾正在一个姑娘的怀里醒来

我明白了
 你是远方的流浪者
 是从前的美少妇
 在乌鲁木齐漫长的冬天，是否想和我睡？
 你身上带着玉米馕的香味，编不完长发
 爱不完恋人，是否想死？
 你用那星星穿梭的眼睛盯着我
 我明白了
 你不想痛苦，怕死，却想死
 你常祈求安乐的死亡：
 你在祷告时死去如何？
 你在酣睡中死去如何？
 你和我睡时死去如何？
 就像那个女生
 前天晚上为早餐和好面
 第二天快要天亮时，静静地死去

1947 年，在喀什噶尔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一个姑娘
 最近去世
 在她的记忆里除了亲戚，没有别人
 还有一个残缺的爱情故事
 有时想：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该多好
 那时，一定天天有新意，天天会激动
 天天为保命而苦恼，天天有死亡，天天有爱情！
 我明白了
 历史离我们很近，和我们同在

塔依尔 · 哈木提

我明白了
友谊的重负，爱情的病态
父母的荒唐，孩子的弱小
年老的肮脏，年轻的愚蠢
男人之虚伪，女人之痛苦
我明白了
所有的回忆是不是虚假！

4

就是那般的一个早晨
腰上缠着白、蓝、红、黑布条的游僧
来到正在过节的地方
他眼神迷茫，全身肮脏，长相难看
但是，具有神力，言语神圣，举动神秘
他向我伸出手掌：
我是上帝的朋友！
我该说什么？ 我能给他什么？！
要不要跟着他去戈壁荒漠
墓地、集市、山上、果园？！
要不要将自己献给
毒蛇、蝎子、虱子、跳蚤？！
我要怎么办？！
要顾今世，还是来世？
我明白了
我们必须要死！

5

我明白了
据说

在世界末日那天，岩石都变得很珍贵
人们都举着，不敢放下
在世界末日那天，全世界会燃烧
四十个大男人乘凉在一根苦豆子下
在世界末日那天，达加尔^①骑着毛驴
唱着最好听的歌而到来
据说，被剪掉的指甲会拯救我们

6

我明白了
我的一位姑姑，阿依夏木·阿布度瓦依提说：
上帝自己打的结，自己会解开。

2008年5月 乌鲁木齐

疼 痛

——我的心和你们同在。
——摘自维吾尔萨满巫师的《阿扎伊穆》祷词

1

在夜里不脱衣服就睡的人们

① 达加尔是反教魔鬼，根据维吾尔民间说法，他在世界末日临近时骑着毛驴出现，到处散布谣言，引诱信教的人们叛教。

塔依尔 · 哈木提

在羊肠小道上撒危险的灰烬的人们
在沙地上用脚比画着写诗的人们
从红色里提取黄色的人们
在清晨，不洗脸就吃早餐的人们
在黄昏，无法摆脱爱上帝的人们
死亡已从你们身边走过，你们看到了吗？

从前，我生活在没有标点符号的那些地方
我用唾液擦着纸张上棕色的污点
那张老纸和弥留之际的墨汁
可爱的味道多么柔软
但是，我可怜那些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里的巴布尔^①国王和其他人
(他们为执政之瘾而疯狂地酩酊大醉)
而今，我用白布缠上骨折的左手，不觉疼痛
看着右手里自己的那一张照片，读着相片背面的汉字
我应该把这些告诉
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坐着的安然少妇
(阳光照在她的脖子上，她下面的石头不是硬，而是坚)

我为了看到你们，真的很努力了
我的血管绷紧，眼睛劳累
但你们，厌倦了我的疼痛吗

2

一个七岁的小孩
一个常吃长藤草蓓蕾的小孩
一个常吃沙枣树叶上的蜂蜜的小孩
一个常吃包谷秆子的小孩

① 巴布尔(1483. 2. 14—1530. 12. 26)，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

一个常吃甘草根的小孩
提着包在手绢里的一斤山羊肉，鼻子在流血
他是谁的孩子，你们知道了吗？

就像阳光撑起的天空的一小块
你们都聚集在我的周围
你们想当谁
你们要变成什么
我要放弃什么
我要抚摸什么
我要给你们看什么
我拦住了从你们身边刮过的风
我对它说：
风儿，你是我眼珠的母亲
我很敬畏你
请你告诉我，毒，是什么东西
拿着它，我的手会抖吗
喝它一口，人会死吗

我向你们伸腿
不脱衣服就趴着睡了
在梦里，找到了黑暗
它压在我的身上
盘缠我脖子，爬过了我的腋窝，
爬过了我的大腿之间，爬过了我的命
我犹如嚼着喇叭花，踩着骆驼刺在奔跑
享受着安静的恐惧，张大了嘴

塔依尔·哈木提

一捧捧水
一把把土
一阵阵痛
一条条命
你们感觉到了吗，我的心和你们同在

无限之线的这边
想做我的我又回来了
就像从黑暗里拔出的利刀
你们从我的怀里出去
我会召唤你们
每个早晨呼吁你们的名字
用我的呼吸编织金网
然后
向你们指给我在台阶上面硬结的脚印

塔依尔·哈木提诗五首

2009年11月 乌鲁木齐

正穿过你黑夜的

夏依甫·沙拉木，笔名努尔拜格，1969 年生于新疆柯坪县，本科学历。新疆各级维吾尔文报刊上发表过 300 余首诗歌和 40 多篇研究文章。有评论集《诗人的身份》、诗集《火鼠之堡》《意象之精髓》待出版。

夏依甫·沙拉木

梦之叶

1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而我也许会作为梦在你的梦中萌芽
犹如一个感叹号，紧随你的声音
我的呼吸中是你的呼吸
而此刻我的心向你的心倾诉
当那风穿越我像穿越一首诗
当梦中的黄昏落在你的梦中

我的歌在你的歌中融化
梦啊，我欲逃离你的舞会
你终究是猎物，渴望我的利箭
来吧
坐在我的身旁
让我们在光芒中谈心
一滴光正在这光芒的静默中谈心

梦啊，我在惊叹中变成你的惊叹
你从古老的我上升，闪亮
为何将我的记忆埋在不可能中
今天，我从为何跳跃到为何
而一切秘密在为何的为何中全部揭开

让我溢出自己
如果你是启示，让我溢出我的眼睛
在变化中
哲学家如是说：你是我
生命，乃是寻求死亡

新月形单影只
在传说的梦中
酒醉的记忆使我恐慌
而传说的梦使我的梦恐慌
在恐慌中
我的梦流淌，像沙
你梦的梦飘落在我的梦中
在叩头时，我的梦将我抱住
埋葬在我的沉默中
从我的肋骨吮吸生命的无人啊，你的身体是大理石
你是在火焰中开花的荷花吗？
走吧
如梦的恋人在我的心中等待

2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恋人啊，你将自己从谁吸出
沉入诗人的心底吧，火——
哗啦啦地在下，而我的荒漠呵——
躲入我梦中的太阳，起来吧
祈祷只为祈祷自己
你可要膜拜你自己

夏依甫·沙拉木

疑问啊，我向自己晕倒
我在肉体里沉醉，理智你也沉醉
在飞蛾大放光明的黎明
我变成自己的梦，而梦变成了末日
恋人啊，心之鸟从我的胸口升空
在喷火的天际，我组装道路
炽热的梦，像光明
我是烈火
我是子弹
当道路像闪电般闪光，会从我抵达我
在语言与心之间
让我完满
在萌芽的光之空空中
在响起第一支歌的梦之叶上
正在穿越我

在一次暗送秋波中，梦晕倒
忧伤中裂开的石头沉入忧伤
色彩的进行曲让我惊醒
在裂开中
一棵可能之麦穗
你是沐浴在心中的荒漠
在梦中吮吸梦的恋人
你远走高飞
让我的恋人在梦中满足自己

3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我的梦像掉落的梦

品尝盐
在品尝中
光芒在地上燃烧，一切在燃烧

当灵魂的声音沉入灵魂
世界在梦中完全明亮
罪恶的过程
在最初的果实向阿丹认输
梦中的声音像滔天洪水般冲走一切
我流浪
此刻诗理解了诗
人以那种味道理解了人

我们是洪水，洪水使河复活
在复活中
我们教授飞鸟如何优美地鸣叫
我们的歌始于此
当金婚在黄金中进入高潮
梦季啊
那风由你创建你的王朝

空气啊，在我如土的怀里，你悠扬
空气啊，在你如云的乳房，我悠扬
在这里
是甜蜜的穿越
从创世到末日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夏依甫·沙拉木

你的八十鞭子是八十朵花

我嗅闻

我的狼眼美人啊，你是恋人，是魔鬼？

梦梦见我和你

激动的鞭子在唱歌

思念的心使它的鞭子凉爽

在镜面

在心的静默

血滴在驰骋

我的梦在梦见八十鞭子

沉入我梦中的八十鞭子呵

在我的静默

你变成光芒亲吻的现实

将真理的片段

刻在我的梦中

刻在你的梦中

恋人在何处，何处就是天堂

你的手指点燃的八十火炭

将梦中的我灼烧

在灼烧中

我遇见

在挨鞭打中

被我狩猎的你

你是因惊恐而泛滥的传说
在你的凹凸不平中
我们是你的俘虏，被疑问所俘获
起来吧，我的声音
让维吾尔人的梦
以维吾尔语讲述它的传说

看吧，你的一千个梦飞落在我的梦中
一千个梦
变成我传说的一千个传说
梦之恋人在梦中燃烧
男人之男性在传说中燃烧
在燃烧中
欲望高举着
我梦的灰烬
你梦的灰烬

变成传说的少女，你唱吧
在歌声中
你愉快地吮吸自己
当光明的白昼流淌在光明中
你可要理解我的梦、我的传说的意义
明亮的黎明从人的心升起
人的心何时不亮，何时就是黄昏
我梦中的闪电啊，你在何方
变成传说的少女，你在何方
我的一千个梦，你^①在何方
我是你的光芒，我是你的眼睛，我是你
永远

① 原文是单数形式。——译者注

当我神圣的梦站起来

你是谁啊

在漫长的传说中

欲吮吸我光明的梦？

凿出了一千个房屋，但没有凿出一个梦

一千个王宫倒塌了，但没有一个梦倒塌

从如水的时间中采集我的梦

在纸上、城堡里采集我的梦

在荒漠上、绿洲中采集我的梦

在大海、树林中采集我的梦

在复活中

一千个传说在吮吸我的一千个梦

一千个梦呀，我将你说给山鲁佐德^①

现在请将我说给山鲁佐德吧

6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由需求生出的单曲

啊，仙女流向我的梦

在肉体里，反抗日益激烈

让我打碎破旧的牢笼

让我从破旧的牢笼里解放

此刻我在你的光芒中，寻求本质

从而变成了光明的世界

^① 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里宰相的女儿，苏丹的新娘，靠每夜说一个故事取悦于苏丹，从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

世界作为光芒
变成了我
在变成中，满是悲伤
心充满心
在梦中，我远离自己
从梦
到远方

在肉体，梦在追打我
在泛滥中，我光明四射
我在你的天空寻觅天空
在我的深处看见神圣的我
在我的深处看见神圣的你
在我的深处看见散发着诗意的
诗

7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沉默
一滴沉默
正在融化的我融化
正在融化的你融化
正在欲望融化的肉体融化

沉默之酒溢出酒杯
来一杯吧，让我喝自己
来一杯吧，让我溢出自己
啊，光明四射的肉体
啊，在肉体中自我明亮的恋人

夏依甫·沙拉木

我痴醉，我悲伤的眼泪在你的悲伤
我痴醉，我为你的悲伤而悲伤
你在何方，宗师啊
请将世界从我燃烧的眼睛捞走
在沉默中，我心中的声音正吞噬一切
我梦中的声音，缓慢地滴流
太阳明亮起来
我火热的土地在燃烧
你泛滥的洪水静默
我的声音在我的声音中静默
杯中的恋人在静默中闪亮
一切
在静默的静默中
看见自己

沉默
一滴沉默
正在割剥我
我
是一个民族遗弃的沉默
在灵魂的
光明的
梦的中心

8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我怀中的明月在月光中干渴
在干渴中
我的记忆流向音乐

我心中的明月在水面闪亮
正在喷火
在火中，如蒙蒙细雨的月光
小路呵，正将我呼唤到你的梦中
我呼唤
火在火中嗅闻的你
你的边缘在我的边缘做梦
我的边缘在你的边缘做梦
在边缘
梦流向明月的乳房

当我倒下时，明月站立
我的梦在你熄灭的眼睛中闪亮
始于我心的路
正在上升，在通往你心的路上
正将我狩猎
在受伤中
心在像天际一样烧红的心中
此刻，心烤熟了
我们终究是从可能中而来的猎物
被自己狩猎

在沉没中将我们创造，明月作为木卡姆
你的一个暗送秋波，使天空瞬间坍塌
我火热的梦在火的胸口燃烧
使你的梦
滴落我的梦，啊，女人
风吹拂的悬崖使我们惊慌
在惊慌中
我们变成了柔如水的火和空气的曲调

我吻遍我的心，我的心中是明月
从这平安的白夜，时间呵，我该逃往何处
时间
在诗人的呼吸中复活
从呼吸的缝隙漏着破碎的梦
梦
是由现实升华的现实
我的厄运灾难在它的树枝结满果实
我的归宿在你的灵魂中流淌
在流淌中
催生疑问的绿色儿童
静默地梦见我的梦

梦的中间

我从黄沙流回自己的形象
燃烧的形式啊，你的灵魂多么不可思议！
妻子正在颤栗
她梦寐以求的是逛街
白发苍苍的脑袋在炎热中发昏
初乳从白昼捡来星星
沉入童年
太阳
山
大海
冰冷的启示在冰的胸口融化
——让弓箭恢复世界的原样

——打死宫女和骏马
——我是让伤口成熟的英雄
从我的心倒退的现实
正在如痴如醉地沉入街道
床上是一个镜子破碎的体态优美的女人！

狼的嚎叫永不停歇
摇篮曲催生出一个古老的心愿
风在呼喊：
你在何方，我的女儿？
——突玛丽斯在家吗？
——她的家是山洞吗？
——啜泣的梦中的
是时间，是气球？
道路在疑问的光芒中
沉默的田野在闪电中燃烧
胡杨的光芒照射河流
塔克拉玛干
在楼兰的梦中静默地燃烧
诺祖古姆①从她的四十条辫子生长出
在她的歌声中让萨迪尔备受煎熬
让钦·铁木尔②记忆自己……
川崎摩托车在柏油路上凝固
石林被钉在蛇的悲伤中
公牛的仪式
从太初进行到末日
蓝光流向石的花蕾

① 诺祖古姆(1808—1827)，参与1826年在喀什噶尔爆发的反清农民起义，后被流放到伊犁，被卖给一个满族大人，那个大人强迫她和自己结婚，新婚夜诺祖古姆杀死他，逃出，在无人烟的芦苇地躲藏六个月，后被捕入狱，牺牲。

② 维吾尔史诗《钦·铁木尔》里的主人公，是个大英雄。

夏依甫·沙拉木

哲学家

在清澈的节奏的轻轻摇晃下
变成大自然，荒漠上的末日
夜之手指燃烧，大海中的大理石

女儿的香水在习俗体统的包围下
信号正像王宫般被拆除

——爸爸，我们踩着火炭去往何处？
——下了黑雪的夜属于谁？
你说：传说死的那天我们也死了
——大海的根在何处？大海为何不停止？

无疑问的乌鸦在树上叫

水在水的静默中
在柔如水的一处
夜变成了水彩画
巡逻使街道的脸色瞬间苍白

你的舞会真让人佩服，渗水坑之花！

空间

没有夹住火炭的火钳发出烟味
在清真寺的沉默中月亮闪亮

寻求神
即是寻求人的本质
先知被闷在清醒的叫拜声①中
而维吾尔赛乃姆②已干涸

在坟墓的想象中
掘墓人在梦见音乐

① 叫拜，每次礼拜时辰一到，宣礼员即穆安津在宣礼楼上高声召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做礼拜。

② 赛乃姆，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琼乃额曼》的一个曲目，主要用来跳舞。

给予叩头以忧伤的皮尔·程格①

在歌的光芒中，变成艺术

世界

在艺术的情丝上翩翩起舞

生命的道路通往死亡

步伐的节奏

泪流入笑之大海

雨

雪

雷鸣

战争

需求变成艺术

花蕾在女儿的日记中

花蕾在历史的记忆中

藏身于疑问深处的龙卷风

由女儿清透的心上升：

——我们该将世界变成艺术的浪潮吗？

——奶奶的白纱盖头属于哪门艺术？

——现实能离开皮尔·程格的歌曲而存在吗？

——为何给我的灵魂安慰？

如冰的心中，是埋没的歌曲

变成垃圾的声音浪潮

在梦的广度

正在割剥现实

在如光的上升中，速度的背叛

不断渗入木卡姆

艺术最后的躯体将被打碎

杜鹃

① 维吾尔传说中的人物，他在墓地里唱歌、弹奏音乐，驱赶精灵和魔鬼，从而减轻死者的痛苦。

将一切
传给天使

地狱从概念喷向烈火
普勒斯拉特桥^①被压缩在意义中
偷出天堂的智慧之果
树叶
由传说凸起的身体上是梦
变得多彩的宇宙，信仰禁忌
祈祷啊，你沉没了船只
人的鳞片在荒漠上受洗礼
如歌的传说由界限泛滥
在梦的中间
命运的单色经文正被诵读
拯救在天际闪烁
心在干枯中挣扎
女儿沐浴着幽玄之光
在梦的中间
让胜利挖掘我的坟墓
一个流放的男人如是说

可能性在燃烧
何处是澎湃的高潮的节奏
来吧
我的月亮像在自己的花中拉秧的月亮
我打碎了在颂歌中升空的王冠
为了让你的不安沐浴意义
我呢喃在荒漠上的欲望此刻在绞架上
但愿玩弄生命的花园体态优美！

^① 按照伊斯兰教说法，有座桥跨在火狱之上，在末日，所有人类都要通过那座名为普勒斯拉特的地獄之桥，只有行善积德者才能通过该桥而进入天堂，作恶者则跌入火狱。

我在让黄羊嫉妒的眼睛中看见你的眼睛
你还好吗，让火惊恐万分的火身恋人
你
正是溢出你心中的象征
看吧，我的黎明挟持着后世
我在你的眼睛中蹲坐，像我的合二为一
将瞬间割剥的山洞
陪伴你
要知道，此刻是孤独的一泉水梦
是哪一件艾德莱斯绸衣服捡回来的彩霞？
在寻找夜莺的路上，丢失了魅力
而他的诗在血跳跃的花园里
要知道，我的声音，声音包围了我
那吻我而对我的呼吸满足的声音
我——
在声音中变成了声音
而我只能在荒漠上得救
而我的脚步声没能敲醒你的心
黑夜多么漫长
我的梦啊，我做过的梦在梦见我
我的体味曾使一棵石榴花痴醉
我的痴醉啊，请将我归还我
让我充满自己，干一杯
在远方
一个古老的部落被埋没
在痛苦的灼烧中
它的童年是我的童年
它消失的星星在我的记忆中闪烁
在浪潮中，我如此安心地亲吻危险
要知道，我一无所有

夏依甫·沙拉木

灵魂的独白

白夜倾城

旅途的颤栗中响起祈祷声
眼睛下落在乳白的雪上
而夜晚
满身大汗，缓慢地
走入不幸的爱者的接待室
古老的骏马
每夜在我的心中嘶鸣
直到我远离我自己

我的本质通往否认
火的秘密正在被揭开
太阳啊，你是酒保，来一杯烈火

犹如从刀刃
升空的蓝鸟
希望的果实累累
漂浮在我的静默中

当我阅读我自己
老天使
会从天宫消失

风的独白

我轻轻吹弄女人的长发
在黎明，人们称我为晨风

在大海的胸口，有我已被抹去的足迹
而荒漠
常常沉入熟悉的音乐中
黄沙认识我的呼吸、节奏……
在荒漠，天使吻我

没有我
夜莺的黎明只能不安地等待
而玫瑰的意识在春天发黄
而爱在遥远的龙卷风中昏睡
如果我不进入，神之屋就会发臭

神的描写：
远走吧，风，让我溢出心
为何我是爱的使者
为何从黑夜抽出身如此艰难

荒漠呵，请继续在绿洲跳舞
而国王在墓碑上昏睡
在我通往天际的路上
我给鸟讲新故事
而我的灵魂被困于龙卷风中

焦虑不安吞噬我的肉体
而我在幻想中成为君王
那间使美人担惊受怕的没有窗户的房子
会成为我一刻的祖国

作为漫游者，我飞落月亮和星星
在清澈的泉水中我梳洗长发
我无声地参加骏马的婚礼
而我在荒漠放歌，看
我的飞翔无躯体，无形式……
你要是寻求什么，就在我这寻求吧

黄羊的恸哭被闷在山洞中
而梦安逸
等待你带来末日的火炭
远走吧，诗人，让我溢出心
让一个圆太阳由我的胸口升起……

酒之音

祈祷在大海的胸口恸哭
在音乐的静默中，一条河流枯竭
而黑影围住被窥视的月亮
别了
被压榨在山的心中的意义
闪亮在灵魂浪花中的黎明
膨胀在雾中的欲望

你好

在仙女的宫殿里被染色的郁金香

澎湃的河流渗入声音

而无上在深处燃烧

而音乐

在泛滥中，在痛苦中

谁在我肋骨中呢喃？

沉入你的灵魂，直到瞭望台坍塌

蛇公主在吮吸透明的梦

撒旦给她用大理石建造宫殿

城市

在情欲的烟雾中

蜡烛台变成了渗水坑

人心丢失了爱

而躯体被关在方形中

而信仰的海岛如罗布泊一样枯死

一个没有胸脯的古老词语在闪光

而酒之音调忠诚于声音

影子在大海中膨胀

骏马向终点倒下

孔雀在风中调整舞姿

在心的边缘

跟随暴风的欲望在嚎叫

在僵硬的肉体上星星在闪烁

赤裸的灵魂

在音乐的天际与灵魂摩擦

一个遥远的夜，向象征滴流

夏依甫·沙拉木

慢慢飞落在结满果实的酒杯里
一个娇嫩的嚎叫正在回忆灯塔
钟表在自己的静默中
沉默在自己的悲伤中
爆发在意义的朦胧中
你的嘶鸣使这无月的白夜震撼
神的长诗在给你套上鞍
野骏马在血的舞会上这样出生

在这样一个地方
诗人啊，将你的黑暗囚禁在你的节奏中
你只是你自己的神
在孤独中继续创造你的天宫
何必为恋人而恸哭
每一诗句恋人是如狮子一样的男人
看吧，每一个字母是花季少女

担惊受怕的天空的笑容
撒向你的灵魂
而你的珊瑚会变成星星
太阳节日很受欢迎
酒杯在音乐中闪亮
一切井然有序地变成一切
酒之音在高潮中
闪光在水里
而黄昏渗入坍塌的瞭望台
变成童话的世界，你燃烧殆尽吧
受伤的黄羊
一个梦从太初持续到末日
在音调之外，被酒猎获
现实——

溃烂的意识啊，请没入焦虑
在归来的河流的记忆中
一个陌生的酒杯以心的形式燃烧

致恋人

生命一直在于你的躯体之外
时间啊，我是从何时开始跟随你的曲调
来吧
充满心里的月亮使我疲惫
爱生出悲伤的爱

她是阳光，在我的自由乘凉
我的君王，宫殿只为你自己
走吧
我的骏马嘶鸣，呼唤我
它梦见胜利

门前是遥远的路
不要囚禁我，我要溢出我
起来吧
让躲入音乐的草原睡醒
你带走黑夜吧，我要黎明

正穿过你黑夜的

1

以我的非

慢慢

轻踢我的黑恋人

渐渐安静下来的雨

正在下我的黑恋人

面朝海滩的失明

我吻我的黑恋人，在停落在夜晚的田野里

在她的红唇上，我闻到夜晚

在她的乳房，开了石头花

在她的怀抱，我鸣乎黑恋人

向黑暗容不得我的声音

某物滴落

滴落的

是我们的非

渐渐安静下来的风

像我的静默一样呼啸

沉默是我的天职

夜晚是我的方面

黑暗是我的思想

而对话中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我在乎我的非

正在吞噬我的是我的非
正在啄食我的是我的非

2

你是我的大鹰，你嫉妒我的鹰眼
啊，慢慢吞吞的未来
音乐的记忆中我嗅闻你
当在我的后悔中使你开花
你可爱的梦会黑黑地凋零
你可爱的话语会黑黑地凋零
你可爱的眼睛会黑黑地凋零
在于你的非的你会黑黑地凋零
在凋零中
你的天空会复活
你的土地会脱光
当我将你吹向你

为了吻你，我结出你
我在于你的非，从你嘴唇流血到你的嘴唇
在流血中
将你梦带入我的黑暗
明亮的黑暗啊
你是我的白夜，是我的明月
丰满的岛屿吃你的黑奶
在幻想无上的深处
将你压在死亡上
深深吻你，我是迷途者
啊，大海在我的记忆中乘凉的隐秘现实
我呼唤你到混沌中
将你掏空给你的阳光

夏依甫·沙拉木

以阳光柔软的黑毛
你的睫毛上组装闪亮的你
组装你，并且使你再次享受解构的快感
赤裸将是你的衣裳
赤裸将是你的芦笛，由我吹奏
赤裸将是你的声音，由我嗅闻
赤裸将是你的梦，由我牵引
赤裸将是你的鸟，由我放飞
赤裸将是你的过往，让我痴醉

以我的重量支撑你，并且滴流
将我和你从萌芽的你中解脱出
从通向你的窗的大海
我捞出你的夜晚，这时你是惊恐万分的黄羊
在那里，你没有死亡
在那里，你没有生命
非啊，在的是你的非
将你浸润给你的河流
将你浸润给你的土地
将你浸润给你的天空
将你浸润给你的灯盏
神圣的浸润啊
我依然焦渴，焦渴呀

我没有怀抱，在聆听的心里紧紧拥抱你
正将你从吱吱声中滴落的形而上学
正通过你的眼睛
正通过你的词语
被你的香味囚禁的风正在消散
正通过你的面颊
你的面颊是幻想

你的词语是幻想
你的眼睛是幻想
在幻想的指引下我遇见你
这时你头上的空白腾出来
当我说空白，你明亮的夜晚在我的波浪中澎湃
来吧，我的波浪
让我们制造它的波浪
让我们在它的波浪中黑黑地闪亮
让我们在它的波浪中停留，就像我们的幽玄
让我们在它的波浪中解构它的波浪

非思之花啊，嚎叫的静默属于思
你的深度正在我的深度中上升
鹁鸽的哀鸣中，以我的哀鸣覆盖你
我古老的欲望为了寻欢作乐
像你的思一样混乱
在水之根的微笑中
我的神经像纵横交错的道路
我的非思将你钉住
我为了称雄统治一切而创造了你
并以夜晚裹住
澎湃在你夜晚的大海是我的夜晚不鸣叫的鸟
澎湃在你夜晚的大海是我的夜晚不欢畅的梦
啊，不鸣叫的鸟
啊，不欢畅的梦
我为了你的非思而创造你
啊，非思
啊，我神圣的不安
我称呼你，而你无名字
无名字的慈祥的夜晚

正被构造的构造者啊

当我将你构造在正在过去的夜晚之记忆中

我不会给风儿留下一个词语

我不会给花儿留下一个词语

我不会给飓风留下一个词语

对着我遥远路途的影子，我将正在完满的你开花

并将完满对我和你倒空

当我将自己对你倒空，你将明亮在无你中

当我将自己对我倒空，我将燃烧在非我里

明亮和燃烧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用来交换黑夜

我们渴望自己能够消失在那里

在你床第上我的正在穿衣服的夜晚一片漆黑

我所说的床第是指夜之歌的声响

我所说的夜之歌的声响是指梦见你梦的梦

我所说的梦是指我们完满的支离破碎

无始无终的蓝眼马匹啊，请到我的想象中来

在色彩的怨天怨地声中

我将你喷洒给白色，而你的梦漆黑如大海

我将你构造给黑色，而你厄运荒谬如白色

我将你构造给你自己，而你的非高亢唱歌

我将你构造给词语，而你会完满在你的不完满里

可你呀

不在时间之鸟的大海里叽叽喳喳

你不会叽叽喳喳而会黑黑地鸣叫

可你呀

会将夜之浪涛的黑暗充满，充满而不曾显现

你不曾显现，而在闪亮的阳光中乘凉
你呀，你飘动宛若夕阳，正在展开中的夕阳的胡思乱想
仿佛你在照耀你的非
你的非啊
就像我的非
就像你的非
你是超越黑夜的唯一

在远处我不会留给你词语
在近处我不会留给你词语
词语啊，你是爆炸的词语
你的爆炸空白如声音
你的爆炸明亮如黑暗
你的爆炸
支离破碎如时代之记忆
我的黑夜啊
我在我黑夜里的亲爱的黑暗啊
我在我黑暗中的灿烂的阳光啊
为了不爱，我只爱你
为了卑鄙，我只爱你
我亲爱的卑鄙啊
卑鄙即是我们的果实

4

我明亮的夜晚啊，正为欠缺而完满
我猛烈摇晃被强加的思想
将覆盖着你明亮的黑暗的空白
从流放地掏出，并使之面对你
在面对中
在你滴落大海的黑奶中

夏依甫·沙拉木

我掏空食欲，并走向我自己

当我说你灿烂的降生
说的就是我自己
正在冲洗的强加的思想啊
痛快地洗吧
正在冲洗的俘虏啊
瞧吧
我们的黑暗是我们的词语
我们的黑暗是我们的眼睛

5

你空白，而覆盖了我
从你的空白
正在掉落你的赤裸披上的抽象
而你赤裸
犹如你梦中的空床
将你引入梦中的是我的梦
而我们的梦毫无规划预案
而梦依然在我们的深度
我们沉入
慢慢上升的梦中

在鸟的夜晚吻你
无望的道路正是孤独与你自己
而我在你的萌芽中
萌芽，我的黑恋人
而我们空白
多么空白

将你的名字刻在幽玄中
 于是我闪开
 将你
 慢慢从思想花园中
 移植到非思中
 而且将你澎湃的源泉
 都填掉

敞开的废墟在你的烈火中乘凉
 开花的是你的预言
 预言啊
 在你的潮湿中
 让大海渐渐安静下来的音乐照亮你的坟墓
 啊，无处容身的坟墓
 瞧吧，人生荒诞如思想
 瞧吧，死亡无味如我的黑恋人
 瞧吧，一切都在你中完满
 而你空空
 犹如我、我的黑恋人

在明亮的房屋中有何你的美貌
 在完满的声音中有何你的声音
 来吧，让我们相拥
 让你的飞翔来，而不是你自己

正在敞开的门一直敞开
 正在言说的黑暗一直明亮
 啊，预言

夏依甫·沙拉木

当你如我的黑恋人一样呢喃
不应该终结的终结了
而应该终结的仍不存在
而我的黑恋人仍未呢喃
直到现在……

7

我试图慢慢地使你完满
可你始终不完满而变赤裸
当你变赤裸
你会对自己开放
而当你对自己开放
色彩与美味
美味与芳香
芳香与声音早已离你而远去

我更加缓慢地和谨慎地将你构造
当无容量的词语将你裹住
我会沉入裹住你的黑色中
当我沉入
你会闪闪发亮如思，如思
闪闪发亮的思啊
你是我的思

为了爱你，我早已离我和你而远去
我在路上
你在路上
我们不曾相逢，而我们一直都在亲吻

我称呼白昼和黑夜
不是为了你的敞开
而你依然敞开
为了你的敞开
沉默早已干枯

已成长的你无处可见
无处可以拥抱你
而拥抱你的焦虑不安
是徒劳

你是开的花，是什么颜色
当我的黑暗开花出你
你的顽皮的静默
从你的黑暗中掉落
在你柔软的躯体
土地的声音响起
那正在跳着你的舞蹈
慢慢地
填满我的空白
啊，无界之花
你是无地之花

当你被拥入我的怀抱
你的怀抱就丢下你而远走
而由渔人
从不出海的渔人
去抓捕你的鱼

夏依甫·沙拉木

啊，无界之花
我们有何大海
我们有何鱼
而我们是渔人
而你的鱼无法抓捕

正在灼烧你的火，也许早已熄灭了

9

夜晚睡醒之前
我早已醒来
我有何道路啊
我敲打夜晚二十一次
而夜晚仍是夜晚
我将不睡醒的夜晚
推入正在流淌白昼的黑暗中
夜晚不黑暗
黑暗远离光明，而光明丑陋如思
而丑陋是我黑恋人的衣裳
夜晚
在于我的黑恋人

不黑暗的夜晚啊
你是我的旧恋人，我将要抛弃你
而我从未遇见过你
我爱你自己放逐的你
啊，不睡醒的夜晚
当你是夜晚
我是你的夜晚

为了你的夜晚
我结构
我解构
为了你黑如牛奶的夜晚
说是如此的夜晚
夜晚

10

荡漾的夜晚静无声息
在那里，词语正在穿过荡漾的眼睛
在闪亮的词语黑暗的怀抱里
是水的黑暗
不曾被称呼的夜晚的明亮
在你腐烂的声音中
将时间从它的记忆中移去
将时间移入它的记忆中
时间不可建造的王宫啊
我颠覆了你的一切价值
使之彻底赤裸，正如我自己
在赤裸中
我嗅闻你的非的芳香

夜晚正在敞开，夜里的道路漆黑
所谓黑是白的住所和思想
当我们使无限思想包裹起来
剩下的只是衣裳的赤裸和夜晚的形而上学
在那里列队的
是夜晚的卑鄙
啊，卑鄙的夜晚和夜晚
啊，正在坍塌的夜晚，夜晚的卑鄙

夏依甫·沙拉木

啊，正在敞开的夜晚，夜晚的卑鄙
啊，正在列队的夜晚，夜晚的卑鄙
卑鄙是我们的高尚

黑夜是裂开的奶
夜之子在吃它
当夜晚超越夜晚
在性的漆黑的荒漠上
夜晚在融化，夜晚的怀抱漆黑
正在萌芽的黑啊
你在白中的终点是何处？
看吧
我是一切正被遗弃的夜晚的夜晚
我是一切正流泪的夜晚的夜晚
我是一切正来往的夜晚的夜晚
我是一切正萌芽的夜晚的夜晚
我是一切不被称呼的夜晚的夜晚
当我创造夜晚
我就被掏空

11

仿佛正在下黎明的声音
我落到夜之树如思一样空白的枝头上
白啊，在你阅读我之前
正在变赤裸的声音
在它的黑暗中黑黑地阅读我
当我说白
一张正在寻找空间的床
正在寻找它的床的情欲
正在寻找它的床的夜晚

正在寻找它的第一个记忆的黑泉
都回归它们澎湃的黑暗

风在像我的和平一样呼啸
海岸啊，你多么沉着，犹如我的肉体
正在沉没的大海的记忆像我一样不可测量
量词
是无法形容我的颜色在黑暗中的进行曲
从不说出口的词语的字母啊
你们何以将我开花
当你们在果实中使我闪亮
枝头还没有枝头
树还没有树
树林还没有树
水中还没有水
而我还没有我

在芳草地上，黑暗啊，你多么翠绿
这称你的萌芽为云的声音多么漆黑
这认识我又不认识我的空间多么完满
这闭合啊
不会向不永生者敞开

我无望的道路是不可延长的远方
在那里，夜晚不结出黎明
而且果实不开花出枝头
而天空
在退潮的影子下
将我的过渡的一瞬间
言说给一滴水的无限。而那词语仍未爆发
不爆发的词语还没有字母

夏依甫·沙拉木

直到现在，一切没有一切
正在穿越我的夜晚
也没有夜

12

我试图慢慢地使你完满
可你始终不完满而变赤裸
当你变赤裸
你会对自己开放
而当你对自己开放
色彩与美味
美味与芳香
芳香与声音早已离你而远去

我更加缓慢地和谨慎地将你构造
当无容量的词语将你裹住
我会沉入裹住你的黑色中
当我沉入
你会闪闪发亮如思，如思
闪闪发亮的思啊
你是我的思

为了爱你，我早已离我和你而远去
我在路上
你在路上
我们不曾相逢，而我们一直都在亲吻

13

我是一个通过者，一个通过者

只因为你是一个广阔的夜晚
当我通过你
我是一段过程，一段过程
而我的过程
不在于你
而不在于你的过程
多么令人酒醉，啊，不明亮的欢乐
看吧
一切正向你走来的方面
通过我的夜晚

当我像你的怀抱一样完满
就是我的欠缺
言说你

在夜之花上，我的牡丹以它无声的睡眠编织梦
我的牡丹中一个黑
其他也都黑
白的黑牡丹
白的黑牡丹
有何量词
有何形容词
而我白的黑牡丹的梦依然在编织它无声的睡眠
夜之果啊

正在穿越静默的夜晚啊，应该向前撤退了吧
或者
是不是在地洞被蒙住的眼睛中变得赤裸
夜啊，没有远处，没有近处
粗心大意啊，没有右边，没有左边
是我的夜

我夜的夜晚还是我，是我

我在荒原遇见你

我在声音之园遇见你

我在夜之园遇见你

当不遇见你

我就被称作夜

种夜晚者说

你是多么肥沃的耕地啊雨田

白昼无法容身

黑夜也是

我以和平的方案

将你从形式之中解放出来，重新组装并带入非形式

你瞧吧，我是一名种植工

为了使你的瞳仁变黑，我在你的眼中种植黑暗

为了使黑暗萌芽，我在你的体内种植黑夜

为了使之不被言说，我在你的声音里种植词语

可你空白的荣誉愈来愈扩大，以至于一切都可以在于你站立起来

将你领入时间的价值，是思想之树上的空白的果实

将你请到住所的价值，是思想之树上的空白的枝条

将你对光明开花的价值，是思想之树的空白的根蒂

你是一棵巨树，却未曾被命名过

对你的命名，是你的幽玄

幽玄之树啊

将你言说的黑夜何为
可我在你种植黑夜，我种植了黑夜……
被种植的黑夜啊
我的声音不可触及的黑夜啊
请你用你的黑奶汁给我斟上
让黑夜萌芽在我的酒醉中
让黑暗破碎在我的酒醉中
让树木展开在我的酒醉中
让你的酒醉复活在我的酒醉中

你们来吧，我的不将被言说的词语
当风儿熟透
当流水开花
当声音完满
我将会变成词语，变成词语……
当我们变成词语
将终结的是词语
终结的词语
将会携带不终结的词语
我们的回忆不会被读出，不会被感知
我们的回忆不会被写出，不会被展开
在其中充满我们回忆的虚无啊
你离完满甚远，如此甚远
我们的遥远离我们的声音如此亲近
如此亲近，无法看出距离

思之树下回忆无人

不变绿的思之树枝繁叶茂
路上是直到现在都不完满的道路，道路呀
我如此认真严肃
欲与被掏空的无人在水中的小路上相见
一个皮囊无人啊
瘦小的夜正在吃他
那些我看不见的夜晚
它们耳朵中的声音黑暗
它们舌尖上的词语失明
水的语言仍旧在沉没，在上升的静默无声中

空白的岁月的尘土向雨水抱怨
在季节的一个令人舒服的夜晚
不可预见的无人的影子突然闪亮
在无人与蟋蟀的交谈中
在蟋蟀与黄羊的性中
在黄羊与青草的死亡中
神没有被掏空其所有
没有被掏空其所有的神
是蟋蟀
是黄羊
是青草
但无人已离它们而远去
远去的无人
和不走的无人

是憎与爱

小路到此就疲惫不堪

不被称呼的形容是源泉

明亮的夜晚

不曾亮起

而大海在黑暗中惊退

不曾言说

不曾言说的

是无人

燃烧在水的影子下的爱

是水中小路的灯

在水的旱田

色彩潺潺流淌

在关于我的黑恋人的谈话中

赤裸如黑暗

我的恋人不脱衣

我的不脱衣的恋人

仍未脱光

而她赤裸

赤裸是她的衣裳

无人不曾出生，在他的死亡中

一滴泪流向天空

而天空

是无人的土地，称为声音之地

未来之鸟在太初，在无人之地玩耍

在夜晚

在空空的枝头上

啄食它的天空

而被啄食的天空
没有任何设计制图

对敞开的窗我无话可说
对不敞开的窗也无话可说
在词语澎湃的无中
无人的声音落在无人的影子上
在语言的流放地
无人
慢慢地
吹火
吹向语言的流放地
而语言没有舌头

在备受赞美的危险中，是无人的坟墓
天宫由他的新坟墓升起
在他的坟墓中
水中小路吱吱作响
在小路上
爱之光穿着黑暗
而行人走向预言
无人的内心是一只酒杯
而血开花
开黑花

话说，无人离无人而远去
而远去者
爱黑暗
直到夜晚醒来
当夜晚醒来
它是母亲

生育黑暗，永不停止

志：永不完满的滴水

当燃烧的源泉穿过石头的记忆
正在敞开的白影子发生冲突
而床静默，在一束光中
黑暗开花结果光的远古未来
黑暗吮吸啊，在完满中微笑
在微笑的黄昏时期
在开白花的树的黑梦中
一滴永不完满的水摇动啊江海
被摇动的江海啊
慢慢紧闭眼睛
紧闭的眼睛是水的眼睛
紧闭的眼睛是眼睛的眼睛
但眼睛没有词语
但词语没有词语
正如一无所有的一切

白昼与黑夜冲突，在它们的远方
一滴水在点燃它的记忆
在词语中，而声音仍未睡醒
啊，大规模睡眠
啊，恶之花茂盛的沃土
黑暗的启蒙
啊，被称为黑夜的思之古老的马车

夏依甫·沙拉木

使你们开花的瞬间不会结花骨朵
备受称赞的新旧价值啊
你们是神圣的胡编乱造
你们是神圣的灭亡
你们是神圣的欺诈
你们是飞尘，只存在于思之静默中
被称作死亡的旧格言
正在枯竭的死亡啊
请继续枯竭
一滴正在完满的水
有何河岸
有何浪潮
啊，存在是一滴永不完满的水
完满，实际上是欠缺
欠缺，实际上是完满
请继续使你的黑暗完满

啊，将正在消逝的音乐歌颂的眼睛
在你丑恶的和平的正午
请扫除干净坍塌的边界
并且将被埋在语言遥远的树林中的你
叫醒吧
在你醒来之后的死亡中
一滴水使你沉入无意义
而且携带着你的黑暗
使没有花朵的你凋零
当你凋零
一切将在你

开花的口红

手指落在你的眼睛中
啊，犹如黄羊的悲伤一样开花的恋人
我还没有走完的道路
而静默是颤抖的叶片的祖国
啊，沉默，多么可爱的空洞
犹如永不完满的存在

你是黎明，啄食我的记忆，那忧伤乘凉的记忆
啊，使海岸惊恐万分的地球仪空洞
要知道，荒漠是我们公开的无地
而你是升空的太初
而我们已超越末日
终点是我们的无地

折断的声音来自晨风
折断是我们的果实，正在睡醒
走吧，造反
在我们的高潮开花的口红
我们正在成熟的安逸
我们正在开花的毁灭

来的与去的

那悲伤者啊，不可紧闭和不可睁开的眼睛是我的住所
当你的周遭醒过来，我像我的一切方面一般缓慢沉下去
你是我的俘虏，当你说我不能将你抓住
你在向我跳跃，而我朝你跳跃
当我下沉的眼睛在你眼睛的荒漠上漂泊不定
请你到远方来吧
那正在跳跃的习习柔风啊
你的跳跃多么静止不动
你的边际与我的边际多么逼近
无边无际是我们的边际

硕果累累的智慧将你结成果实，这时你空白、一无所有
我们将你摆放在来的与去的眼睛里
趁着道路的博爱还未醒过来
你靠过来吧，路途，如果你想要遨游
我可恶的空白正将你的窗户关闭
当我说白芍，你的安静是我的何为黑暗
我围绕你盘旋，你却不曾伸张
我围绕你盘旋，你却不曾裂开
我围绕你盘旋，你却不曾遮盖
我围绕你盘旋，你却不曾发散
我将追随奉献与你
你记得吗，我称呼你即是我的奉献

清醒的命运啊，我们有何良知

受伤的理智啊，认知是我们的和平
这燃烧的影子啊
你仍是一朵开花中的向日葵？
理智啊，我们已经超越了聪明
理智啊，我们已经抛弃了智慧
理智啊，我们已经时刻警惕着认知
我们在里面歌唱的园子是无地之花圃
我们在里面歌唱的园子像无地一样清晰可见
我们在里面歌唱的园子中，我和你都属于无地
我们言说即我们不曾言说
我们认识即我们不曾认识
我们将你摆放在来的与去的眼睛里即我们不曾摆放
无边无际即我们的边际
非荣誉即我们的荣誉
在来的与去的眼睛里，我和你都属于无地

被称呼的与不被称呼的

当将我的焦虑不安献与你
你察觉到，而我们不能察觉你
给你唱催眠曲的是没有岸边的夜晚
我说夜晚，夜晚离你遥远，而覆盖你
夜晚以柔软的黑暗哄你，而对黎明一无所知
此刻睡醒的危险震撼是你的道路
但，你通往我的道路仍在迷失
迷失的一切是我的个别

当你说不被称呼的虚空，我走向我的幽玄
我的走是我的被称呼
你在词语中找不到我
我何为，词语何为
当词语向我凋零，在幽玄中
不曾碰见词语的失明使我明亮
而此刻你却不能察觉
被称呼的失明与不被称呼的失明
不能察觉的是不被称呼的

在夜晚的安全中
在黑暗的安全中
在道路的安全中
在声音的安全中
我何为
使我存在的思是你的沉默之花园
使我不存在的思是我澄清的未知
我的澄清何为，我的未知何为

在街道的第七面上

墙正在睡醒，它眼睛中的道路
慢慢
始于静默中的热闹街道的另一面
在街道的档案中，渴望词语的文字被这样记录：
这仍未开始的街道将永不终结
这街道有何夜晚，有何白昼

这街道有何黎明，有何正午，有何黄昏
这街道空无一人，而热闹如沸腾

充满雪花的街道的第二面，通向树林
仍未开始的道路已经在路上
道路的道路昏睡
一片叶
将春天言说给黑夜
话说，黑夜没有在这里住宿过
在叶片的对话中
词语没有流淌
词语没有呢喃
空荡的街道对一切完满

在街道献与夜晚的第三面上
清醒的嚎叫逃离声音的中心
蟋蟀创造它们的思想
众人挖掘他们的记忆
死亡向自己退却
词语窗被关上

街道正在通过黑夜的第四面
无尽膨胀的思想没有任何预案
在渐渐澄清的黑暗中
信仰之树的影子向智慧之树开花
流淌的水将它的梦
装入永不充满的陶罐中
在永不充满的陶罐中
沐浴的光明也许是只野兽……

黑夜正在通过街道的第五面

夏依甫·沙拉木

在街道的第五面上
蟋蟀与无有没有区别
白昼与夜晚没有区别
黑暗与阳光没有区别
死亡与出生没有区别
存在与虚无没有区别
自我与他人没有区别
名字与概念没有区别
个别与全部没有区别

街道的第六面上，没有白昼，没有黑夜
我们设计彼此
我们正被强制取缔

在街道的第七面上
我们设计彼此
而且
我们正在消失

焦灼之暴风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1971年生于新疆柯坪县，现任职于新疆电视台第五频道。出版有《老人何时才会不抱怨》《被大地吞噬的女人》《情人的礼物》《城堡里的经历》《青春的喧哗》等书，《泰戈尔》《罗素》《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等汉译维译著。获得过各类文学奖。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卡尔万^①

1

且不说路途的遥远
且不说“地狱之苦”^②
它们走着走着就习惯了。

2

卡尔万——
人类点燃的一根蜡烛，
而它的白天如此悲惨。

3

卡尔万——
写错的音乐；
而这世界
听不厌烦。

4

卡尔万——

① 卡尔万，维吾尔语中指的是往返于沙漠地带的商队。

②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在维吾尔文化中，以“地狱之苦”形容旅途之苦。

仍不会说话的婴儿。

第一首诗——苦哭

1

你仍未向生活缴械投降，
第一首诗——苦哭。
劝降驯服依然继续
而这世界流放自己。

2

狼在嚎叫
我周围是一丝丝明光
死亡之空气在来临
腐朽的尸体啊
在你的腐朽
在老城堡
真理之神在沉默

3

死亡
在它的边上满是黑色灰烬
我几次见过你的幻想
沙子似的向四处流散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塔克拉玛干——古老的美丽的伤口。

昨天的城市

1

乌鲁木齐

陌生远方的太阳——
神秘如消亡的文字。

2

乌鲁木齐

焦灼之风暴
自心的深处刮起。
我孤独地深入世界
而现实深入深渊。

3

乌鲁木齐

新的神话在被创造——
我的笑容发自内心，犹如死亡。
爱重如义务
而卑鄙的手段
多么可爱。

乌鲁木齐

不时地辗转，一如它的梦……

寻 觅

你好，被寻觅者！

一群人

在时间之外

正准备去寻觅你

而一阵寒冷

打破了沉默

而绝望的暴风

不时地刮起

刚刚停止了！

你好，被寻觅者！

让你的盛宴更加热闹！

醉汉也加入了进来

而食物如此丰盛：

吃吧，喝吧

人类！

精灵！

这里的一切，吃吧喝吧！

一种比寒冷更冷的可怜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如人人熟悉的誓言

突然

欲在时间之外

寻到你。

你好，被寻觅者！

刮再大的风暴

也吹不走不在场者的足印。

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

而沉默依然，

你的小花狗

依然拴在树上！

没有愿望可以实现。

一年的希望在于分娩。

你好，被寻觅者！

光秃的山

茂密的果园

沙哑的声音

爬向末日

如百日咳般缓慢

在大地上！

一枯黄就否认树的叶片

在空中飘飞！

现在时的灰色天空

在一望无际的冰箱子里

正在抽取爱之彩票。

你好，被寻觅者！

榜样的泡沫

呼啸着

流入我们脓血似的心……
而未被开亮的街灯
仿佛乞丐的颤抖的手
为了堵住祈祷之泉眼
正在到处洒土雨！

你好，被寻觅者！
被重复了三千年的一句话
如今正在慢慢消失
而在药袋里发霉的希望
天天
如毒蛇般叮咬你沉睡的灵魂。
而你讲述何为罪恶
说完就走了。
太阳未落。
沙子被踩踏，
饭菜没有味道。
而我在心中咒骂！
而新月以为我疯了
就冲我微笑
而就在头顶上
无数星星
如我的血液般流动
天空。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眼睛

小池

永远是我的榜样！

“看见”这两个字

但愿能看见自己

但愿看见他物。

但愿我将它四分五裂！

而我的恶罪

哄小孩一样哄睡了我的感官！

小池无声地散发恶臭味

恐惧丢下无数尸体

迁到远方！

炎夏的叫苦声

你只要耐心聆听

就会揭露你心中的痛苦！

你只要耐心

小池

由于空空的口袋

由于良心的审判

有朝一日就会燃烧起来！

你的痛苦

你的泪水

你的牺牲

难道不能让它受到良心的折磨？

而太阳

每天必落。
而诉苦
在心中驰骋……

伟大的小池
在过去
吞噬了激进的生命
而那时你最需要的人
连在你的怀里，都没有看到你！
美丽的东方传说
不原谅任何不幸！
布格拉汗
无疑
不会背着大山！
而小池
在这里
正梦见着一群臭虫！……

亲 近

亲近的时刻
魔鬼必定做噩梦……
而一群群人
为了树立黎明的雕像
囚禁太阳
并向世界散布了谣言！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婴儿似的偶然
又一次闯进我的孤独
而我想自由地呼吸
我的思想又被凝固。

悄无声息地闯进来的狱卒
虎视眈眈。
而三十层的欲望大楼
太阳一个世纪都没照亮过。

囚徒的眼睛忽闪忽灭
而最大的牢狱是天空！
那一天，我横穿马路
摔倒进了一个黎明
并融入其中。

当我的思想疲惫不堪
被打上绿色句号
刚刚破土而出的欲望
像只鸟一样飞走……

那一天，我横穿马路
将我的深情给予荒凉的废墟
而没过几年
在那里就形成了热闹的世界……

有人喊叫：
“诗死了，快走！
下午就要下葬！”
“在哪里？”
“不知道，我也听别人说，

你很早就和诗来往。”
这也许是流言蜚语
而那个人发誓说他听得非常清楚
然后走了。
而替圈里的牲畜操心冬草的
母亲正在收集落叶
她还想买一吨煤
而她哪里知道
在这新世纪，维吾尔方块诗①仍未死？

看到在街上觅食的鸟
我相信诗和希望仍未死去！
看到四处逃走的小摊主
我再次相信诗仍未死去！
我回来之后的乌鲁木齐
排斥冷空气
而夏天也将不久就会来
看到几个协警
在步行道的入口处每 40 厘米就打一个铁桩
这是预防黑户口和小摊主的墙！
这里可以遇见一首美丽的诗。

我没有写诗已经十年了
年龄不知不觉地四十三了
在我的梦中，母亲走出坟墓替我高兴……
去年关于文明进行了大讨论
而我知道，一座文明的城市
对所有人敞开它的怀抱。
而乌鲁木齐

① 方块诗，指的是维吾尔传统的格律诗。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对明天，会说什么？
谁不会爱祖国？

故 事

今年……
倒春寒打落了
天真之花朵；
打落了青春的激情，
崇高的梦想、火热的心思，

大学……初恋；

三个世纪的忧伤
离别和无底痛苦，
躲入属于我们的
死亡冰冷的手掌里的寂静
吞噬了一切。

生活之海
只有眼睛那么大！

再一次
打破了孤独的幻想……
而因特网
像天使一样
将落入诗中的那个无名世界
轻轻抚摸了几下。

四周寂静……家庭、工作
制度和命运

控制着一切！

四周寂静……生活之海
一望无际，阴森森。
各种生计的手段
正赶着我们走。
当我们偶尔相遇
聊几句孩子家庭工作，
想起某些事情
才发现有些人已经不在世了；
问问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抱怨一下人生……
而我们在一个黑洞前
一切一览无余，我们一无所有。
而死亡不是彩票
我们的状况自己最清楚。
所有的人孤苦伶仃
所有的人无处倾诉。
一只装载着七十亿个可怜虫的
丑陋而破旧的船
在死海上
任生活的巨浪拍打！

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的人
各自测量
各自与上帝之间的距离；
而欲望、需求花儿一样绽放
使我疲惫
世界使我疲惫！
而我毫无声息地
爱我的旧鞋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道路
亲朋好友
同事和妻子
爱它们到永远
我在痛苦中颤栗
爱你们胜过爱我自己！

游泳记

一棵年轻的老树
讲一个故事，它的语气缓慢
而它的树叶
在乳白色夜空中
沙沙作响
时间仍未做完梦；
疲惫的心，
忧伤的月光
不彼此相望，
在河边
无望沙漠远去；
毫无疑问
即使几个世纪过去
无人会把你看得比死尸还重
疯狂的可怜虫！
谁？
只有你。

今年……
愤怒的十二月
一个美丽的羞辱，我熟悉，而你陌生
讲爱的故事
而它的声音寒冷，犹如夜空。

在音乐如火的怀里
乳白色记忆持续不断。

夜幕上开满星星
黑光是它们的花瓣。
而我在不可确定的路上
河和柳树冲我眯眼
而流水只管演奏。

一个眼睛小
多情善感的孩子
看了一眼河口的一棵
精灵在枝头上筑巢的柳树
头也不回地走了。

黑流曲

你不可解释
而你毫无神秘可言。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我还未习惯这座坟墓
我还未疲劳消除
就在云上
铺开幻想之笔记
仿佛拿到了一把打开魔术之谜的钥匙
而我如此渺小，毫无价值。

2

破旧的词典
欲将我在黎明时分处以绞刑
而被碾碎的集体意识
一捧沙
一根稻草
像秋天的忧伤
荒诞无意义
刚刚
填补了我心的空虚。

3

我的心呀
还有一种悲伤打开手掌
欲将你分配给永恒的苦难！
而你的罪恶
是你目睹了道德的堕落和完美的坍塌。
而他们
试图重新建立事物的档案。
荒漠的狗
即使一万年过去
仍然朝绿洲吠叫

而这里的一切如此变化无定
我陌生
一千次孤单地通过一个疲惫的死亡的缝隙
而我想念你们
你们的痛苦，你们的悲伤
但愿云消雾散！
他悄无声息地走到制造痛苦者的身后
在对你的欲望的驱动下点燃一根土烟
然后慢慢睡去。

4

你
在痛苦中越走越远
别让我笑出来！
这是衰变的恩赐

5

无忧无虑的死尸
栖居于永恒

6

掉色的疯狂的欲望
使目标变得模糊
而他们期待吉祥时刻
不敢彼此相望
而那些无名者
将完美带来的新旧痛苦
天天讲述给我们。

安妮瓦尔·阿不力米提

土地

是总对真理紧闭眼睛的流氓
而它掩盖真理
只为了永葆
自己的无畏和邪恶。

而你的眼睛

我像去年的诗一样熟悉……

而你的眼睛

像刚升起刚落山的太阳般慈祥。

7

你是荒漠，你是丛林

总是给我留下一条路

给我像一个世纪的无聊一样的痛苦
和欺骗……

光明

从不只照亮一个足印，

那些只寻找花冠的迷途者

经典的失明者

何以能知道

文学黑暗如坟墓？

荒原，这是最早吃人的城市

穿过忧伤的沙漠的漫游者

将他的过度的生命给我赌注，
蜷缩在我疯狂的沉默中！

8

就让你邀请那眼睛水灵灵的美女人

就让故事在宴会上结束。
就让你为最纯洁的丑恶时刻
带来无用的挂念。
我手中的信用支票
岁月为之争论不休。
我将被欺骗的我
与黎明一同送走。
被欺骗是我的信用支票！

恋人之眼睛中有我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生于 1971 年，当过纺织厂工人等。在新疆各级维吾尔文报刊上发表过 3000 余首诗歌和散文，获得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汗腾格里文学奖”，2014 年 5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协授予其“对 21 世纪维吾尔诗歌做出杰出贡献的诗人”荣誉称号。出版有诗集《心醉的木卡姆》，即将出版一套十部诗集。新疆作协会员。

当当当……

当当当，我来了，
我的宝贝啊，亲爱的宝贝，
你是在镜子的碎片上寻找自己的面孔吗？
你是在木制的炉子里烧冰给我煮面糊吗？
你将荆棘、刺针扎入自己的胸膛
是在刺绣烟袋吗？
我赤裸，我腼腆……
用微笑将你的美貌遮住吧，
你要舞动睫毛，犹如异国的暴风。
你要将落叶藏在你的衣襟下，
你像农民的诚实让我惭愧。

当当当，我来了，
如果你不出来，我就向你的房顶扔土块，
就从天窗跳进你的卧室
难道你不怕我会将你的墙凿穿吗？
我骑着柳条骏马来了，
刹那间我就会衰老，
麻雀将会在我的胸毛里筑巢，
孩子们将会在我的胡须上摆置土块打游戏，
我的手杖将会在你的门旁生根长成一棵巨大的梧桐。
乌鸦停落在那棵梧桐树上
呱呱叫，让你害怕全身起毛。
我的宝贝啊，亲爱的宝贝
你是在浇灌你齐曼花帽上干旱的土地？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你是在寻找
四十条小辫子中丢失的那三十九条?
你是在种植板蓝草，以描画你的眉毛?
你是在种植凤仙花，以染红你的指甲?
我放飞了笼里的百灵鸟，
我将耕牛从铁犁中撤下来了，
我要流入你干旱的土地，
当当当，我来了。

不，不，不要开门，
你还没来得及陷入
第一次见面的恐惧，
你还不知道，
我们一旦见面就要立即再次离分，
你还不知道
你到底怕不怕血，
你饥饿，
你仍赤裸，
你还不知道
不开门是你唯一的一条出路，
当当当……

断刀

1

不再折磨我，我独自一人返回

爱是世间最大的坟墓。
与其让我在墓前哭泣，
还不如让我随风流浪。
即使呼唤多么神圣，魔力强大
也不能使坟墓飞翔。
那把刺入心的断刀
只是红血，火红的血
或者是一朵花。
如果我死了
从我的坟墓传出的歌声
定会使飞鸟陶醉。
我哭泣，以泪水洗净肮脏的心
仿佛一只鸟飞越果园。
有时我从诗中走出来杀人
有时只有一句诗就能将我杀死。
在夜里，我的睫毛数星星
而我孤独，形单影只
但愿我孤独地死去。
不再折磨我，不再让我哭，
即使我拥抱的是一具尸体。
我再也没有耐心活到寿终，
死亡不再是这尘世的装饰。

2

我在梦中抱着我的恋人，
而醒来发现我的心已腐烂。
而我拥抱的也是灵柩
我的尸体也已偷偷逃远。
在梦中胡杨熊熊燃烧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而醒来发现没有人弹奏弹布尔^①，
我的床也干枯如荒漠
千万年不曾下过雨。
我在梦中大砍墙壁
而醒来看不到一滴血，
一滴天空在我的面颊
背着太阳的尸体
不停地滚动。
而我醒来……醒来多么痛苦，
不再折磨我，不再让我沉睡。
明月在窗前梳发，
如果真需要沉睡
我也只能睡这么多。

3

我将明月赐给泉水
而泉水没看到，
我往河里扔石头
而河水没发觉。
我敞开怀抱，像八大天堂^②，
天进入我的怀抱，
地进入我的怀抱，
唯独恋人没有进来。
一个黑影在黎明倒向太阳
而一人在梦中对石头一见钟情。
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就死了，
来世是来世，尘世是尘世。
有个女人，衣服打着八十个补丁，

① 弹布尔，维吾尔传统乐器。

② 八大天堂，伊斯兰教认为有八大天堂。

她像一杯苦酒。
我喝，就醉了。
挨打一千六百个棍子^①，而我的心依然不满足。
啊，多么痛苦，多么悲伤，
让我走吧
穿越荒漠，回到故乡。
我的心是乞丐的褡裢，
有什么可以呈献给故乡人？

4

而这不是烟鬼的幻想：
马车夫在夜里将长发作为鞭子，
一个女人在城市的街头冻死
她的尸体赤裸，光芒四射。
太阳的荣誉，月亮的美德
以及星星的悲伤
到处流浪。
谁在黄昏悲伤就会更悲伤
谁痛苦就会更痛苦。
一个卖掉农田的男人，
不出售的土地，
雨水的故乡，
都湿漉漉。
一个女人玩自杀游戏
她的身体一半潮湿，一半干燥。
折磨我也罢，我能哭泣
且看，泪水也在哭。
戈壁上的岩石有朝一日会哭得四分五裂

① 挨打一千六百个棍子，维吾尔民歌中有“我为了抱得美人归，挨了一千六百个棍子”的句子。

如果我哭，也只能哭这么多。

弹都塔尔的女人

你纤细的手指速动在弦上
驰骋千万匹马，震天动地。
生命是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啊，但愿我能够一饮而尽。

你又将我领到那条街上，
我的恋人穿着火红的衣裳。
啊，你柔嫩的歌声
正将她的衣扣一一解开。

你是明月，让我围着你转吧
让我在夜里推倒你的墙壁。
爱是世间最厉害的盗贼，
在歌声里从不让人抓到自己。

睡吧

我一会儿看守你的心
一会儿渴望你的红唇，犹如河的对岸。

你的黑长发
在枕头上一根一根地散开
我一会儿停歇在你的手指间……
睡吧，睡吧
别睁眼
睫毛上的哨兵
和脸颊上的一滴闪亮如宝剑的泪水
会永远保护你……
你睡时
你的乳房多么轻
一个深入你身体的盗贼
别睁眼
别让天空塌下来
别让梦中的小鹿受惊……
睡吧
让痛苦苦难
让受伤的心
让怕爱你的病狗①
死在你的身边，睡吧！
在你的怀中嗅闻一朵花
我渴望心的死亡
镜子的深度在你终结
城里的所有车辆都逃走
花儿哭了一分钟
我们相吻着继续我们的旅途
遇见两个乞丐——时间和世界
它们说太阳烧死了……
太阳在山后的草房中
一座山拱肩缩背

① 在维吾尔民歌中，爱者常把自己比喻为守在恋人门前的狗。

吾吉麦麦提 · 麦麦提

山上的每一块石头
都是恋人的泪水……
我们取一团火
落入龙卷风中
与精灵共舞……
仙女没有名字
陶罐中的只是烟
魔鬼并无躯体……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幽灵
从天堂逃出来
正在讲述地狱的痛苦。
他呼唤我：
爱者啊
直到从爱的地狱升入爱的天堂
千万不要熄灭心中的火
心中的地狱之火……
让我死吧
犹如一只病狗
让我消散吧
犹如一场甜梦……
睡吧，睡吧
让我
在你的梦中
停留片刻
仅仅片刻！

所闻所见

我曾见过石头教授百灵鸟如何唱歌

我曾听过水从高高的悬崖流下来并叫喊“放我走！”

我曾见过：

树木从森林中跑出来，

河的两岸紧紧拥抱在一起哭泣，

在它们的泪水中，无数船只漫无目的地漂泊……

我所见中，有一棵松树

它在高高的山上，瞧不起山下的花草

以云为腰带

看见山下的花草随风起舞

就对自己的孤独感到悲哀

欲从山峰下来……

我的所见：

四十一个虚假中的一间屋，屋里的一个乞丐，乞丐手中的都塔尔

高潮时两断的琴弦，从战马上裁下来的战士，堆如山的尸体……

我的所见：

一间草房，草房里的爱者，爱者手中的弹布尔，呼啸如暴风的木卡姆

低着头走过草房前的诸帝王，跳舞而过的群众……

有一天我看到：

一只麻雀在枝头上唱歌

瞄准它的猎枪随“啪”的一声支离破碎，

子弹被麻雀的歌声陶醉，并且以它的心为永恒住所……

我的所见中，花最具激情和热情

它慢慢绽放，有点害羞，犹如在脱去衣服变赤裸

使一切一片火红，犹如一个无比兴奋的残酷的刽子手在砍头

越绽放就越开放，花瓣层层展开
它呼唤，哀鸣，尖叫
一个流氓将它摘下来……扔掉……花在众人的脚下糟蹋，终于如愿以偿……
我的所见：
天空，空中的失明的鸟
大地，地上的清真寺，清真寺内外的天堂与地狱……
一个巴扎，巴扎里的金钱和奴隶……
一个人紧闭双眼，好奇地观察一切
捂住耳朵，抱怨死亡——这无比沉重的寂静令他窒息
一支商队，骑着骆驼到处寻找骆驼……

生命之舞

那时我在寓言中迷失
到处寻找逻辑的出口，
在无数词语之尸体中间
对语法的死活毫不知情。

星星给我点烟，
明月给我倒茶
黑夜将它的黑暗给我披上
我在写诗……

说开门，
于是一扇旧门吱吱地打开。
子弹在生命的院子里弹都塔尔
馕因饥饿而呻吟
血在流到处撒尿

食盐未能品尝生命而死去

说跳舞，
于是腿脚上下跳， 手臂展开
一下子突破肉体之堤坝。
骨头高举着从坟墓偷出来的灯
在哭泣。
梦中的强盗挥舞着宝剑
对窗户叫喊……
十八根肋骨
是木卡姆的金梯；
二百三十六根骨头
刺穿黑暗的墙。
而我早已不记得
裤带是否勒好，
早已不记得
蓬乱的胡子。
而收割我胸毛的新月
在耳边打鸣的古老的雄鸡
领着骆驼穿过我睫毛的驼队
被它的精灵所抛弃的老沙枣树
私处显露的农田
在窗台上织网的书籍
四十个新婚夜都没有失贞的处女
在跳舞
旋转啊， 跳舞啊， 支离破碎……
那时我在写诗。

我的心

如果要被钉死，我的心会被钉在太阳上
如果要萌芽，我的心会生根在黑暗中

用我的头骨饮酒者，会成为帝王
披上我的皮肤者，会变成奴隶

从我的面庞明亮的那一面来者，将无神
从黑暗的那一面来者，将无罪

使我生命的嫩叶沙沙作响
使我血液的玫瑰绽放
使我的手指声泪俱下
而且认真数我的肋骨……

我的心
不是鸟，不能挥动翅膀
不是马，不能嘶鸣奔驰
是神的旅行包，挂在挂钩上……

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

我的坟墓，让我挖得更深一些

以免我的幽灵逃走

我的话语，让我说得更低声一些

以免我的咒语失效

我的路，让我走得更慢一些

以免将未来丢在身后

让我层层赤裸

以防恶毒的眼睛

陈 述

将天堂里的河流中的天空的一滴

将地狱的枝头上的火焰的一朵

将心中的黑石头的一个结

将流向月亮的颂歌的赏钱

将埋着英雄的史诗的一页

将高呼着“前进”而前进的过往

将投胎的和死去的生命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对打开的和关闭的门的赞美
将越来越靠近的远方的坟墓
将不重复的少女和重复的床
将血液中的水、肉中的馕、骨头中的誓言
将被砍头、被送上绞架、被打中子弹
将在最后的一口气所记起的
是名为祖国的桎梏，名为人们的敌人
将他梦寐以求的美丽人生
是被他践踏的花园……

1971年9月27日的神

从半片天空中的幽灵变成玫瑰的哭泣
到第一只雄鸡从地狱上升的鸣叫
凤凰模样的地狱天使
将我抛到地上……
从那一刻起
我的心燃烧，身体冰冷
我的心无限，身体遥远
我的头颅是命运用来活煮我的锅
我的两个面孔，一个白，一个黑，说谎
爱是除我之外的死亡
死亡是除我之外的艺术
我的泪是诗
我的笑是荒原……
在第二只雄鸡的鸣叫从炼狱上升之前
在未等生命开始就背熟死亡之前

神

多么神圣，多么孤独

死 尸

我除了心，别无树林

没有不闪电的多雨天空。

当我走向神

死亡的马车让我心满意足。

我是神

只给一个女人创造天堂。

弹布尔如此野蛮

萨塔尔^①如此忧伤

而我是死尸，我不在其中。

当木卡姆

长着胡子

穿着艾德莱斯绸衣

戴着丝头巾

从我的手指上醒来

啊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拿起坎土曼

唱着歌

跳着舞

在末日的农田里干活！

① 萨塔尔，维吾尔传统乐器。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页

第一页上

在我四十岁的脑浆中，死亡雪白

第二页上

是有四万年历史的尸体的诗

第三页上

是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天空……

当我从第四页翻到第五页

为了让我看到她而使我闭眼的恋人啊

请在第六页坐一会儿吧……

第七页上

流不尽的血

第八页上

生命从身体迁移到另一个身体

第九页上

肉体从天空飞到另一个天空

第十页上

一个黑夜之后就是永恒的黎明……

啊，为了爱我而到处寻找我的恋人

请打开最后一页

就能在你怀里的永世

看到我……

失 去

如果太阳不这么黑暗
我还会抱着月亮哭吗?
如果星星不这么悲伤
我还会跑到河边诅咒云吗……
神啊
我失去了
空中的天空
花中的花园
心中的石头
眼中的泪水
神啊
我比自己小
我对自己哑巴
有时
左顾右盼
我的面孔使我羞耻……
我的睫毛是箭
我的眼睛是绞索
体毛是标枪
肋骨是宝剑。
在身体中狗吠叫
血液抽打身体。
头发上的一夜
在天破晓之前就变白，
就在此时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爱举着一束花
匆匆走过我的窗前。
啊，神
我失去了……
为什么我如此孤独
在使我的生命开花的死亡中
床在嘶鸣，沉默巨响，
一匹死马从墙上一直跑到末日……
为什么
我活得这么长
遭受这么多痛苦？

走出书本

烧死的太阳，一个自愿裂开的石榴
在七重天镜子之后的春天
死去的死亡，燃烧在地狱中的爱
在诗中狩猎自己的一个人
一个人领着骆驼
走过星星的睫毛……
一个心被荒漠的音乐打碎的乞丐
一个肋骨的沙巴依被打断的乞丐
尸体是马、活体是机器者，永别了！
沉睡的宇宙
在血的山谷中的泥狼
在怀里星星哭泣的夜空
灵柩穿越云的明月……

请走出书本！
在那里，世界是神幡的杆子
死尸的回忆，明天的明天
一座座坟墓
一只只老鼠从坟墓的洞里跑出来
啃食刻在墓碑上的肥硕的文字……

神之路曲折

神之路曲折
爱了之后，空无一人
下传给大地的命令：
活着！
而血的夜晚雪白
心的财产是饥饿
如果后悔药是心
那心的财产是爱！

别让花碗摔碎
别让接吻的嘴唇分开
要一步一步地爬上天宫之梯
别让走向神时回头往后看
别让接吻时碰倒酒杯
别让拥抱时折断翅膀……
这生命死了千万次也不终结
何以不能让身体流血？
当零陵香使宝剑开花

吾吉麦麦提·麦麦提

这激情多么澎湃！
酒杯中的是谁的悲哀
闪烁的天空是谁的痛苦？
床下的盗贼尸体
是经受不住星星的考验的坟墓……

啊
我行走在它的手指间
穿越一排排死亡，
在它的指甲下停下来
在坟墓中歇息，
在它乳房上的明亮的夜晚
我兴奋不已地打鼓，
当它的两条腿走向两个方向
我在两腿之间的荒漠上
悲伤地弹奏弹布尔。

呵
这世界上
没有它与我争抢的东西
只是
我的双手抱住的它
我的双眼看见的它
我的双耳听见的它
它
与我争抢的是它自己

黑瀑布

艾海提·柯坪，本名艾海提·阿比都热依木，1972年生于新疆柯坪县，大专学历，1994年开始创作，发表过250余篇诗歌，20余篇论文，10余篇短篇小说和散文。现任教于柯坪县一中。

在心的千佛洞

在心的千佛洞
有一幅精美的壁画。
假如人们难以忍受长久的和平
而打起仗来，
心的千佛洞就能防火
能防御攻击，能防子弹……
只因心中有个千佛洞
我才不会腐朽
将永立于世界上。

邪恶属于美，
因此那幅壁画万紫千红。

黑瀑布

你的黑发从天上流下来，
流到你的头上、肩上、腰间。
我们间的距离不足一米，
而我只觉得我们如此遥远。

我静静地凝望，我的爱，

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
你的黑发潺潺的流淌声，
是使万物俱静的天籁。

我静静地凝望黑瀑布，
我的目光凝固，移不开。
你不到一米长的瀑布，
我需要多少年才能流下来？

思 峰

欲统治一切
那就要屈尊于万物之下。

水自雪峰流淌而来
顺从于山谷。
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看着山谷里的水
我就豁然开朗：
顶峰本质上是山谷，
山谷本质上是顶峰。

从此，我引导我
无限屈尊于自己之下……

女人的脚步声

在屋里
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又是她，女人……

仿佛明月从天上下凡
携带着一田野的鲜花
刚好经过我的窗前……

门 闩

我紧紧顶住门
将生命囚禁在肉体内。
让一切危险流入心中，
不断加固肉体之墙。
我孤独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不屈不挠，永不认输。
看吧我的模样：
一匹准备随时奔赴战场的烈马。
我像战死的勇士
永远向前倒下，
于是哪怕一米

也夺回祖国的领土。

干渴的水

水在水中
依然干渴不已……

为了消除水的干渴
只能趴下来用嘴喝水
而不是用手
也不是用碗。

我的欲望永不熄灭
因此水也无休止地干渴。
水呼唤我喝呀不停地喝水
以消除难耐的干渴。
而我说别急，等我干渴
我不喝，于是水更加干渴难耐。

一小河水就在我的前面
发出悲哀的流声。
流呀不停地流
突然变成我的帕媞玛
帕媞玛的长发蓬乱
连衣裙上有八十个补丁。

帕媞玛呀，我亲爱的帕媞玛

你有八十补丁的连衣裙
像我的心。

我欲补一下我的心
而没有赢得一颗芳心啊。

你抱怨谁呀，帕媞玛
我该抱怨何人

长发蓬乱的帕媞玛
连衣裙上有八十补丁
走呀走在我的前面。
突然变成一河水
急湍地流向我的心。

我欲喝罢但我没有渴
而水在水中
没有被人喝呀，水干渴

日不落之地

感觉到了吧，青春是日不落之地
在呼唤我们。

太阳！
心的天空中
你的心是燃烧的太阳。
从十八岁我们接吻的地方

袭来阵阵火热的气息。

十八岁
不在乎冬季；
春季花开，
终年不凋零，
阳光常在。
因为我的心——
太阳。

感觉到了吧
青春在呼唤我们。
青春是日不落之地
花开永不凋谢。

诗中秋

开赛尔·吐尔逊，1972年2月生于新疆阿图什。1991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到《新疆经济报》社维文编辑部工作至今。在新疆各级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论文600多篇，有作品翻译成汉语。

门

打开幻想之门，敞开吧，
幻想是我们最好的避风港。
让太阳在爱者的心中坍塌，
让阳光洗净我们的悲伤。

打开幻想之门，敞开吧，
也要敞开门的幻梦。
让我们在那一道道门前
为爱而海誓山盟。

爱者和诗人的命运
总像那门的铁链。
空白本身就是孤独的门，
而星星总让我想起死亡。

我们也总是幻想死亡，
而总有幻想将我们拯救。
死亡只有一道门，打开
只能一首诗通过。

我们为了那首诗而活着，
如等待命令的士兵般焦虑不安。
我们对那首诗的价值不知情，
也不知道由谁来将它诵念。

开赛尔·吐尔逊

这世界教授我们的只是等待，
幻想也苦苦地将我们等待。
爱是一道渴望青春的门，
而它的铁链是泪水和古老的悲哀。

诗中现实

1

秋

一个喜欢风的女人
将她的歌变成落叶
游荡在男人的心中。

秋

将乡村如冰的悲哀
带到城市里
而城市是赤裸的雕像
喜欢赤裸的女人。

象征乡村的男人们
在痛苦之楼的第五半层
欣赏痛苦的心
欣赏落叶
诗人将他们写成诗
写在爱之墓的墓碑上。

我站在诗中现实的台阶上
疾呼：
诗中现实是诗中的神……
诗中死亡也罢
总比诗中生活伟大
而没有什么
可与诗中生活相提并论。

是诗中现实
是心中秘密
让诗如此神圣。
而诗中秘密
不能掩盖我沙哑的声音
而说话的农田
它的声音越来越低……
鸣叫了无数次的鸟
作为我们心的象征
飞进神话……

我没有告诉农田
我对等人的厌恶
和我在秋做的梦
也不会告诉秋
不会告诉鸟
我不让人等我
甚至不让我在远方的心等我

开赛尔·吐尔逊

我欲逃进鸟笼
逃到这样一个地方：
人人都知道
而不能到达的地方
一个不是任何事物的象征的地方。

而我知道
喜欢风的女人
将她的黑鸟作为现实的象征
到处讲神话。

4

为了不让人等你
你从没有窗户的房子的缝隙
眺望我的道路
而干燥的空气
干燥的欲望
已随秋风去
而你渴望秋不再来
孤独地坐在树洞里
犹如等待一颗永不闪烁的星星……

为了不让人等待
世界在等待
世界在被等待

等待是我们的存在
等待是我们的现实

墓地里的一切

使人想起忧郁的城市
而在爱的墓地上
不存在现实
只有
诗中秋。

两座山

一个比一个更重的两座山
是展开翅膀的果园
重重地压在我弱小的心上
两座山都赤着脚……

一个是爱
一个是死
一切尸体前进
只为了抵达这两座山。

两座山一个比一个更虚弱
不娶妻，也不出嫁……
而所有男人和女人
对它们脉脉含情。

我将开赛尔·吐尔逊叫来
叫到那两座山中间
正在燃烧的树林中，
落光叶片的星星

开赛尔·吐尔逊

变成了忧郁的诗，
而正在唱歌的幽灵
舍不得我
又跑过来。

幽灵的手掌是白纸，
而他的呼吸黑乎乎
仿佛全世界都在燃烧。

一个比一个更高的两座山
是燃烧的绞架，
莫斯科发生火灾，
森林发生火灾，
即使全世界都燃烧
也比不上我心中燃烧一夜的火。

一个比一个更广的两座果园
是扶着彼此的两座山，
一个是女人
女人的衣袋中都是幻想，
一个是男人
是种植幻想的农田……

一块两座山都容不下的地
一块不满足两条命的地，
正在一句诗中落山的太阳
背着两座山
骑着马
从我的前面匆匆跑过。

两座山，一个的根比一个的更深

两座山，一个的宝剑比一个的更锋利
不会倒塌，
不会被水冲走，
世界很多地方大发洪水
很多地方发生海啸，
即便汇集全世界的水
也比不上我流了一夜的眼泪……

沿着溪流……

我欲沿着溪流走，
重返童年。
在童年的岸上，
世界是一条溪流。

白杨树做我的向导，
而溪流流去寻找白杨树。
溪流中的小鱼
将自己的眼泪作为诗饮下。

两棵彼此喜欢的青草
为沐浴而啜饮溪水。
它们全身都长着眼睛
却找不到自己的眼睛。

我的童年是一条溪流，
我沿着它走到塔克拉玛干。

开赛尔·吐尔逊

塔克拉玛干也是一条溪流
世界渴望着它，唇干口燥。

而世界是一句诗溪流，
却望不到尽头。
而时间是一片叶，
随波逐流。

刻在叶片上的字，
令人想起曾经的梦。
渐冷的梦呼叫，
而这不是某人的声音。

时间有时是个瘦小子，
有时是个肥胖的女人。
在我的梦中，黄昏沿着溪流
跟随那女人远去。

我不在黄昏唱歌，
荒原太阳高照。
从出生到四十岁，
我只挖了一条溪。

每条溪流里有一把辫子，
紧紧拴住生活。
沿着溪流而走的美人，
在她的嘴唇上是永生之水。
我不想唱歌，因此
我面朝溪流哼唱。
恋人的海誓山盟
流向我的全身。

词语像春天一样干燥，
慢慢润湿我的嘴唇。
在一条溪流的两头，
生与死低声交谈。

爱的碑石

潮湿的声音和干燥的声音
朝对方喊叫，
将自己的衣服装在一个盆里，
扶着三十二个字母，
走进一块石头。

将有火者投入火中吧，
将有路者扔在路上吧，
即便星星流走，
还有流不完的泪水，
博物馆已饥饿难耐，
将泪水统统埋掉吧。

我厌恶自己
于是给自己寄一封信。
而邮递员盯着一块石头
他永远找不到我。

我在一块石头上刻一首诗，
于是整个世界瞬间分崩离析。

开赛尔 · 吐尔逊

别让任何人读到它
请你们安居在石头中吧，
而千万不要渗入石头。

我以如冰的苦恼为早餐
为了让饭菜向我报仇
潮湿的声音和干燥的声音
最终渗入一块石头。

水比其它一切更厌恶河，
因此常常泛滥。
爱者最厌恶青春，
因此将青春牺牲掉，
而爱者的一滴泪水
是千万页的史诗。

为了诵读那史诗，
请仙女们飞落在石头上吧。
而喀什噶尔的一首诗，
盯着我的眼睛叫喊：
将有水者投入河中吧，
将无水者绑在石头上，
将有火者投入火中吧，
将无火者埋入地下。

孤 独

孤独呼啸着进入我心中，
斥责我为什么如此形单影只。
我欲紧跟它的步伐，
它竟紧紧锁住我的心。

雨水以赤裸的白色声音
掉落在孤独身上。
我历经千辛万苦，收集一杯性命，
而在雨中寒冷的恋人却不愿喝它。

呵，对我厌恶透顶的孤独
请允许我将这杯性命一饮而尽。
将我流放到繁华的大都市也罢，
只有心是我唯一的归宿。

在那归宿，满是我晶莹的泪水
它喝掉荒漠，以求安宁。
在那归宿，响起歌声
一直继续到我死去。

我抱着荒漠
严厉质问自己。
不是为爱而死的男人，
他的心只能容下地狱。

开赛尔·吐尔逊

来水了

1

来水了！

来水了！

儿童们欢呼雀跃

这水肮脏，黑乎乎

而他们依然争先恐后地跳下去。

连树木

也兴奋不已，连忙跳入水中

世界激动不已

紧随儿童的步伐

而母亲们即使不渴

为了婴儿而还是喝水

有时在河里流淌星星

有时在河里流淌爱与死亡

高山为了赶上星星

紧追流水，

而星星为了啜饮爱

紧追高山。

2

在由水建成的干旱城市

卖牛奶的女人高喊：
“没有加水的纯牛奶哟！”
而吮吸母牛的草原
奔向牛奶厂。
爱奔跑，生活奔跑
而喝水的树长出翅膀。

3

这小小的溪流
对我是塔里木河
而我奔向塔克拉玛干
去喝水

4

来水了……
来水了……
开赛尔·吐尔逊不喝水
因为他
不喝水就会死……

对立的相对关系

我没有从一个声音前面逃走，
于是它将我紧紧追赶。
它并不想抓住我

开赛尔·吐尔逊

已经钻入我的心深处。

月亮恐怕蓝天
因此它总是悬吊在夜空中。
鱼儿恐怕喝水
因此它们活在水中，不停地喝水。

而你害怕失去我而独自生活，
因此你悲伤地将我抛下远走高飞。
而我害怕失去你而独自生活，
因此我将你还给你自己。

为了使爱完满
我早在十年前就失去了一切。
此刻在路上只有树木
跟随那寻找自己坟墓的男人。

我知道你不会来临，
因此我疯狂地将你等待。
爱之锅在荒漠上沸腾
烫死了去挖盐的骆驼。

这颗没有埋葬一具尸体的心
一定是最可怜的坟墓。
我追赶时间进入心中
而时间到处将我追杀。

爱为了使我们俩分开
以相爱者的星星造一座花园。
在这花园里，天空是棵小小的树
而太阳是一个尚未裂开的石榴。

啊，哈丽丹

你的四十条小辫子是四十把梯子

贴靠在心之墙上。

四十个男人已爬了四十年

支撑着倒塌的苍天。

一把梯子是一首歌

充满悲伤和意愿。

而爱者点燃爱之火已经四十年

为自己熬制毒药。

黎明一个个燃烧殆尽，

只有风紧随着你的黑发。

一千个赤裸的女人走过你的前面

仿佛扫尽一切死亡。

我听说哈丽丹①依然活着，

格达良②依然爱着她。

而鲁兹兰穆③赶着无形的羊群

正在通过一座断桥。

心犹如泪水

流入一首以忧郁开头的歌。

① 哈丽丹，维吾尔民歌《哈丽丹》里的主人公。

② 格达良，地名，位于新疆阿图什市，辖七个村。

③ 鲁兹兰穆，维吾尔民歌《鲁兹兰穆》里的主人公。

开赛尔 · 吐尔逊

此刻寂静笼罩整个世界
仿佛一颗星星从夜空逃走。

在命运的无尽荒漠上，
我不知道该种植什么。
即使我走过的路那么短
而你黑发上的路比人生还长。

无聊的时间

我的情犹如泉水，
欢乐潺潺，亲吻荒漠。
即使灯盏如星星，
而世界依然一片漆黑。

旋转桌不停地旋转，
天空在一旁化作花绽放。
充满烟雾的餐厅
偷偷吞噬了我的幻想。

一个舞蹈赤裸，走过我身旁，
它的手指如大海，静静划过眼前。
时间举起一杯声音
不停地啜饮我的血。

我没有心思抽烟
而我的肺已被熏黑。

我望着酒鬼就酒醉了
不知谁的手，我握了半天。

我终于忘记了看表
在外面雪也等累了。
春天望着我心中绽放的花
被埋在一滴眼泪中。

茂盛的忧郁之树

阿力木江·哈斯木，1973年生于新疆吐鲁番，1994年毕业于昌吉学院文学系，1998年开始创作，在新疆各级刊物上发表过500余篇各体裁的作品。出版有诗集《睫毛上的雪》（与人合著）。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正午的阳光

在茂盛的忧郁之树下
我陷入沉思
风自夏天吹来。

五百岁的老思想
热风吹拂着它的长胡子
而它忙于传说。

远方的沉重的云
向山峰低垂
也陷入了沉思。

往心中漫溢的
是千年前的正午
或者夏天的阳光。

风流汗如水
我们侧对着阳光
天空在我的胸膛燃烧。

阿力木江·哈斯木

猜 测

正在闪亮的
使我的思想发光的
或许是黑夜

用细小的腿
在我的焦虑中爬行的
或许是一只虫子

淋着泪水的
看似野刺的
或许是一枝玫瑰

对我呢喃的
我的心承受不住的
或许是热忱的死亡

天 空

我进入你的天空
捡起你散落的星星……

我回归，像干渴的河
穿过你的山
一路上
我画出你的悲伤……

废墟忙着做梦
忧伤阅读我
而我突然记起
许多世纪以前的故事

我们本来像河水
汹涌澎湃，激流勇进
我们坚硬如岩石
而现在软如泥……

一片天空在呼唤我
一片天空在走近我
一片天空在呼唤我们
一片天空在思念我们

一片天空
像星星
落满我的忧思……

阿力木江·哈斯木

闷热

这里
白昼已过半
低垂的阳光充满忧伤
心的树上
结满孤独之果

这里
只有荒原
时间的马车上
干渴的正午——
正是一个
陷入深思的人

这里
命运主宰一切
我的童年之梦
在等待中
变成了无始无终的童话

这里
转移的是孤独
自语的是忧伤

夏天正在继续

风自夏天吹来。
在多情的树下
我们是阳光
而雨在远方……

逃避干涸的词语
随风而去。
我们在绿色词语中
随激情瞬间衰老。

树叶也多情
正在唱歌。
而你柔细的手指
正在灼烧我的手掌……

夏天里的燃烧

我安抚着沉思
进入你的声音。
我扯着你的黑发
融入你的痛苦。

阿力木江·哈斯木

我跟着变长的黑夜

欲点燃你的衣襟。

我的生命留在黑丛林里

而我跌入你的黑夜……

将你高高的、长长的天空

将你掠过我心头的清风

倒入我的思念。

而我的思念

灼烧白昼

点亮黑夜……

两堵墙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1974年生于和田洛浦县，本科学历，先后当过会计、老师、编辑、美术设计师等。在新疆各级维吾尔文报刊上发表过600余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有作品被翻译成汉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文字。现为新疆作协会员。

这是发生一些琐事的夜

这是发生一些琐事的夜：

比如，有些少女形单影只

她们想念某人，叫喊他的名字，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听到

我的话在此结束：她们扯下几根头发

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女人

于是慢慢入睡；

有些男人把窗开到最大

越集中注意力越什么都听不见

他们把房子带进房子里

把外面视为一杯热茶，然后

倒掉，

而杯子对此一无所知

在有人碰到它之前就支离破碎，

而男人像河一样漫延

像桑树一样沉睡；

接下来是一男一女，

我们想像一个压住女人的被子

和一个男人：

男人因为愿意而被打败

女人因为愿意而战胜

而且等着不曾到来的敌人，不由自主地睡去，

男人抽一支香烟

或者读几页书

或者为了遗忘这场战争

集中注意力去想象逼近的黎明。

除了不停地跳动的左眼皮
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夜。
如果说我有手
它们现在不可称为手
如果我有脚
那么——
它们在走，不停地走
却走不出门。

胜利者

我们在一条会突然走到终点的路上，
我们这样形容：灿烂
我们这样想象：等我到那儿……兴奋不已
而我们已经精疲力竭
但愿我们能够像树木一样落光叶子
但愿我们能够像水一样漫溢
但愿我们能够像空气一样飘散……
而你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走远的背影
我们正在走远
我们正在从你们的眼前消失
你们说：我们目睹着这一切
你们的确目睹着一切。

我常常眼皮跳动
我立刻集中注意力：跳的是哪个眼皮？
我十分好奇：如果跳的是左眼皮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为什么我没有右眼皮?
因为,我的右眼皮也跳过
而我的该被敲打的门从未被敲过
尽管我的左眼皮跳得厉害
当我穿过马路,路上没有驶来一辆车
假如我还有个眼皮,我知道
我不敢这么哆嗦。

你们说我们胜利了
并在我们的胸前戴上红花
你们所戴的红花
会改变一切:
不会褪色,不会散发香味
而不可思议地
变成装饰品
并最终被遗忘在屋里一个确切的角落。

我们正在走远
我的肉体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说现在无路可走
你们不相信我们已经失败了,

你们所戴的红花
以红色进入冬季
它的红色
将会一直在我中间游荡。

两堵墙

你把我逼到墙边
然后望着墙欣赏我们的关系
墙啊！
你越沉默无言，我就越口若悬河
以“你把我逼到……”的故事
像月光般吸引你
这故事的结尾会在离墙不远的地方结束
你在墙上看到自己就激动不已
突然想起只有你一个人在照镜子
就深深吸一口气，叹气一声

即使你们两个面对着面
依然会感到无比孤独
以你们看不见我的眼睛
你们制造出一面镜子
而这镜子
只映现你们当中的一人
随后在你们的幻想中
突然支离破碎
就像你们破灭的幻想

我会被挤着逼着
变成一幅风景画
你们把我从这墙上摘下来，挂到另一墙上
从另一墙上摘下来，就找不到这一墙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然后

我消失殆尽，就像你们的历史梦想。

秩 序

我读

把任意一页折下来

幻想一个毫无需要幻想的女人，

然后，把一切有可能是她名字的星星

换成一只鸟，

一边观察着鸟——的飞去

一边使离别完满，

打开窗

我从门出去，而且

慢慢地关上，

门——

证明有人来过

尽管谁也不需要任何证明，

在有去无返的地方

为了破坏正在形成的秩序

我一步一步地制造一条路。

变 化

我砍下一棵树
用树枝喂了羊
你们吃了羊的肉
我说：现在你们忘了吃肉的事吧

树皮被削了下来
晾晒，
阳光潮湿
为了形容阳光“流出了汗”
我无奈地回家，疲惫不堪。

后来，将那棵树系统地锯下来
制造了一把椅子，
剩下的无用的木材一一地往身后扔掉
后来……

知道吗，我依然站立着
我恐怕你们问我：“你的椅子呢？”
你们的遗忘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尽管我们在一起，而你们像那棵树一样完全陌生。

后来，什么都没发生
而人们称之为变化。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你们希望我死

你们希望我死
如同一只苍蝇
“啪”的一声被拍子打死
如此干净利索
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苍蝇死了，没人会说苍蝇死了
所有人忙着自己的事：
厨房里的女人继续做饭继续幻想
阳台上的男人继续抽烟继续想他的情人
拍死苍蝇的少年扔下拍子
去继续写他的作业
而一道数学题如同没有被拍死的苍蝇
使他焦虑不安。
白白的墙上粘着死苍蝇
血渍斑斑
只有剩饭残羹才悼念苍蝇。

正如你们所见
我还没有死。
我朝自己移动
像你们脸上的云。
像春风
像尘土
我轻轻地飘落你们的身上。

我走过的路上
一辆汽车都没驶过
当死神朝我靠近
他的神剑突然从手中掉落。
我一离开
路两旁的树都翻倒了
我一离开
一只暗箭射中破墙。
你们要我怎么做
每一次我都这么不幸
离不开性命。
我像天使般活着
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

你们希望我死
但是谢谢你们：
你们不知道
你们希望死的东西
会远远超越死亡。
你们不知道。

这些时光

我来到这些
离别一样粗鲁的
思念一样无限的
白日一样黑暗的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希望一样荒诞的
时光
已不记得怎么来到的
我眺望这些时光的尽头
不见绿叶
只见大树
不见遥远
只见我自己

如此憎恶自己
我变成了一则简单明白的故事
耕地者读——
读懂了
写书者读——
读懂了
我像一把钥匙一样消失
从此铁锁会生锈
生活会像一个不能进屋的淘气小孩
在土里打滚玩耍。

假如我愿意呆在这里
假如我不想念你
假如我不想离家出走
使出浑身解数
从这些时光里找到那一天
这首诗就不会被写出
我也不会有时间，不会有手
写这首诗。

能比喻什么？
闪光的灯

已在我的注意之外
憎恶我的是夜或者是沉默
为了平齐而坐，正在靠近。

我想象
如果地突然一震
我们就急忙奔向屋外……

心中敌人

两个醉汉争论不休
第三个人正在发表关于爱的长篇说教
而爱如此沉稳
一举揭开男人的所有秘密
男人是数学中的一个方程
男人是夏夜里的一丝声息
男人是堆在女人面前的脏衣服
是尚待大扫除的院子
是缓慢死去的寒冬……

两个醉汉中的一个走了
他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
留在这里的在烈火中燃烧
他幻想的是一个女人的撒娇：
拒绝
放开
随后更加抱紧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随后被罪恶感碾碎……

第三个是路或是出租车
走在上面，你会怀疑它是不是条路
朝它挥手，不会停下
最后，变成一个无意义的过程
被孤独的月光映现

我已熟悉你的所有故事
我已明白你为何感叹
我披上你关于未来的沉默
往常一样面朝墙壁侧卧

不是墙的寒冷
不是墙的近或远
不是我所见的驼峰
不是不可见而可想象的沙漠……
而是
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除了心中敌人
再也没有人可以争论
我哀求心中的敌人：
是时候了
砍去我的头吧！

这些年，我

1

这些年，我是太阳不会照射的墙
一些毫无秘密的游手好闲者乘凉我的影子
谈论必死的美少女
谈论有来不去的孤独
和常常做到一半就会惊醒的梦
最终，恼羞成怒
揭露昨天的今天又破晓了
然后像烟雾般四散
消失在几条路上
或许他们会后悔没有依靠我
因为没有依靠我，他们才活着，他们真该高兴
曾经这墙倒塌
压死了几个人。
一个恋人过来
朝我喊叫
而我无法把声音还给他
他黑夜一样依靠我
并且闪亮成星星
当他欲要安心像一堵墙
充满欢愉
而看不见的天亮了。
后来得知他的恋人
就在我身旁的偏僻处等他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他倒塌仿佛倒塌的墙
爱被老墙盖住。

2

这些年，我是歌
聆听我者会自杀
想学我者会失语
突然听到者
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已到终点
我是少女的体香
飘向定时炸弹似的村庄
和软绵绵的石城
飘向满是足迹的树林
和通向天际的小路
飘向黑夜的窗
和沉睡者的睫毛
灯光的
黑暗的深渊。

3

这些年，我是遭打劫的梦幻
除了自己，别无现实
把我归入男性者
反而组装出一个女人
捡回来荒漠
将一个女人分解
掏空大海
建造一间房屋
然后安装一扇门

面朝我从记忆里升空。

我从这间房进入那间房
从界外到界外
从散落在脚底的
秋天到春天

天长地久

在说天长地久之前
我会想清它的界限
它的界限或许爱一样不可确定
它的界限或许令人恐惧，
有可能是它界限的幻想
长久以来一直做我的陪伴
仿佛是盯着我的墙上的驼峰，
有可能是它界限的女人
试图引诱我而迷失了自己
这正合我早晨的许愿
在出门之前，
除了照射我的冰冷的阳光
无人知晓我想了一些什么，
有可能是它界限的时光
已被抛弃，就像少年时期的顽皮
而我不能说在废弃物中间
不存在它的界限。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那时候，我们相遇像两个过客
唯一行李是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最终成了我们的终点
我们的眼睛像亲密朋友
说出了我们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
我们被称为爱者
而被爱者杳无信息，
我们被称为凶手
而不见尸体，也无生命，
当无词语可以称呼我们时
我们才有时间来认识
我们的所得
就是不停地寻找。

现在我学会了说话
有时中断我的故事
而去听别人的故事，
他们不会说天长地久
他们不会担心界限
他们试图点燃火
将我的嘴唇融化掉，
随后我会说一切都结束了
而他们会看到黑夜来临
会看见一棵树
在一个门前
在潮湿的风中静止不动。

半 梦

我知道他们沉睡而已经睡醒
而不知道他们是否做了梦
而他们瞪大眼睛看着
眼中闪烁陈旧的欲望，
而我没睡过一次
而我做了一个比一个甜蜜的梦，
一个梦轻轻掠过我的头顶
我犹豫的睡眠立刻下了决心，
一个梦抓住我染满花之血的手
坐在我的身旁，
而一个梦支离破碎
另一个梦板着脸
在一个梦的故事里
另一个梦赤身裸体……

沉睡而睡醒者
盯着我们两个者
我在远方与他们相遇
他们向我问太阳
而我给他们指示半夜
夜之黑暗的部分属于我
为了说明明亮的部分属于你
我永远地寻找光明。

假如我现在去睡觉

阿卜杜热西提·艾力

我就会伤心
假如我现在不睡觉
我依然会伤心
而我的梦
在受伤的心深处流浪。

在街上长出来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1976年12月16日生于伊宁市，199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档案管理专业。2001年迄今为止在伊犁州文联《伊犁河》杂志社维吾尔文编辑部工作。已发表200余首诗歌，近50篇有关文学和历史的文章。获得过伊犁河文学奖、桥黎番文学奖、克克努尔文学奖、鹰腾文学奖等。现为新疆作协会员。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出　门

太阳出生
我出门
像散射的光一样暗灭。
从房子搬出
在街上长出来。
从太初到现在
我一直在走
直到骆驼从针孔穿过。

我出门
别拦着我，美人
人在有生之年应该至少出门一次！

街道的尾巴
夹在门槛上
街道把我们一口吞噬

树木走到街上
(它们跑出森林)

疲惫的树木
无名小卒
无声地闯入城市
这是许诺
如今已成现实
……变成了现在的树木

人们把无忧无虑的丝带
挂在这些千年前的士兵身上。
城市的尘土肆无忌惮地飞落
而声音流入耳中。
从此，它们耐心地望着
水泥泉……

少女依靠着它们做出承诺，
而少男为爱而跪下来。
新月是凝固的长矛，
而死眼睛散落在天空……

道路一起一落
我们的心都在流血
我站在高速公路边
默默看着，我们多么坚固。

当神赋予我语言
我就会呼唤：“祖国！”
树木作证
我们都是过客
而我是最后的那一位。

在路上

我的时间
不是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可以随便占用
可以随便践踏的妓女的床……

我的时间
从早到晚都空空
缩着头到处游荡
回来时已枯竭
回来时已绝望……

我的时间
正如你餐桌上的剩饭
被倒入无聊之雾中……

我时间的贞操何在?
它嘴唇干裂
前头的头发掉光
而满脸皱纹，极其虚弱……

它的左胸常常阵痛
子弹未射中目标……

人们如此乐观：
“地下胜过地上……”①

我的时间
我抓它
我看它
我感觉它
而它早已失明变聋

① 此处的地下，暗指坟墓。

我前往
挤着人群
吹着孤独之曲
而无聊的天使看着我

人们不曾仰望天空
而星星全部坠落

伪善的阳光照着我
我前往
快要承受不住

苦 难

戴胜鸟
尽管肚子已发胀
它依然没有鸣叫
而树木满心悲愁地
迎接潮湿的空气

看着吐絮的杨树
我哭：我的孩子啊

他在路边
蜷缩着
人来人往，满脸笑容……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我游荡
游荡在无意义之雾中
同胞们啊，挤在你们中间
将你们的心作为我的归宿。

瞧啊
卖煤的脸上
并无对煤的爱

卖鸡蛋的老妇啊
(此前的明月)
卖牛奶的少女啊
啦——啦——啦——

我的眼睛一看就融化掉
我匆匆忙忙穿过一百个世纪……

瞧啊
我极其瞌睡
像卖麦草的毛驴
在满天幻想之下
我快把三月吞噬完……

我的幻想
如山地压在身上
将我送上绞架

在三月
我享受我的幻想
化作水在雪水中流淌
以避难

过客

不知道我们来自何方
我们将去哪儿
这是未知数
我们听见
我们看见
在无声中，我们明白了
正是这无声生出了这首诗。
村落
为草地而哭
草地
为牧群而哭
河流寻死，而永达不到
黑土为农夫而哭
欲迁移，而动不了半寸……
窗紧闭
树长翅膀
树叶触电
悬在电线上
一栋栋高楼
里面是豪华的房子
用水泥硬化的道路
被称为土地……

“水和火的幸福遭破坏
水和火痛哭流涕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而灵魂看到
死亡寻求幸福，却寻不到。”
摩尼这样写地狱……

我跪在地上

地是生命之火
地是初乳
太阳掩埋灵魂
土地掩埋肉体

地
是受压抑的疯狂的激情
地是爱
地是愤怒
重重……

地是狭隘
地是无限
地将太阳拥入怀中

在田埂上哭泣的地
在少女的头前哭泣的地
地的胸脯一起
一落

地的幸福，陌生，孤独
地不是地
是陌生的物

我长久地兴奋不已

忽然腿软无力，栽倒在田埂上。

流言蜚语

此时此刻
某个陌生人
在十九楼的屋顶上
瞄准我

冰冷的枪杆
通向我将去的遥远的树林
在那里，群鸟歌唱
鲜花盛开
看不见的人们以熟悉的声调
散布从未听过的真话

我将手上的鲜血涂在脸上
为说话而找借口

于是人们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死了
这流言蜚语使他们兴奋不已
甚至，有些人的心脏会炸裂
眼珠会蹦出
有些人则喝足眼泪
开始梦幻之旅

当然，我不相信这流言蜚语

阿斯木江·吾卜力卡斯木

而我试图
使自己相信
于是因兴奋整夜睡不好

这流言蜚语
完全打乱我的生活
我变得更懒惰
以满不在乎的目光打量人们
谋划如何消灭别人
在树上、墙上刻上我的名字
且在名字周围再刻一个圆圈
随后我陷入莫名其妙的不安中
开始匆忙讨好人
并意味深长地望一眼
尽管所有人都听到了
而我假装没听到
生活在流言蜚语中
流言蜚语中的强烈感叹
给我的心输来新血
流言蜚语中的温柔的抒情
使我们的院子周围开满玫瑰
流言蜚语中的浩浩荡荡的主语
将床上的我推醒
流言蜚语中的句号
正好来到我太阳穴的左边

陌生人微笑
根据命运的安排
死神按时到来
带走了他

枪口冒起黑烟

双手颤栗

当陌生人下楼梯

左右邻居匆匆到来

“我们……我们”

我大声说出这流言蜚语

使所有人心惊胆战！

烧焦的山

啊，望不见尽头的深渊的悲伤

我从远方来，深陷深渊。

在肉体之不舒适的黎明

我已疲惫，饥饿，迷失。

我在你的羊羔梦中醒来。

用你的阳光灼烧我的胸膛

用红柳

在熊熊烈焰里

灼烧我的脚掌。

脚掌的伤口

……写诗的少女呀

我要灼烧你。

我赤脚

阿斯木江 · 吾卜力卡斯木

追你
饿狼吃掉了你的羊羔……

我深深叹气，醒来
你知道吗
我依然游荡在那烧焦的山上……

不知之者，正是知之者

古丽妮萨·伊敏，笔名居尔汗，1976年生于新疆策勒县，中专学历，现任教于策勒县二中，发表过500余篇诗作。新疆作协会员。

夜之花园

夜晚是一座寂静的花园，
每一朵花是我亲手种的
每一个花瓣是我亲手刺绣的
花园里的土地是从你处带来的
我返回花园
我找回自己
有时躺在花下
牙齿咬得咯吱响
我吸收的其它空气
使我进入化学反应
杀死我的脑细胞
终将我丢入回收箱。

在夜里，花园中的花是什么颜色？
我轻轻触摸
为了感受最后的黑暗
为了体会它的孤独
我在哭，
夜之花园
带我往何处？
不知之者，正是知之者。

我不与花儿交谈

我不与花儿交谈，
花的颜色是邪恶。
花儿试图掩盖痛苦，
而我们
需要痛苦，以找到自己。

我不与花儿交谈。
花儿厌恶黑暗
而炫耀它的色彩。
而且像街头的女郎
试图以赤裸的大腿引诱一切。

我的影子

在污染的空气中
我的尘土静静扬起。
我努力呼吸
而不能找到自己。
太阳为什么漆黑？
树根为什么长在空中？
一切让我怀疑。

现实颤栗在造反的缝隙中
我和你的王国
只能统治夜晚。
白天，在宝座上
冬天侵犯春天。

我丢失了我们俩
生活污染了我们，
而我们的直觉依然迟钝。
依靠在树的虚无的
将你融入其中的
享受离愁的
是我的影子。

洗衣工

过期的洗衣液
通过脑浆流向空气。
不知道该洗什么
而我们如此忙碌。
现代设备
一模一样的破旧的汽车
洗净的脑浆
精神病医院
从无色无味无形的意识流出来的白色血
冒着热气的脑子
霍金的自动椅子。

我们是精疲力竭的洗衣工
我们清洗虚无
我们的所闻
我们的所说
我们的所挥动
甚至我们自己
一切都虚无
在时间与空间之间吱吱作响的洗衣工
我们是洗衣工
我们清洗脑浆
洗掉自然性
我们远离自己……

父亲的麦田和兄长的和田玉

1

六月

父亲的麦子熟了，
熟透的杏子掉了，
七个人看着麦子和杏子
看着偷偷逝去的时间
心一下子收紧。
开满花的红柳
像父亲一样弯下来
想父亲的红柳低头。
阳光，风，土地

常常想起父亲额头上的汗水。

多少个夜晚

溪流也想起父亲。

而父亲那铿锵有力的步伐

已随时光渐远。

一个孤儿

将七个孩子拉扯长大

而此刻，累了。

2

父亲的桑葚熟了

麻雀、黄鹂去吃，饱了。

父亲的杏子熟了

麻雀、老鼠去吃，饱了。

父亲的麦子熟了

阳光去吃，饱了。

父亲的生命熟了

我们七只麻雀去吃

没有吃饱。

3

父亲磨好镰刀

在月夜到麦田里

在打麦场扬麦子，

当他每次惊醒

因没能站起来

因没能抚摸麦子

因没能采桑葚

因没能将杏子晒干

而感到愧疚
眼睛有些湿润。
而父亲的麦田如此想念他。
他亲手种的核桃树已变成参天大树
他亲手种的葡萄已果实累累
他亲手种的梨树现在是一个果园，
他亲手种的红柳现在可以做把柄，
而父亲再也看不到了
再也抚摸不了了
而依然牵挂着它们。

4

父亲的麦子熟了
我们去收割
没能消除父亲的疲劳。
父亲想念镰刀的手
现在抚摸我们的头。
父亲想念洪亮歌声的嘴巴
现在低声抽泣。
父亲沉默不语
使我们陷入痛苦。
父亲的麦子想念父亲
熟了。
真主啊
让麦子再熟几年
即使父亲再也不能收割
别让他留下什么遗憾。

5

兄长的和田玉

古丽妮萨
• 伊敏

静静地埋在河床里。

和田玉

是玉龙喀什河^①的精髓。

兄长长满老茧的手

挖的是他的希望。

挖的是他的命。

挖的是他女儿的盼望。

挖出来的普通石头

重重压在他的心头。

每当福星要高照

他的身体却承受不住。

石头从不变大

兄长跪在潮湿的河沙上

张开手掌。

6

兄长热泪盈眶

盼望父亲的麦子快点熟，

而心事重重的父亲

盼望兄长的和田玉变大。

^① 玉龙喀什河，穿过和田市，产和田玉。

猫叫声

我从未告诉过他人
我害怕猫怕得要命
而猫魔力的眼睛常常迷惑我。
但猫的如丝绸的叫声
将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猫叫声
将我带到奶奶的家
带到讲土语的国度。
而猫闭上的眼睛
将我抛弃在冰冷的痛苦中。
在我的夜里有两只猫。

相 撞

在城市西路以东
在一跟电线杆下
一团空气与一团火相撞
空气心里说：这个流氓
在这座城市，所有流氓都已沉睡
曾经几时

他们为了女人
在果园里打架
为了将女人带到电影院
或者为了买一瓶便宜的啤酒
而偷自行车
大胆的流氓
在城市的记忆中
渐渐褪去
现在街头上没有流氓
夜晚没有欲望
流氓啊
从城市阳光照不到的西边回来吧
从没有土壤的东边回来吧
要脚踩土地
要晒黑
然后一撞而过
掉下一个火炭
来吧，流氓
让我们再相撞一次

那天会下雨

我是你壁柜里一个土块
渐渐裂开变成碎片，
我逃离一切
谁也不知道我是谁。
那天会下雨

雨水和我一起逃走
雨水和我一起抛弃一切。
沿着窗户流淌的雨水
可能逼疯某个人
而谁也不能想到
这其实是一个远去的女人。
那天会下雨。
我会融入远方
犹如从我的生活默默消失的一切。

面对而坐

我们的激情似火，而我们犹如词语的秘密
在衣服之外的赤裸的树林中
面对而坐，
直到我们融入彼此。
那树林中
一定记录着
我们不曾相遇而度过的时光。
为了不迷路，树林中必须点燃一把火
而我们却因燃烧的火而迷路。
我们以眼睛交谈
以免黑暗发现我们。
崭新的创伤
呼唤我们
而我紧闭双眼
以免看到这一切。

那创伤炫耀自己
以至于我们慢慢靠近过来
想象彼此的眼泪
捂住彼此的眼睛
以怕敲醒一扇门。
我们像他人一样
面对而坐。
我们中间的书页
正在等待我们
犹如死亡在等待我们。

一个人的外壳

仲夏夜的离愁
使杜鹃啼血，
我们剥光的时间
微微笑着
使我们明白
它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它有能力让遗忘吞噬我们。
我常常想坚果的颜色会淡一些
味道会甜蜜一些
然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想象
我使用我如火的舌头。
我疲惫地走下楼梯，
我以为生活就是那坚果
并试图以火热的气息

使它坚硬而光滑的外壳变软，
而生活也许是一个男人
盯着我眼睛一看
留下气味
沉着地走过我身旁的男人。
或者一个男人生活着
我暗恋他，
试图以秘密的热吻
打碎他的外壳
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我与生活（一个有着坚硬外壳的男人）
在一个拐弯处相遇
我们的身体相擦碰
我们的灵魂相碰撞，
而我们不去想象接下来的事情，
可能是比我们还要干渴的离愁
可能是比我们还急着要脱光的欲望。
一个男人和他的外壳
捣乱我的梦。
而我为了钻出一个洞
快乐地变成一只虫子。

马路对面的女人

一条人们不知道驻足的马路
在马路的对面
一个女人在她的长发的遮蔽下

将乳房向痛苦完全袒露。
她的梦绿色。
她抚摸的石头内部空白。
她所听到的话语空洞。
大楼在她身后低语，
楼梯无奈地喘气。
马路该死的对面
抚摸那女人的身体。
坏了的钟的指针
将她引入歧途。
有着诚实的外表的词语
使她错过她的车站。
在马路的对面
无数眼睛吞吃她
无数词语吞吃她
无数夜晚长虫子
情欲之墙变高
而她独自一人
吞吃她的悲伤痛苦。

离愁之土

海来提·阿比提,1977年5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2000年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理财专业,本科学历。2000年至今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民文编辑部担任编辑、翻译工作。新疆作家协会会员。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在各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近百篇诗歌、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

海来提
● 阿比提

画 家

相反的射线作为不曾相遇的象征，
平行线作为不曾相交的象征，
黑色作为黑暗的象征，
蓝色作为爱的象征，
蕴藏着你离别之前的全部秘密。

毫无疑问，你是绘画高手
你能随心所欲地画我：
画成椭圆形、圆形、方形

那天
我将哭红了的双眼
瞒着你
正如你瞒着不给我看的绘画
任你随心所欲地画我双眼的颜色和形状的那天，
你将一朵凋谢的花给我看
说这是你的诺言。

一个一切色彩都败给你诺言的晚上
我记起你的那句话
记起那朵花的形状，而不是它的颜色
它是圆的。
梵·高割去的耳朵
他的向日葵
正好也是圆的。

从那一晚开始
我就渴望
三角形的天窗
四边形的灵柩
椭圆形的子弹
长圆形的头颅
笔直而冰冷的警戒线。

在轮廓清晰的街道上
圆形人来来往往。
一个边界已定的形状的恐惧
悠然笼罩我，我多么熟悉它
在我以为是圆形的心中
制造椭圆形恐怖……
一朵花
我只记得颜色而不知道它的形状的花
在记忆的角落，向我冷笑。

现在我才知道
你爱我，你抛弃我
都是为了以任意的形状随心所欲地画我。

爱

你没有听过
沙沙作响的玉米优美的歌，
比“好坏”更甜蜜的词语。

海来提
· 阿比提

你没有见过
比穿破的篱笆、摔碎的陶罐更悲惨的创伤。

也许，在黎明，你在窗前遥望
满怀憎恨地记起那优美的歌
那有甜蜜疼痛的创伤，
那多年前的正午，
那从眼前消失而在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影子，
那只有爱与抛弃的自由的男人。

也许，在一夜暴力之后的早祷中
你祈求他去死
你如此渴望
车祸中死者
跳楼自杀者
正好是他。
你埋头苦读圣书
以制自己在夜里的欲望……

只要他死去
他就能得救，就能被遗忘
你于是将他的死敷在你的伤口
只敷在你的伤口
并且给这伤口命名为“他只属于我”。

乌鲁木齐

沸腾的领馆巷在热闹中的孤独
使我重新思考爱，
街头的傲慢而可怜的花花公子们
犹如你百年之后的命运一样使我保持沉默，
一切，甚至连饿晕在街头的流浪狗
也满腔愤怒，却含情脉脉地朝你吠叫，
你的醉汉、流氓厌恶你，却热爱你。
有人抨击你，
有人污蔑你，
有人以啤酒和黄面为借口讥嘲你，
而抨击你者，犹如破裤子上的虱子
而污蔑你者，犹如撕碎的结婚证糟蹋的尊严
依然在你的土地上生活，依然在你的街头谋生
你的怀抱如此宽广……

我见证：你被熏黑的麻雀
在你被熏黑的雪地上觅食过三十八次，
而我从未对你说过我爱你，
我不曾像穿着华丽的歌手一样
唱过一句“啊，乌鲁木齐……”
在喜怒无常的写作者心血来潮的描写里的石城啊
你不原谅我也罢，我不曾在你的街头播撒过爱
我给你的只是一个破酒瓶或者疯狂的叫喊声……
让不爱你者去爱你，
让恨你者去歌颂你，

海来提·阿比提

让你的风
吻我吧……

有一个梦呓

当我说你是我的玫瑰
没能赢得你芳心的爱者一定难受得要死
变成传说、千佛洞中的笔画的爱者
一定从墙上脱落。
而且他们颤栗着
以枯死的私处
对爱的虚假
对忠诚的忘恩负义
作证，一如一张卫生纸……

当托克逊客运站的一个司机蹂躏我作为男人的尊严，
当我傲慢地碰杯
一切说教大论像脏了的床单
被丢入道德的下水道……
道德说教者，道德强暴者啊
我还能指望你什么……

办公室里的女人
像飞落在电脑屏幕上的苍蝇一样令人恶心，
既然我如此厌恶她，需求迫使我赞美她
迫使我向她弯腰
向她叩头，

让我丢尽颜面
让我丢尽父亲视之为命根的尊严……

我必须亲吻
让无数红唇爽快的酒杯
我必须啜饮
让无数胃吐出一切的烈酒，
正如吻你，正如他吻你一样……

再倒满一杯
一个角落的痛苦，一个角落的羞辱
一个角落的无奈，一个角落的彻底的投降
正如十字路口的监控器一样监视我……
在眼睛和词语的包围下
除了这样梦呓
我还能干什么
直到腰间的疼痛给我带来永恒的幸福……

无 赖

甜蜜如女人之怀抱的借口啊，
不起作用就彻底分崩离析的秩序啊，
说出口之前就是虚假的诺言啊，
在序言部分就注定为泡沫的作品啊，
看到了吗
那在正午摇晃的影子，
那从他的脚印冒出的烟

和在隐蔽处溃烂的伤口?
有滴血在十字路口燃烧,
而你们看不见它,
你们已经失明, 你们的器官已经失明,
而他满不在乎, 依然流血
依然在正午摇晃
以只能对自己起作用的无赖
享受伤口的疼痛
且在分崩离析的秩序中构建自己的秩序。

荒漠上的歌手

荒漠上的歌手啊
当你的头发舞蹈
当你的睫毛唱歌
当你的眼泪奏乐
绽放在你的血液中的花的芳香
是否使你如痴如醉?

你别无自由
除了让你的眼泪冲走你
除了傻里傻气地笑。
只有在荒漠上放歌时
你神圣的自由才大放光彩。

荒漠上的孤独的歌手啊
当你苦涩的歌声亲吻骆驼刺

你感到孤独吗?
犹如被砍倒的大树想念斧头
你想念撒在伤口的盐了吗?
想念撒盐者吗?

变成歌的歌手啊
你思念的只是虚无
思念在千佛洞是壁画!
思念在博物馆中是木乃伊!
亲吻吧，宽恕你罪恶的大地，
看吧，如你的心一样干裂的荒漠!
你才能得到不思念的幸福!

流星让你看到你的命运了吗?
腐烂的胡杨让你看到你的归宿了吗?
即使你的眼睛不是永恒的星星
即使你的哀苦不能燃烧大地
即使你流泪如河，你的嘴唇却不能沾一滴水
你的梦犹如山鲁佐德一样骗人，你明白了吗?
罢了，罢了
别为你的流浪寻找意义
别为你的软弱寻找理由
别对你的孤独做出阐释
罢了，罢了
要以你的歌将一切埋在荒漠上!

从喀什噶尔回去

回去了

阔孜其亚贝希巷^①留在原处
如刀刃般刺入我的脚
从断壁残垣掉落的
是司伊特^②从未流过的眼泪

回去了

没有恋人的伽南巷^③
街道如细瓷碗一样铿锵作响
一辆马车吱吱地走过我的面前
扬起从不落定的离愁之土。

回去了

在欧尔达阿勒迪^④不曾遇到一个王子
卖无花果的小伙子
在卖酸奶的女人梦中
会是一个国王吗？

回去了，

会留下的其尼巴格^⑤留在原处

① 阔孜其亚贝希巷，街道名，在喀什市。

② 斯伊特，喀什市人，曾参与哥老会，反对清政府在喀什的腐败统治，但由于不识字，落入敌人的圈套而死去，群众创作了一部史诗，名为《好汉司伊特》，以此纪念他。

③ “迦南”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恋人”，迦南巷在喀什市。

④ “欧尔达阿勒迪”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王宫前”。

⑤ 其尼巴格，地名，在喀什市。

汗巴扎①永不停歇的热闹留在原处
轮胎巴扎像心一样跳动，留在原处
吐曼河的泥水留在吐曼河里
吐曼湖——流泪的眼睛，留在原处。

回去了
为了回来必须回去，
为了看清必须闭眼
也罢，有时
为了茂盛，必须先枯死。

回去了
褡裢空空
心也空空。

听吧，我是变成神话的神话

我目不转睛
望着街头、树木
卖化妆品的美女人，
你望过这些，已不看我的眼睛。
在停车场，我愣住
等待出现我不想看到的一幕。
我说月亮在燃烧，太阳已冰冻，
我宣告你无罪，即使无人听。

① 汗巴扎，布料市场，在喀什市，“巴扎”在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市场”。

海来提·阿比提

我还说夜莺对花的爱虚假
啊，你没有神话
听吧，我是变成神话的神话！

雨

雨下，如冰，如音乐
如你对我的呵斥
如突然中断的电话信号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一个强吻你的流氓的嘴尖出现的笑容。
也许，你淋着大雨
匆匆忙忙穿过马路
正如你不在乎我的担心一样
也不在乎红绿灯……
也许，你看了匆匆的行人一眼。
尽管我喜欢这雨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我依然会沐浴阳光
沐浴雨水
若无其事地生活
而我不能将她领进我的家
不能将她脱光，摁在床上
不能享受她的肉体
不能满足我的欲望
不能以事先背好的言词
辩护自己的不道德
尽管我爱她……

沉默说话

艾尼·赛买提，1978年生于新疆巴楚县，本科学历，现居乌鲁木齐。发表过近50首诗和40余篇文章。

花儿沟

这里是花儿沟^①

这里尸体像花一样绽放

这里有我的家

别怕，尽管来吧

我们有真主、幽灵……

刚埋葬了穆罕默德·巴格拉什^②

请你拜望一下阿布都卡地尔·大毛拉^③的儿子

顺便与阿卜杜热依木·吾提库尔^④聊一聊

你浪迹天涯

请在墓地也呆上几天吧

我有个朋友

晚上他以花儿沟请客朋友们

一块钱就足够

310路公交到这里

这里放鞭炮

军队训练

这里埋胎盘

欲自杀的能死得痛快

① 花儿沟，乌鲁木齐最大的穆斯林墓园。

② 穆罕默德·巴格拉什(1951—2013)，是著名维吾尔作家，埋葬在花儿沟。

③ 阿布都卡地尔·大毛拉，是20世纪初维吾尔新教育的领导者。

④ 阿卜杜热依木·吾提库尔(1923—1995)，著名维吾尔作家和诗人，埋葬在花儿沟。

要是你在乌鲁木齐
你会来到这里一趟，要么来扫墓，要么来被埋葬
你不来也罢
花儿沟依然作证一段陌生的历史
并存在直到末日

沉默不说谎

当我是个婴儿，穿开裆裤
就害怕黄昏
就敬畏黄昏
为了让黄昏将我拥入怀中
我爬上院子里的桑树，与桑叶一起颤抖
我倾听黄昏
做昏礼时，我就祈祷真主保佑我远离黄昏
而黄昏一直神秘地沉默不语，
一直神秘地思想

看守打麦场时
我像占星家一样凝望夜空，寻找自己的幸运星
而星星的沉默使我惊讶不已
于是我将自己交给不语的星星
而我幼稚的沉默
随先父莫合烟的烟飘飞
在母亲清贫而富足的锅里沸腾

被伊玛目^①的念经声淹没
在院子后面的溪水中流走

当看书时
马上要刺穿心脏的利剑的沉默
马上要福星高照的穷人的沉默
不怕牺牲的勇敢者的沉默
无条件的男子汉气概的沉默
死亡之前的贞操的沉默
使我一跃而起

我见过众多沉默：
见过土酸奶在陶碗中的沉默
见过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孤儿在眼泪中的沉默
见过心碎的女人在眉毛上的沉默
见过灰色大千世界的无比沉默
而我颤栗在沉默中

即使使用三十二个字母^②，我依然在沉默中长大
而我未能
像星星一样神秘
像河流一样慈爱
像母亲一样温暖地沉默

说书人说话是为了掩饰他的沉默
恋人的眼睛是为了隐蔽沉默
而爱者沉默
是为了逃入自己的心中

① 伊玛目，是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众人礼拜的领导者。

② 维吾尔语有三十二个字母。

我爱你纯洁的沉默
在那沉默中
有失去宁静的农田
有装在布包里的识字书
有我跟他们一起游泳的朋友们
有在我们的屋檐下筑巢的燕子
有我喜欢的玫瑰

沉默者啊，问问我的情况吧
一个女人的沉默使我支离破碎
我试图一直沉默不语地生活
然而第一次
这么厌恶沉默
沉默也许是预言
我欲知道沉默预言什么
沉默！
想怎样就怎样吧
我有真主会保佑我

也罢
沉默沉着冷静
不急躁
沉默说话
却不说谎
听母亲常常说：“哑巴吃馄饨，会在心里数清楚。”

是时候喝啤酒

这人来人往的世界上
恋人走了
而啤酒被端了上来
你喝呀喝
仿佛离别之苦不如啤酒之味……

当酒醉胜过罪恶之感
你就重新意识自己只是个凡人
当恋人抛下你走开
你就发表关于爱的长篇大论

啤酒冰冷
像恋人走之前的声音
你静静承受一切
仿佛离开的人是你

痛苦没有伴侣，无法形容
无人能理解你，无人
而只有真主清楚一切
越走近现实
就越离开现实
你同样想喝

当醉如烂泥
任何力量

任何法律
任何人
都不能阻止我们喝酒，你如是宣告
而啤酒泡沫嘲笑你
而你嘲笑你自己
在这痛苦的世界
你只剩下啤酒瓶和痛苦，与你做伴

痛苦也是种恩惠
如同啤酒
如同维吾尔人古老的忧伤
世界不需要阐释
喝啤酒不需要理由
而你那些所谓的兄弟
不一定能安慰你，不一定来跟你喝酒

漂浮一会儿吧像啤酒泡沫
现在是时候该喝啤酒……

诗·新奇想象之外

燃烧的黑丛林

艾合麦提江·依明，1979年12月生于新疆巴楚县49团，2002年毕业于新疆机械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专业。1998年开始创作，发表过100多篇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

我只想背叛，但……

在你的眼睛过夜的那一天，
我的沙巴依①向你祈求一盏油灯
而支离破碎。
我只想背叛爱、人类，
但爱和人的伟大高尚
重过我个人的痛苦悲伤。
我不停地给自己安慰
而每一次的安慰都生出一个疑问。
本来我们可以幸福美满，
现在让我一个人祝福你吧
我只想背叛你，但
泪水让我遗忘了一切
我只剩下破碎的心。
本来我们可以幸福美满，
我只想背叛不幸，但
现在一切为时已晚……

① 沙巴依，是维吾尔族打击乐器，两根木棍，中间各挂有一个大环并套若干小环。

女人

你是命运，是我最后的血仇
给我的每一步打上一个句号。
你是梦，以你无尽的悲伤
在我猖獗的心中燃烧，
你是花蕾，是根，是花园
是我对我的生命的彻底背叛。
你是路，是荒原——我的流放地
当我倒下，你只管祝福。
你是高尚，是无忧无虑的天堂
你是邪恶——燃烧的黑丛林。
你是艺术，是历史，是明目药
以你的温柔抢劫整个世界……

嫉妒

是谁，将太阳视为深情，
不管太阳躲入了黑夜？
是谁，将夜莺视为恋人，
不管它只是在歌颂花蕾？
是谁，对树林如此迷醉，
不管树林的邪恶恶毒？

是谁，向大海敞开怀抱，
不管为生计无所不干？
是谁，说大山伟大，
不管大山也会分崩离析？
即使我们踏上了伟大征程，
而抵达终点的不是我们，是它物。
是谁，迷惑自己？
是谁，舍不得自己？
是谁，无处不在？
是谁，毕生呵护你？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几号？
是春天，还是秋天？
额头上飘着雪花，
这是那撒旦少女来临的先兆吗？
熟悉的花园，熟悉的长椅
周而复始……
是时候了吗？
会来吗，她会来吗？
今天是几号？

走进生活

我们的冤仇不是憎恨，
微笑能瓦解末日。
在悲伤中成熟的

艾合麦提江·依明

是背叛和无限罪恶。
黑夜裹住我的身体，
而生活扼住我的喉咙。
一只鸟小心翼翼地掏出心，
还是逃离不了铁笼。
你来不及向爱伸出手，
就永远地沉入我的心底。
而我衷心地祝福你，
然后一直往后撤退。

创世之歌

吾斯曼江·买买提(笔名:帕思安),1981年出生于新疆皮山县。2002年毕业于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文学系。从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无有派”诗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出版有诗集《无人:无人诗选》。现为新疆作协会员。

你的眼睛闭着

1

你的眼睛闭着
在时代的拐弯处

我本要使我的这个幻想
走过你和天空
你有走过
天空也走过
而我又走过了许多你和天空

这个幻想……
多么沉重啊！
就像一个想要慢慢镇压一切的词语一样
慢慢地镇压那些路……

2

你的眼睛闭着
当走过时代的拐弯处

我本想派一个甜蜜的幻想
去删除掉
道路以及你将成为道路的身体
道路把你删除了

你
把你体内有限的声音
释放在我幻想的甜蜜之中

这个幻想……
有多么有限啊！
像正对名词进行分类的先知一样
横穿一切作业……

3

你的眼睛闭着
把拐弯处留给时代……

长着香蕉脸的词语

那长着香蕉脸的词语
让你和衣裳迷失
而我的胡子
正在抚摸阳光照不到的两颗心……

所有三角形都回去了
珊瑚礁也回去了
我忍受不住，也没有说话
最新的观念也落后了

一切快感都集中到牙根

犍牛把它的长刀挥动起来

那长着香蕉脸的词语

向无意义摇晃……

新衣服大屠杀发生一个世纪后

听说你正在诅咒一只湿漉漉的青蛙的口，而那青蛙在光之泥沟里

我被俘虏的过程中，赤裸的尸体的歌达到了高潮

这时一个人翻过隐藏在我们意象中的那棵树

众多浇灌他痛苦之花园的民族中，被围起来的民族被观念化了

千真万确，我正在寻找重如虫子、柔如子弹的春之花园

那方位啊，你为何让自己变成赤裸者的制裁

看吧，我们的生活超越不了蟋蟀带来的纸

先知啊，你如何将这感染性从时间的逆流中剥离出来

我们的房子仍未建成，我们的思仍未换血，然而，下雪了

那从夜之狗酒到骄傲之山谷的情欲之酒啊

你们要喝何物，你们要向何物炫耀你们的国度

你们遇到我派去的骑马的政治家和他们作为象征的身体

被他们致辞中的光芒充满者

正在扩大他们的体积，以及体积中永不能分类的故乡

我在寻找一个人，由他的阳光创造历史

我是国王，让我的士兵面对旗帜

我还强迫几位救世主给世界染色

我是从不存在的我，唯有你才能杀死我

黑夜一旦弯下来，我就会倒下去，并将月亮的乳头带走

你在我肩膀上的枪林中等待迷途者，然后弯下腰

那一刻我会找到花园，然而它的门上钉着你的指甲

我听到你正在重复你的诅咒，并从井口伸出头
因为这是一个少女沐浴过的井，我是变清的水，我是腐朽的潮湿……
许多眼睛从井口闭到一个世纪远，许多手从井口伸到一个世纪远……

它是什么鸟

它是什么鸟，拒绝像箭矢那样
被盲目的欲望所左右？
取暖时不知不觉飞进自身
并像体内的风一般四分五裂。
它是什么鸟，飞往石头
越飞越低，并变得空洞？
在云彩的理念之前，
飞跃，腾空，像螺旋，像弧形。
它是什么鸟，当飞往树林，
宛若水一样完全睡醒？
由于自己的徒步、动作迟缓，
被困于意义的陶罐中。
它是什么鸟，燃烧如黑夜，
而植物在它的周围如此茂盛……
若它在爪子上涂着盐哭泣，
就很容易抓住它身体。
它是什么鸟，我也不清楚，
可它就在我的眼前长大的。
没有头、没有脚、没有中心……
没有话语……
它就是这样的鸟，制造着翅膀……

为了你

为了你

我坐在黑影的玻璃中

并且

守望我身体的窗户……

万分可惜！

你走过我记忆中的玻璃，有点迫不得已。

当我宛若时代之石

从你的身后扬去，我便知道，

我不曾有过躯体

有过的，仅仅是方面……

一双拖鞋的神

你们瞧

他比幸福的鸟更沉重地

再次降落在他的那双弧形拖鞋上

然后超越所有栅栏

一举摧毁了我们所谓的通天之墙……

你们看啊，他就在那儿
他已融入不可认知的风中
他已把现实藏在被诅咒的烟灰缸里
他不曾沉思
他倒像一种无头无尾思……

他是谁？
他
把他的身份分成不可分割的微粒之后
把它们撒向无有时态之田野，并从此开始紧皱着眉头

他是正在迅猛地组装我们记忆的
一双拖鞋的上帝……

宛若相邻的花园

是你在逐渐形成我手中的钥匙的另一半吗？

你头部的进入是那么的寒酸
宛若旅人的夜晚一样寒酸
宛若我忧虑之玻璃上的闪光的线条一样寒酸
宛若我这副长相的砖块一样寒酸……
你还有什么家产
正通过我手中的钥匙或者正打算藏在任意一个通过之坑中
你看，那是我的剃须刀的规划
这是香皂的样品，在他的指甲尖上或者在多余的裂缝中
但是

你不会看
也不会进入我的家
只是
稍微地害羞
既然如此，你相信自己是折断的动词之一
并奉献于半个铝合金
你
是恐惧之鱼
宛若相邻的花园
正把我的那条岸猛烈地撞击在这条岸
并把没有被撞击的姿态瓦解

创世之歌

1
那正在深钻的
是太阳的地窖

那正在上涨的
是水神的长着翅膀的水龙头
和备用的喷泉

那我们变成死结的
是正在你的云里受精的方向之窗台的解析之后的
要占领一切的不安

2

我

从你的太阳中拔出地窖
把你无色的翅膀及隐藏的喷泉留给浪花之神
除了
占领你占领的不安
我还要派出我的滔天洪水，坏坏的洪水

3

那其内部与我的内部一起并坐的
那其外部和我的外部像埋伏一样超越的
那要使我的洪水的旗子更加明显的
是我自远古以来交换种子的空地。

歌

如果

我认为我前面的是树
那我身后的人们会以为我是石头
但
因为在我面前的沉默之石
与他的
比我还后面的赦免之树之间
不存在任何界限或者协议

尽管我把我面前的
认为是一棵老白杨或者希腊神话中的老宙斯
但我身后的人们还会一直认为我是闪电之石。

风 筝

在这片头与尾被浓雾所截取的
平原上
只有黑夜的侍者才要把我带走

实际上这也是声音的平原
我也是它钳子般的声音
只有黑夜侍者的风筝才是它的阳光
我从梦之森林常年照不到阳光的
可疑和悲哀的那一端寻觅它
它或许是黑暗幼稚的继承人
并且是把我从天际的矛盾中特别区分开来的属性之员工

我的头低垂，直朝崩溃和忧愁之牧草的
深邃和黄色的恐惧
包围在牧草的神秘的城堡
都被我被遗忘的泉水搅拌
紧闭的悬崖与我身体之间的迷失之途
制造出一些鸟
一些鸟……
它们跟随的是风筝
它们啄食的也是风筝

向夜付费购买天空的经纪人风筝和诠释者风筝！

态 度

如果你把正午给占领
我就会把半夜带来，并叫醒你

如果你把月亮和星星给我戴上
并赋予黑夜以信心，
我就会用我痛苦的云朵盖住发光的玻璃

如果你用几片天空的温暖给我准备花束
我就会把冰之诸神倒在你身上

如果你把我交给黎明
我就会把你作为小小的黑暗，从黑夜里带出

在这附近

我每天都盼望我梦的颜色
与那幅画及我之间一样
因为，现实当中的人们
为了走进画中的世界

必然经过我与画之间的这片森林
画中的人们也为了走进现实
与对面的
朝自己走来的陌生的人
在这片森林里相碰，隐隐约约

但是
这是一幅还未画出来的画
而且
在这附近
除了我的梦，没有别的画家。

无 人

当我的灵魂和身体
完全忘我地
整理我书桌上的书本时
我利用他们
没有看见我的寿命
把一切打乱……

我的灵魂和身体
皆为我苦役，直到死亡。

雄 鹰

我飞过几所
窗户变成老树和晚秋的房子上空
犹如王位的继承人

我飞过正在扩大自己空荡的天空的
死神的战场
犹如闪电

我飞过一所
正与一个残疾的孩子一起沉默的教堂
携带一部分猎物

我以我的圆月飞过
一个正在让自己的乳房与那些拱顶一同长大的
穆斯林女孩的
纯真的撒旦
然后
把大海彩色的呼啸一一带入黑夜之后
把我的梦换成了青草
把我的风换成了黑色
然后
朝着那扇窗户飞落……

盲人

一个妓女
或者一个士兵
脚踩着那些雪花
打碎鸟的玻璃。
或者
把街道
留给云朵
并攀上这片高原。

光之线

阿依木泥沙·苏莱曼，女，1982年6月出生于和田于田县。1999年毕业于和田师范学校。现在在于田县第一中学工作。至今在新疆各级刊物上发表了600余首诗歌，50余篇散文，5篇短篇小说作品。2005年荣获了“汗腾格里”文学奖，出版有诗集《火季》。新疆作协会员。

阿依木泥沙·苏莱曼

爱

你是我心中的烈火，
使我的生命大放光彩，
而每一个日子变成一朵花
一切在唱幸福之歌……
听见了吗？
当我的眼睛向你的心倾诉
幸福地呼出每一口气息，
我就唱献给你的歌
我在等你。

我爱啊
我是你的歌，
你在等我
哼唱给黑夜，
我于是变成了你，变成了一个个日子。
但愿你心中的一切意义属于我
就像你的一切属于我，
而在我无限的心中，只有一个太阳……

我爱你
但愿被你的火燃烧成灰。
当自己容不下自己
我就向你漫溢，
除了你还有谁
倾听我的哭诉，

除了我还有谁
承受你的苦难而依然等你……

光之线

当我变成光芒融化掉
当我为了你而升空
你能知道
无人会像我这么爱你吗？
你能知道
我的日子正在因思念你而流血吗？
我的日子正因爱你而欢笑吗？

当陌生的目光闯入你的眼睛
当罪恶感使你备受煎熬，
你能知道
你的眼睛是我的眼睛吗？
我是变成你的你吗？

我爱
不论你怎么想，干什么
你已返回了我，或者正在回来
而你知道我的心多么脆弱，
我的生命托给了你
我的生命中只有你存在，
以你的全部柔情轻轻地问我吧
让无数光之线

阿依木泥沙·苏莱曼

将我编织成太阳——你的太阳！

造物之歌

我爱

如果你思念你自己

我是流在你血脉中的信念。

如果你遗忘你的梦

我是充满你心的撒旦。

我是让世界承受不住的火

以你肋骨的形式存在。

当我在你的肉体沉睡，

当世界在梦见自己

我的火会让你燃烧。

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茂盛，

你在我的爱中扎根。

你使我开花。

我等你

明窗变成了我的眼睛。

当你走来

屋里的一切都变成你

而我的心

在门槛上等你。

如果你思念你自己

我是变成你的火。

我燃烧呀，燃烧。

我是变成你的梦。

我以你的形式

度过我的人生。

我的生命托给了你的生命

我是你！ 永远是你！

为了你

为了你，我变成无限的大海

我的心，由你的心守护

变成了太阳。

每一步，每一天

我都在燃烧

为了不让你寒冷。

你的眼睛在我的眼睛里闪烁

你的声音带来我的幸福。

为了你，我返回古老的梦，

为了你，我变成一切造物。

在我的眼睛

在我的一切

你无上的灵气闪亮。

为了你，我拥有一切，

阿依木泥沙·苏莱曼

为了你，我抛弃一切。

痴情的女人

苏木青沃

你不知道我在燃烧，
心中满溢美酒。
我是荒原，承受不住自己，
而黑夜躺在我的怀里流血。

思念，思念，还是思念，
黑夜漫长，如此漆黑。
但愿我死在你的怀里，
但愿我的哀声永远回荡。

道路两旁杨树葱绿，
我的终点是你的心。
带走我吧，我爱
让你的我死在你的怀里！

悲伤在路上飘荡，
我的命运何为？
我是你，你是我，
而你永远在我的生命生根。

无有之花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笔名博子蓝，1984年生于新疆柯坪县，新疆大学维吾尔古典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语言学院。各级刊物上发表过100余首诗，部分诗作被翻译成汉语、英语等文字；还发表过20余篇有关诗歌的文章。参与发起维吾尔诗坛新诗运动之“无有派”诗歌运动。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雪落我的孤独

我应该当心你的哪句话，我爱
我应该当心哪个晚上吻你——
我的孤独绽放如玫瑰
并妒忌和我们邻座的黑夜……

我欲栖息在
你的瞳仁里
雪落在你的瞳仁里
像月光中的孤独的黄羊
像月光中的孤独的月光
像月光中的月光之鸟
我孤独，像月亮……

我坐在
孤独黑夜的瞳仁里
我进入词语
在词之门的瞳仁里
雪落我的孤独
朝你的瞳仁方向，我爱

树木低垂
雪落在
我在月光中的孤独
朝你的瞳仁方向，我爱……

在情人的眼里过夜

你眼睛之下的天空
你眼睛之下使我进入词语的天空
我种植它在流淌之云的未知花溪上
在像苹果的花溪上
在像栅栏的花溪上

你的睫毛紧紧抱住的天空
令我的普遍性倍感焦虑的老旧的天空
我将它塞在风之门的半开中
像时钟一样的半开中
像意义一样的半开中

飞落在你眼睛中的天空
使我失去词语的原本天空
我将它在死亡之铁轨上变年轻
在苍白无力的死之铁轨上
在像大楼的死亡之铁轨上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啊，一夜恋人

你在傍晚的眼睛我用傍晚估测
你的一傍晚眼睛，啊，一傍晚黑发
在你是词语，在我是傍晚

你在夜里的声音我用夜估测
一夜歌，啊，一夜恋人
在我是等待，在你是一束花

你在黎明的深情眼神我用黎明估测
一黎明复活，啊，一黎明中弹
在我是正午，在你是早春……

心中漫游

昨晚我无声进入
浪涛的独白
仿佛返回的行人进入乾坤

我翻过渴望之栅栏
进入夜之鸟的栖居

仿佛群山的社稷

我像大河一样完全溃败地
进入恋人像天空的词之怀抱里
每夜我的心挂在墙上
当心之铜铃响起
给渴望之城堡发信号
我变成风进入离别

昨晚我戴着面具
进入黑暗的爱之国
我写信
给无之天使模样的公主
像心中绿叶的信……

在思想的角落

引起那场矛盾的新的旧的一切
让我们在这里寻找。
这里像你
这里没有神的余地……

在天际被调好的夜里
让我们走出家。
让我们思想慢慢消失。
让树的思想在你消失
让水纤维在你消失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那个喜欢门把的水纤维……

在小溪的唇上

看看小溪的嘴唇
有何词语
一直生长的词语

看看水的眼睛
有何天空
总在天空之外

看看这夏天
坐在小溪嘴唇上的年长的夏天
有何夏天
并无小溪的嘴唇
并无水的眼睛

称黎明和傍晚为云的

1

不会有像它的黑暗
而且，它既像神又像存在
而且，神和存在都并不年轻
刚才说夜是黑暗的我们此刻说夜是光明
刚才说黑暗是黑暗的我们退进黑暗
将知识分为二之后，将手掌的第五面
献与它的存在
我们自它感觉到作为士兵的白鸽的胸脯的柔软
空气自它献给我们的门，我们将奉献称为水留给词语
我们该将隆起在它中部的傍晚和黎明称为云吗？

2

不会有像它的知识
它将存在和神在自己的内部追寻
而且，它是行走在天际的火焰，使天际发芽的种子思念
而且，它用那火点燃自己的根，从而创造自己
我们该将
视它欢乐的和平为云神对诗人而掏空的黎明和傍晚
视它像地窖的肚脐为光神对诗人的晒暖的黎明和傍晚
视它像大碗的词之水池为水神向诗人的流淌的黎明和傍晚
视在它上部的像盗火贼的风之宴为天使的乳房的黎明和傍晚
称为云吗？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3

不会有像它的无地
它从自己离开，并在夜里返回自己
它像黑夜，并像字母 SH 在夜里喝掉自己
它的方面移向月光，它的欲望像铅
它像一只小鹿在破晓时分喝掉黎明
它的脚下是长在水中的郁闷之草，旧记忆流过它的双脚间
天空在它停驻，天空之宫黑暗
我们该将既向内部漫溢又像幼苗一样裂开的神之灵魂中的黎明和黑夜
称为云吗？

4

不会有像它的水歌
它是将退却在夜之光下完成的灯塔
它是会开的花，而且是像水的花
我们该将它流向自己的水、啜饮焦虑的水之花中的黎明和傍晚称为云吗？

5

不会有像它的路
它是短得走不完的路
走得越远，它就越强调人们不该走的路
它没有终点，而且除了终点，别无它物
我们该将黎明和傍晚称为云吗？

6

不会有像它的虚无

它被书写，写到它站立，它一进入语言就会消失
我们该将黎明和傍晚称为云吗？

意义栅栏

我让停飞的鸟拦下黑夜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时间的邪恶
邪恶啊，我不会向你的猎物投降
狩猎之后我仍是一个狩猎者
你的黄昏将我劈开
疲惫的大海啊，满不在乎的鸟……
停驻在黑暗中者呀——
倾听节日，酒醉的街道啊
猜想之鸟欲敲你的门
而我们是新月的沉淀物
盛宴季节的不安的太阳啊
给我们准备毡房，早餐呀
我们肚脐上的荒原之箭啊……
弹奏掏空之曲者——
弧形昨天。
啊，死亡之果实——女人
流放迟来的黑夜！
啊，由水的躯体涌出的岸边
请将死亡
从陌生季节的暴力
从树木赤裸的对话
从黄昏最后的早餐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带出来献给梦之叶……
意义，在天际的影子下褪去了色彩
啊，被意义截取的无限之终点啊
瞧瞧吧，这在你无之额头上燃烧的大海
啊，由意义衰老出来的无意义
死树的无意义……
水的盛宴……
暴力之花……
啊，越过时间之拐弯处的过渡的被废弃的形式
啊，淋着意义的陌生猜想
你，是被截取的无意义，连着意义。
啊，花之肋骨——交响曲
你，是窃取圆之形式的粉色省略号……
你是无聊的语言之树
啊，控制住黑夜的宠物
啊，被玩耍者，
你是造反之峰！
啊，妓女
你是档案之自由
你是以水之精华为中心者！
精华中的幽玄之时刻……
幽玄之时刻中的呢喃周……
啊，可怜的灯塔
你，海之幕中盗取记忆的旗帜。
我拦下通过空洞者
啊，玩着光明栅栏者——
盗贼风啊，海岸之梦……

言说幽玄

月光未等音乐消失
就进入声音和精华
并轻轻摇摆细腰
这是夜鸟……

变成猎物的幽玄是虚无
声音之处，像声音的静默

黑夜突然衰老
或者马车盘坐的狭隘的道路
比无意义还无尽的意义
我的身体承受不住的水波
一片绿叶或者幽玄蝴蝶
显形的一根幽玄羽毛
蜘蛛的幽玄足印
黑洞中的幽玄存在
死亡的幽玄特征
就像诗与幽玄诗人
音乐幽玄
夜鸟也幽玄……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超越无意义

我拥抱着浅色白墙
越过音乐的静默
而我不能承认夏天最后的笑
我轻抚着你的黑发
指示月亮。

我飘散，像烟
为了防止镜子偷走记忆
我种花。
我用你的睫毛制造空间
像箭的空间。
我的眼睛是无限
拉在你的空间的一个点。
我被迫把手指塞入你的手指间
将两个手指数成一。
在快感的可能中
属于我们两个的双括号和激流
无声地由无意识流向死亡……

他没有名字

他们不知道你是谁。

——詹姆斯·巴尔杜文

两条水在他的手杖
正在画大地的中心
在他的手杖没有他的夜

他的肚脐上有棵橄榄树
而橄榄树上没有他的一只鸟

他的名字被风擦除
他只有像岩石的泪
他没有名字……

从水返回记

陌生感使我们彼此分离的那天晚上
我们久久地坐在眼睛的湖边
直到陌生的木舟带走我们的记忆
我们玩耍水，水的身体。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我以你们模拟水，
我以水模拟你们，
然后，我凝望水，
是水使我们亲近……

我的生命始于水的身体，
男人喝水就不像女人喝水。
女人啊！
我以为你们属于水。
女人啊！
喝你，多大的痛苦！
啊——啊！
喝你，多么舒服！

男人喝水就不像女人喝水，
趴着喝水，多么舒服！
用手指抚摸着女人身体的男人
何以能与在语言之空隙里盛满水的男人相提并论！
女人啊！
你是尘世的食盐；
你是男人的水；
啊——啊！
当我抱着小溪，趴着喝水
在水中看到了你的身体，女人！
在水中看到了你的身体，可怜虫！
看见了你插着水之花的身体，
水之花一碰触我的嘴唇——嘴唇就干裂
我将舌头使劲伸入水中——舌头就干裂
啊，干裂的世界！
啊——没能喝够水的男人！

当男人们为水而大打出手
女人们则为金钱而血口喷人。

趴着喝水——多么舒服
当用双手抱住小溪
然后
慢慢低身下去
嘴唇触到水：
啊，水会从脚底下渗出！
词语会从脚底下渗出！

喝完水，意味着变成水的囚犯，
仍在喝水的男人比喝完水的男人幸福万倍！

啊，溪边最后的女人
从你柔软的身体流出的水
使我的耕地干涸。
啊，揉捏着水的女人
从你手指的缝隙渗出的
是我的心……

远离小溪，不是远离水，
远离小溪，不是亲近水，
啊，小溪！你是连结我们——的铁链，永远！
啊，小溪！你是分离我们——的痛苦，永远！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一只陶罐中的夜

我爱你

我的爱在你的心中转化为你的信仰

并且，你的信仰因为我的爱而变得敞亮，从而认识我

并且，你的爱变得昏暗，从而逃避我的爱

我爱你

在世界末日，我的爱将会变成你的坟墓

而你的爱向我的舌头索要七坎土曼^①土

并且，我的舌头会盖没你

并且，我的舌头会作你的铺垫

我爱你

世界！我爱你

我憧憬死亡而我爱你

我不憧憬死亡而我爱你

世界啊

天堂和地狱的群鸟正在筑巢

在我孤苦的心中……

我爱你

我的作为鸟巢的心啊：

^① 坎土曼，为维吾尔族主要的农具之一，由木柄和铁头两部分构成，有锄地、挖土等用途。维吾尔人下葬时，坟墓分为内墓和外墓，尸体放在内墓里，然后把内墓的口用土块堵住，往外墓上填七坎土曼土。在伊斯兰丧葬习俗认为，随着七坎土曼土，有七位天使会下凡来到尸体身边。

我将会以大海的末日把你盐化

呵，群鸟

呵，我孤寂的尸体

我爱你……我的灵魂

尘世啊

我用我的肉体爱你

呵……

我用我的灵魂爱你

一只陶罐中的夜……

尘世何时才来迎接我们

那一天

我们将泥土肉体①留给传统

久久地坐在灵魂的岸上

然后

将泥肉体与灵魂互换

我们走进夜之铁笼，星转斗移……

① 泥土肉体，在伊斯兰创世神话中，认为真主由泥土塑造了人，并将自己的灵魂吹入其中。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门的敞开（1）

——致扎赫尔·阿卜杜拉赫曼

那一天

随着一道门的敞开

我们将尘世支撑了一夜

我们将头颅高举，像火炬

踩着街上的尸体之花而过

你指示了倾向东方的太阳

我们深深地倾向内部

啊，我们说猎枪是那道门的敞开！

啊，我们说子弹是那道门的关闭！

门的敞开（2）

那一天

随着一道门的敞开

我们狩猎了孤独

狩猎了长而黑暗的孤独

我们身后是孤独与我们足迹的太阳

我们身前是孤独与我们终点的太阳

街道延长，像疲惫的恋人

疲惫的呼吸……啊，疲惫的词语
我们让我们的胜利飞落在孤独之花上
啊，我们说在终点无人迎接我们！
啊……我们说孤独之花是我们的终点！

歌：死亡歌手

多少世纪了
我思念你。
字母间留下了思念的味儿……

当生命之花充满了思念之味儿
歌曲变成了死亡的残余物。
当死来久久地坐在我的身旁
无一活人认出我！

我依然快乐
花园里等你。
你没来，你存在吗？
你的色彩何为？
你的美貌是夜是日？

但愿你平安，
死亡歌手，生命的天地！

阿不都外力·艾尔西丁

反 复

我坐在夜的最高处

解乏。

当我快要解乏完

夜赶走我，以黑暗覆盖我

越赶我，我就越升高

越覆盖，我就变得越沉重，以至重过夜……

乌鸦与情人

你像乌鸦的来临

使我们中间的信仰之树开花了。

而你的天蓝色嘴唇

离童年如此亲近？

.....

音乐正在演奏

在黑夜和乌鸦伴奏的地方

.....

忧伤的坟墓

是从思的底部挖出的爱情。

文字是黑夜，而乌鸦是历史.....

.....

心的乌鸦啊

你是遥远之情人。

你的思是屋顶，你的言词是露水之花。

生命的甘泉

你嘴唇的篱墙上使肉体惊讶万分。

灵魂是山鸟，乌鸦是哀歌。

你是石头文字

曾经亲吻过我的肉体。

像黑刺、黑乌鸦一样邪恶的

复仇者啊，请吧，这是我的灵魂！.....

渴望之动词

木拉提·买合木提，1985年生于新疆柯坪县，2004年入学新疆大学物理学学院材料物理专业，2010年获得新疆师范大学当代维吾尔文学硕士学位。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翻译诗歌等100余篇。“无有派”诗歌运动的代表之一。现任教于阿克苏地区一中。

来自黑夜的人

这些比你的夜还深的夜
享受着哈娃产前阵痛带来的离愁之苦
正如阿丹的浪漫错误
季鸟飞啊飞
绕开永生之河
未知大海的沉默
当诗沐浴
死亡之水
从思想的场地
拉出来糟糕的现实
和垂死挣扎的最后的夜晚
在埋着盐的坟墓
在那海岸
我们看到孤独的终结
阿丹呵，你让火之宗师受伤
而我们在未知的钢罐中
正在倾听水的哀悼
这时格言之审判长
被赶出偷窃我们秘密的做礼拜者的黑心
我于是说：
那给受伤的夜戴上铁箍者啊
那乘坐命运之舟漫游者啊
那穿越撒旦的安逸者啊
那在国度之镜子中被演奏者啊
你们听吧——

木拉提·买合木提

我们是漆黑的猎豹
而我们被狩猎
在燃烧的草原的黎明
你是晚霞
融入天空闪亮的夜空
此时我们受伤的黄羊会断气
在灾祸的雾气中
而我们在孤独的钻石宫里
不停地跳萨玛舞①
在猎物的烈火中
我们教授黑暗之流浪者唱歌
我们欲在你乌云之后的孤独中
醒来
我们在你闪电的敲打中
进入你的悲哀中
现在我们打碎所有偶像
为绿油油的明天而开路
——来吧
到那夜晚的中心
我们从你的足印喷火
以便使路程愈合
——来吧
到那夜晚的眼睛
再次吻它
在我们邪恶的歌声中
腌一下那追随者音乐！
我们像丹科一样燃烧
神在于我们身后的叩拜中
而且由来自黑夜的你
创造一个神

① 萨玛舞，是维吾尔人在节日时跳的一种集体舞。

维吾尔语语法

在由非定语修饰的
死去的人物丢失的夜晚里
我碾碎着那古老的骨头
梦见：
我以从海里捞出的名词
在恋人破旧的手帕上制造了一个稻草人
而死亡的副词
在史前书本上跳神
不停地吐出圆形烟
使我变成巫师
在那里
形而上学的字母呻吟着
从酒醉的墙壁飞来
以围住悲伤的神秘音乐
从此我成为了笨拙的动词的俘虏
沉默使我享受快感
我于是与宾语结婚
从你进去，来到诗中
久久跪在你的镜子里
而两个音节在无限中
将风口中的盐的复数
从天使的音位
抢夺过来
腌渍单数主语

木拉提·买合木提

新与旧

恋人啊

你肉体有何岸边

那梦

依然忙碌

去补你在遗忘中的篱笆

而岸边

在悲伤中忘掉你的陆地

恋人啊

在你的词语中，上帝何为

在我的不安中

这音乐孤独

在你的哑巴

在自己的罪恶里超越你的边界

而我会没有你的完满

当爱之烟从岩石冒起

只有大海的诗句装饰

你的无有

和由我所创造的你

恋人啊

你在无地何为

诅 咒

让我享受
你那聚集乌鸦
或者使太阳的风暴
星星的云降落的词语

让我阅读
那无风吹而动的树的摇动
在沉默的黄昏中

你是不可找到的玫瑰
是长在雄鹰之影子上的木舟
当你匆匆忙忙
穿越陌生的喧礼塔的光环
麻雀欲啄食你的真实

要爱就无有地爱
将你的美貌融入秋的香味
当美覆盖你非空间的住所
献与你纯洁的丑就惊讶不已

你欲测量你的孤独
从你的根一直到那顶峰
但愿你将那夜身后的流浪梦
也给我一点
但愿我像受伤的黎明

木拉提·买合木提

在你的瞳仁中摇晃

飞不到我思的鸟

我的所是

明天也会如此空白

昨晚我如此书写沉默

但愿那思想茂盛的影子枯死！

我和你

一起创造树叶的空空

在古老的睡眠的甲板上

我画完你哭红的眼睛

面对着你出尔反尔的形象

使劲摇晃空间

我爱，呼唤我吧

到你寂静的深渊

不然你无法啜饮燃烧的眼睛

你在我

你在我最空空

犹如被液体风

吹散的煎熬

因为你

是飞不到我思的鸟

而 且

你是古老的沉默
覆盖我罪恶的全部

而且
我比云还亲近你
正如这草坪
或者
那风

而且
每个夜晚，我遭受同样的惩罚
正如那手中的黑桃皇后
那山后

而且
你比这鸣叫我们彼此陌生的
麻雀还要可爱

而且
有比太阳啜饮黄昏还强烈的快感吗
为了使你破旧的黑夜
或者珍藏在树叶口中的黑暗发酵
从而使你的忧伤解渴
我守在你的门槛上
在胜过思念的忧郁之风中

木拉提·买合木提

将长在刀刃的花摆整齐
并守护你的香味

无声的芦笛

通过我者
我从无方向观察他们

由梦的高潮创造了你
我通过向铁锁张开的手指的钥匙
进入他们

黄昏之树在无祖国的乳房上飞
在你被囚禁的永恒之洞中
我通过他们

放弃你的悲伤，你的欢乐
选我吧
正如从爱之天花板滴落的宁静
我在你的瞳仁
我拥抱他们

将受伤的词语扔给我
瞧吧
你在海角的死亡的快乐生活
而且这个晚上
我是沉默的话语

将陌生的目光投给我！

听吧

雪之云上的咸步伐

在那黎明

我是黑夜的眼睛

幻想之后

来临的是虔诚石头的时代，在宽恕之山谷

让我的声音听到你

让我像你一样看见你

而我是不存在的火炬

将你从那山谷带出

于是你是无有

倾听我

写给帕思安的信

第零封信

还有我们仍未占领的黑夜

那最遥远的就在我们的身旁。

那不像死亡的秋，我们用来干什么？

别将为你的返回而创造的词语带上车！

将悲伤的云和我手掌里的河赐给我吧

扔在门槛上！

第负一封信

我是一个长长的句号，如使你的诗行绽放的花。

那里没有美酒，没有充满酒杯的泉水。

第负二封信

但，那是渴望之雾吧。我喜欢将你的面庞挂在学校里的橡树上。

当你每次翻过忧郁之篱笆，在我从未梦见过的盐的墓地里

恐惧吞噬我的心。

但，那是黑暗之岸的声音吧，那天所做的梦，今天早晨拖着受伤的躯体，爬出校门。你举着两朵无色的玫瑰，犹如挂在橡树上的我。

而且，我喜欢沉默，那沉默将岁月的湖倒入愿望中，从它的老巢里回来。

你也返回吧，回到瞳仁之后——回到无地，让身体对准子弹，忘记我吧！

如果不计你的返回，我确实梦见了校门。

昨晚我久久嗅闻风。而你不在我的身边……

我想你，直到你回去。

当你回来时，将自己作为帆，出海吧——那我们由不安长出来的大海。

而且我们必须与这黑夜一起分享我们的战利品。

第负三封信

我们移植了道路，以找到那旧爱，而我们对从你或者我所找到的一切厌恶至极。

给那感叹有何奈何者赐予黎明的灰烬，在这像横穿墙壁的幻想一样引诱我们分离的岁月，我们的思汇聚一起。而我是穿过暴风之眼的黄沙，而你比光芒还赤

裸……

别在返回中寻找天空，别在未做过的梦中寻找水，别在手指间寻找从未见过的陈旧的存在！

第负四封信

如果你在我的身边，我就是存在的承认书，犹如创造时刻一样愉快，犹如被退潮绑架的绝望之舟……

我喜欢带着少许悲伤去冷却他的欢乐，而我陌生如干渴的露水或者将数词的畸变变成死者眼珠的鸟……

将你返回的形象不是让镜子，而是让像我的风，带给转向我的光芒！

第负五封信

我们是长在母语中的异类野草！

退还永恒——忘掉自己属于黑暗。

以让你与死亡邻座

将边界留给自己

将天际赐予你

而且向你撒点黑暗

以免你不是不穿越夜晚的行人的行人

木拉提·买合木提

而且在你的肉体种了花
以让你在幽玄的声音中远离
画出像孤独之天空的煎熬之云
以你自己和永恒给你施肥
以让你与死亡邻座

渴望之动词

我在白漆的墙壁后面，空空如也
我的心脏挂在天花板上
我背着渴望之包
以为你会到来
我捡起腐烂的记忆
以让这岁月从我们进去的门出去
而在我们未走过的小路上
以为你会挂着爱之星星而到来
最后一次到来
如果我再追你
每天在我的嘴唇上流血的夜
会弃我而去
也罢
只要你到来
在那我凋零的黎明

以喉咙里的黄昏

你的肉体在于我的肉体
而我的鸟一直飞到你的声音
你在我的胸膛上玩耍的是夜晚
而从来都不是我的胸膛
我们一起度过
河流和风
而自我们相遇的那刻起
我却孤单
以另一种孤独的手指
独自一人编织你的孤独
而且
为了你
我在心中挽留了树林
而我知道
你闭上眼睛以后
人们依然会使你形单影只
因此
我以喉咙里的孤独
孤单地守护你

木拉提·买合木提

在中间

你是过渡的，像蒙蒙细雨
而且
像孤独一样自由自在
但你会错过
我埋在树叶下的黎明
像鸟
像迷失在我们中间的鸟

与存在邻座

要有少许惊讶
要有少许音乐
而且要有你名字里的一片空地
每一个夜晚
幽玄的雾一旦变浓
我就抹去你的赤裸
在那里
你返回被鸟抛弃的梦中
梦的陌生中
而且
我在你词语的黑洞中
与存在邻座

黑玫瑰

又是那痛苦，充满我的心，
而我不再将你爱。
滴落你花瓣的是黑夜的眼泪
我将怀抱向你的离愁敞开。

在那遥远的黑暗的海岸
你只与光芒消融的大海交谈。
只有黑鸟过渡的飞翔
和孤独与你做伴。

你的每个花瓣言说一千个悲伤
而你是永不凋谢的玫瑰。
你仿佛是灯塔，发出黑光，
身上披着黑纱衣。
有股力量从你的根流入我的心，
你的迁徙是我灵魂的归宿。

木拉提·买合木提

你的黑脸给我安慰

你是第一个在我忧郁的灵魂遨游
像雪花一样滋润干旱的心田。
你又最后一次在我的肉体停留，
像上帝，像露水的影子。

你的每根睫毛是一个古老的朦胧
或许是飞鸟的栖木。
任何声音在你没有回声，
任何武器都无法代替你。

你刻在词语里的无味体香
在每个黑夜香气喷喷。
我紧闭的双眼向你睁开
而你的模样像黎明的灰烬。
你的黑脸给我安慰，
你的目光由死亡散发而来。

夜的读者

当黄昏之手轻轻拍晚霞之肩膀
当河流之寂静穿过每一个黑夜

我就丢失自己
并向你不降落的面孔上升
那弧线的声音多么洪亮啊
将正学习如何安静的不安之鸟
将正学习如何飞翔的重量之雪
将你那领我回到原始路程的半片面孔
变成我的一半卧室
丢失的我的床将在另一半部分自慰
在那里，有个被献与幻想的东西
坐在偶然之阶梯上吮吸黑夜
并且将我的占为己有的东西
使我的血管惊愕而浇灌我黑暗的手指的东西
但自从我们俩相遇
它就给披上精致的煎熬
因此我的衣裳赤裸
我的屋子没有房顶，却有无数由我的肉体砌成的墙
也就是说，名字正在学习如何在离白天遥远的地方被种植
那地方的一半由梦装饰
那距离不变的时刻之后
那梦说：诗之国度的无私者啊
在你们从容不迫的背叛之后
我是一个读者
将开放在我内部另一半的黑暗
言说给你们的儿女。

沙枣花

当我们的情绪白热化
当想起像黑夜之手掌一样
紧紧缠住你忧伤之脚的绿叶时
你会因自己坠入生活的空白
和意义像白日之树枝的部分而感到痛苦
但即使不是这样
你的痛苦还少吗
总是将你带入被驯服的气味的绝望
将你带入像郁金香的虚假矫情的绝望
绝望还少吗
你眼睛之后的不是这个
将一切拒之门外的是沙枣花
像你心中的不安之石那样矗立的沙枣花
将你领入黄昏的深处和天际的沙枣花
那香味
那香味的色彩
彻底折服你的灵魂
将曾几何时变成石头的呼吸重新启动
将被囚禁在骏马之嘶鸣中的孤独解放
将永恒之天空从充满悲伤、创伤的行人之土地里解放
将你从生命的睡醒中
从像死亡一样不能敞开的思念中
召回到我的眼睛

死亡的两块石头

第一个

正在忧郁地变干

静静地在我的意识中，像孤独一样漆黑

在事物的寒冷中

你胳膊上的

仿佛黑暗是我们的现实

我们将无数黎明

同梦一起度过

在彩霞之雨水中

为了重新装饰我们记忆的岸边

为了将遗忘之舟拖回毁灭之港

我们将向事物之雾开花的孤独

变成太初的食欲

第二个

或者这静静离我们的手掌而远去的幻想

像黑夜里女人

为了重新创造世界而被软禁

在那里

我们像慈悲的狄俄尼索斯

在词语之门前静默

像静谧之天使

或者犹如正向落在活人之墓的不安之花

叩头的死尸

黑夜，比所有人的黑夜还长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女，1986年出生于新疆维拜城县。1998年开始诗歌创作。200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专学历。发表过100余首从英文翻成维吾尔语的诗歌和原创作品。现居乌鲁木齐市，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当想你

当有关你的幻想
渐渐失去绝对的微笑，
当被囚禁在自己中的
由虚无创造意义的
紧抱着像光芒的悲伤的温柔直觉
使我的呼吸燃烧
我就心疼。

当我想起你
我所看到的如同战场一样恐怖
我看到：
在梦中的 CD 里振动的黑如夜的窗帘
砰的一声打开的门
没有到达由两束光所合成的宫殿而脚骨折的爱
血衣
被扯破的乳罩
被割去的生殖器。

当我以美满的解释安慰自己
街道就会痴醉，
心与心的珍贵
爱者凄凉的爱
沉入眼底的神圣的面孔
存在者中最为高尚的肉体
将在敞亮的高处呈现。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当想你时

我就紧闭黑黑的双眼幻想

一个儿童一样在草坪里苦苦寻找四叶草的你

一个出去打猎而坠入爱河的王子一样煎熬的你

燃烧的你

痛苦不堪的你

爱的始终

我们俩需要一种彻底的疯狂：

当地崩山裂，我们就是跑向对方

当我们死去，我们就是一同埋葬在同一个坟墓里

我们像敞开的门的怀抱

以团聚治愈我们郁闷的幻想

我们俩乘坐时间的翅膀

在沉默中膨胀

在幻想中相遇

从你的眼睛射出的星火

落在我的心田

于是我们坠入痛苦的爱河，

唯有痛苦才能拯救我们

我们坚定不移，

我们的心

发酵的无限离愁

触不到的被囚禁的爱

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疲惫不堪的无罪的爱
被大屠杀杀死的场地。

当承认你是爱者，你就喝酒
你的直觉就会酒醉
你的愿望就会流血
你颤栗着，低声呢喃：
“但愿那是恋人的红唇，而不是酒杯。”
而你明白，只有继续痛苦才能痛快过瘾
当我们厌烦所谓荣誉
当我们彻底地疯狂
我们就结出果实。

无 奈

一种明显的无奈
将我们的彩色呼吸
从我们中间挤出，
而我们内心里的囚犯
一刻钟也不停息，
使我们书写
无情的爱。

当你托着下巴而坐，
你不停地颤抖的喉头
表现出对我的无限思念，
我们的心甚至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听得到爱的哀歌，
仿佛两块无奈之石打破我们的头颅
仿佛东方与西方扯发哀号
使我们的泪水变成滔天大水。

当我们从毁灭中活过来
我就将你放在手掌里
久久凝望
享受你眼睛里毁灭带来的惊恐，
而你颇有风度地微笑
而我无声抿嘴
我们痛苦
我们悲哀
而无奈种下的胎儿
无声地窒息。

诊断书的一页

我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因为我相信狗的脸上长着毛，
我是一种具有极高弹性的耐用物质
在工作中，哪怕一次也没有出过问题
而疲劳引起的荒诞
像细沙一样摩擦在我牙齿间。

自从神经错乱
我就深刻地明白

软毛也能带电而像针一样刺入肉
柔软的虫子也能在坚硬的木头里打洞，
我就深刻地明白
在医生写出处方之前
我的病就会更加完美，
而且我的认知力也会达到高峰。

画与画家的语言

生活仿佛是众多颜料的混合物，
画家在看似无意义的立体画中
无声地说话。
绿是生活，
黑是痛苦，
黄是存在，
白是死亡，
以及在引入无限的无数色彩中
与色彩融为一体直觉
让我和你成为大画家
给世界涂上颜色！
画家在油画中说话
而油画在我的心中……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有规律的游戏

一场游戏以人为开头
在众多男人中
只有靠近伊玛目而回答说愿意的那一个①
才成为黑长发的守护者
女人的天真和虔诚使他的男人变成国王
他们儿女的一举一动极像他们的父母亲
儿女越多，恶作剧就会越多
这游戏将继续
接下来的日程中
听到如下祈祷：
“恶女人是魍魉之鞭，
对男人的桎梏。”
就这样，肠子都悔青
儿女的眼泪流尽。

在我的家
母亲从来不横穿父亲前面
而父亲的衣领从来不脏
而母亲的脸上常挂着笑容
从来不试图去证明
“三趾长的女人不怕丈夫”的谬论。

当游戏轮到我

① 这里指的是念尼卡。念尼卡时，伊玛目问新郎：“你愿意娶某某为妻吗？”问新娘：“你愿意嫁给某某吗？”只有男女回答说“愿意”，婚姻关系才成立。

我欲争着先吃蘸着盐的馕①，
我的三趾也够长
岁月如水
亲吻我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嘴唇
当我女儿抱住我的脖子
我的身体如触电
浑身充满了一股热流
我立即看三趾
一股坚定的力量使我说：
“让我像母亲一样继续这游戏。”

女人的手提包

我们女人
对各种牌子的像盆腔的空形体需求极大
我们挎着，背着，抱着
一个像伤口的洞，在里面心理冲突发霉
我们将一切交与它们，我们信它们胜过信上帝
我们感激代孕者一样对它们感激涕零

它们给我们的安全感胜过我们的男人
它们是我们的主人，因作为我们的俘虏而倍感自豪
它们是我们的保险箱
给我们保藏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疯狂

① 以前，维吾尔男女结婚念尼卡时，新郎和新娘都要吃蘸着盐的馕。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它们是盗贼的喜爱
是装着世界的行李箱的进出口
是煽动撒旦的处女膜
是遭受利器的强暴的牺牲品
像肥臀
是像菜板一样无情的歹徒的猎物

我们女人喜欢艰苦
我们相信自愿背上的重担的恩惠
我们亲爱的手提包啊
我们只有在手提包中才能最完美地隐藏

读诗

落日时分
在体内
在心中
火红的伤口
为我晚霞般的季节挖墓
(当然，我最爱坟墓)
在人世间，我遭受着离愁
梦中的爆米花
迷途的羊群中间
只有几页完整无损的情书里
我遭受着离愁，
以神秘而公开的
以无生命而有颗心脏的

以粗鲁而温柔的警惕心
为了使你赐给我的精神完美更完满
点燃了一盏灯。
随着光芒一端的深入
由于爱的使然，我一一回忆活的死人
并且替有关我生命的没死的人进行辩护，
当轮到我时
我就昏眩，
感觉器官都麻醉了
我的灵魂逃往天空
当它远去
当它走远
我读了一首诗，
我读完就飞离了我的肉体
并静静缠住我的灵魂
像病人
像疯子
像爱者一样挣扎在千思万想中，
我死了
我被杀死了。

当我读那首诗
(“我”已完全失去知觉)
陶醉了
酒醉了，
那种被毁灭的感觉让我过瘾，
而我的灵魂
变成一根羽毛
已经落在你的肉体上，
而你是万丈深渊，
你欲在无文字的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当我在
毒糖茶
无声的芦笛
黑衣服，落满雪的山和杂乱的信号之间摇摇晃晃
读这首诗
我在梦游似的读着诗
我所看到的变得清晰
在底片上留痕的是
比毛血管还脆弱的坟墓
被没有心脏的屠夫砍了一半的头颅
被爱的忧伤打败的弱女子
地址熟悉的彩色门
热闹的家
办公桌
熟悉的背影
不可忘怀的过去
噩梦的导火线——脑子
为了彻底毁灭而向自己的影子挥手的残疾人
挣脱
抛弃
离走
逃往
恐慌的灵魂
在悲伤中完满
让爱消耗自己
命令我们称它为懦夫。

当我要读诗
我的血是红的
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没有血色的幽灵女
而诗依然被读

诗在读我

而我是只鸟，天空被挡住

而我是尾鱼，水被腌制

而我是鲸，是鲸

毫无声息地

毫无预兆地

突然在梦中、冰海中被无情盗走。

骨 折

化作对岸的时刻

使我的生命逼向一系列恶果

占领者试图将我绊倒

试图占领那阳光、空气和月光者

制造出娱乐的现代高潮

于是我被迫安慰

那从舌头离开就面对死亡

粘住上颤而使人窒息

在肚里发胀而让人显得肥胖的言词

于是我想

无忧无虑地脱去不安之寿衣

以被我的手腐烂的宝剑

砍碎那风化成黄沙的荒诞

让我恐惧的梦丢入下水道

将一切失业的工具作为纪念品送给乞丐

并与他们签订监护合同。

此刻我意识到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残酷无情会像雪一样崩塌
让山崩地裂的汹汹气势
都不如地震时婴儿的感觉
静静躺在床上变成冰冷呼吸的欲望
像眼皮一样的无法消除的不安
在消耗我身体的新陈代谢活动中
生锈，腐烂
我以体热点燃那不漫溢的欲望

干涸的世界

1

看到我的记忆如你脸上的痣一样发光
你就以为我活着吗？
我被雾笼罩的脑皮层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
看到我胸膛上的平原
你以为我是荒漠吗？
不，那是火，是火
在月黑夜
被折起来的头巾一样展开之前

2

当我们说日食是一种现象
当苦役将嘴伸向冰窟窿

一条河静静枯竭了
一个女人自愿死去了
那哭着浇灌这干涸的世界的女人
极像我们的母亲
那分给我的遗产
母亲的梳子、发卡
今天将属于别人
因为
水和份额在寒冷中充满了记忆
洗净的尸体
被哭的眼睛
一切……

3

荡着一个挂绳细小的秋千
我看见
在对岸决堤的无数机遇
和以脓血彼此请客的无数人
当痛苦的事物从雨水面向存在
有背的人应该很了不起
而这里的冰块
正在诅咒那与循环成反比例的干枯的阳光

4

当黑夜比所有人的黑夜还长
当星星从天空流走
当时间冒着烟液化
我对自己说，迟到的事故会发生
一个非常明晰的黑点使我的意识活跃

努尔比古丽·阿不都克然木

我相信
坚信不疑
从生奶、生血、生肉体滑出来的灵魂士兵
会将指甲、手指、眼睛
变成烧伤的身体一样难看的
干旱的世界一样毫无生气的尸体

痛苦之黑发

阿力木·铁木尔，笔名图兰，1988年3月生于阿克苏乌什县，毕业于伊犁师范学院维吾尔文学系。参加过鲁迅文学院培训班。现任教于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发表过100余篇诗歌和诗评。为新疆作协会员。

外面的猫叫声

那是赤裸的夜里的遗忘之书，

那是外面的猫的歌声。

你在我胸膛上凝固的黑夜里

你在枕头暗淡的回忆里

你在我梦里，在那触不到的远方

啊，你是我永世不忘的恋人！

外面的猫叫声，

和一个女人恶心的亲吻，

窗台那已经脱光衣服

可等不到情人而枯萎的花朵，

都会让我想起你

那思愁如此强烈

犹如一对肥胖的狗男女对床的压迫。

我在阳台吸烟，并观察着一只

猫。它的尾巴竖起，尾尖弯曲，

这情景

跟你掀起裙子，看着我的眼睛的情景

是多么的相像……

还有

它舔自己的皮毛，和你对我的亲热，

它在老鼠洞前的专注，和我对婚事的态度。

外面
猫的叫声消失了
而里面
思念无法摆脱的魔咒则一直持续着……

死亡石碑

用黑夜刻出你的名字
直到刀刃开花
在岩石上画出你的红唇
直到指头划破，岩石被红血染红
然后在心头画出你的眼睛和睫毛
将你的黑发用作绳索上吊
人们会将我的头骨挂在墙上
而我的身体被四分五裂
除了我的心，我一无所有
没有思想
没有诗
而我被我的声音埋葬
变成死亡石碑……

上吊者

黑暗之镜子的碎片

衬托着一个死人和他的宁静。

一个诗人，一个短暂的过客

用一些（不再属于他的时间的）头发，指甲

和几个悲伤的花朵装修了他的坟墓。

他放开了身体里所有的夜。

他关闭了身体里所有的门。

他留下了许多问号

瞧，那些人正托着文号的重量在走

那些举着棺材的人。

他的坟墓里不会再有白天，

可那些活人不愿意，给他的

尸体裹上了几层白布。

漫天的思念

一扇门敞开着

向我的心敞开着

向我的梦敞开着
不停地进出那扇门的是
漫天的思念

将手放在我的胸膛

望我的眼睛
你会看到无尽不安
和一个越过了我你的界限的
黑暗女人。

我爱，将手放在我的胸膛上
你会感觉到满载尸体的小舟的漂移
你抠出我的心
就会听见荒原所唱的歌

沿着身体之地图，你会走进我的眼泪
会听到风的语言
会听到倒塌的房屋、转手倒卖的地契
和游荡在街上的坟墓

旧箱子中的欠条，填满的表格
血色手印
会解释我的一切，从破旧的袜子到手上老茧

就在那一时刻
当贫困轻轻地抚摸妻子的刘海

阿力木·铁木尔

孩子们洗好一盘风摆在饭桌上
而且把剩余的留给明天
然后骑上暴风
往大楼和汽车扔石块
打碎许多窗户……

爱是一切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女，1988年5月生于新疆墨玉县，2013年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导演系，自学取得新疆大学文学专业学士学位。从小在音乐、唱歌、绘画、写作等方面接受系统教育。发表过200余篇作品。

小情人

你是梦的碎片
当我从甜蜜的睡眠中醒来
被睫毛勾住。
是太阳之绳，拴住我的心
带向黑夜……
除了你，它物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除了一支哀歌，它物不能强迫我。

命运使我们相遇，而我不知怎样逃避
你在我的怀里，而我不知怎么吻你
但愿我能不看你
就像月亮不在乎它周围的星星
而我的眼睛只盯着你。
我向他人告白
而我的声音在你处响起……
然而，你太小
你小得我都
看不见你。
你悄悄地扣我的心弦
我的心唱爱之歌。
然而，你太小
你比空气轻的呼吸，比风淘气的欢笑也如此小。
你尚未成熟的下巴像新月
马驹在你的胸膛上奔向爱
而你奔向沙场的幻想也如此小……

你或许是由地狱之火创造的小男人
但你不像由火创造的撒旦。
你是火，你放火
你这个火之孩子呀
你为何派出 300 多岁的幻想到我的天窗？
你心的无限为何不允许我爱的飞翔？
为何
你虚报年龄，攫住我的心？
啊，火之孩子，
你不像撒旦……
此刻此时，你如醉我如痴
我多么愿意和你来个长长的热吻。
但愿你作为撒旦，我作为迷途者
同时被赶出伊甸园。
而我软弱的本性愿意你是一个人
可惜啊
作为人，你太小，太小……

在梦想的天空
你欲摘走我这颗启明星
这就是我爱上你的原因。
为了多看你几眼
我将你喜欢的夜晚的梦留给白天。
我看你看不够
而我不能亲吻你尚未成熟的嘴唇。
你是我的小情人，小小的情人。
而你
甚至没有
用来相吻的嘴唇……

你被创造出来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只是为了被我呵护。
在比你大的心
比你成熟的心
留下阴影，对我是莫大的罪恶。
而我非常清楚
你想吻我，哪怕一次
你的眼中闪烁着对我的欲火，
而我不能吻你
你是我的小情人，小小的情人。

或许你的欲望非常简单
只需一吻就能满足你对爱的欲望
可我欲将整个世界抛弃
来吻你。
而我要抛弃的世界太小
比你还小的世界何以能抛弃？
我欲和你一起逃到天涯
而对我们何处是天涯？
我疲惫的步伐拖慢你的速度
而你背不了我
要是我们倒下来，山会诅咒我，花会诅咒我，鸟也会诅咒我
但愿你能知道
我们如此亲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

来吧
让我们杀死这命运为了嘲弄我们而赐予的爱。
让我们对全世界隐瞒这给你痛苦给我羞辱的爱。
敞开你的心胸，让我进来，然后锁住你的心
(我也这么做了)
就让我们将我们的爱深藏在月亮之后。
你回到月亮栖居

让我回到太阳。
即使不能在现实中相遇
我仍会每天晚上将头倚在晚霞低声呢喃：
你是我的小情人，小小的情人。

别了，我爱，保重

在这座除了你其它一切都与之不符的城市
为了你而我迷失了自己
还受了伤。
已没有活的意愿，而我依然渴望
在正午苍白的太阳下
你却如此迷人。

在众多白嫩的美人中，你选中了我
并以白嫩的声音说我是你的宝贝。
我瞧着自己的黑皮肤
故意相信了你的话。
我一个突如其来的强烈咳嗽
你也随着咳嗽起来，颤栗不已。
我破旧的面貌
破损的内脏
和除了生活别无用处的老身体
不能适应这潮湿的充满爱的土地。
而我知道，你如此年轻
你强壮的身体使我身体的病毒更具青春。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从你无限的眼睛里，我要流星般消失
从你热情的人生中，我要宁静般退去
即使没有你的天空使我窒息而患上重病
但愿永不迁走的宁静的夜晚陪伴你

自从我和你亲吻，世界便一片黄
东方升空的太阳也黄
麦田里的麦穗、叽叽喳喳的蟋蟀也黄
你用来盖住我赤脚的丝绸头巾也黄
我边咳嗽着边渴望你的心也黄……

离别时刻，你的睫毛上挂着一颗泪水，像我一样可怜
别让它流走
吞掉吧
吞掉啊
让它像忧伤一样永存在心底
像我一样……
就让一个老处女
在一个毛头男人骄傲的目送下
慢慢走进另一个爱能变成现实的世界
让她走吧！

将充满着对你的思念的心留给你
将充满着你“我爱你”的声音的灵魂留给你
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寻找你
而你或许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呼唤我的名字
看吧
我们的灵魂永不会彼此分离

别了，我爱，保重
我返回你！……

在没有我的日子

在没有我的日子，你就种花吧
绽放的花
会让你想起我们的目光相遇时的我的粉红色

在没有我的日子，你就养鱼吧
抛弃大海而被你的鱼钩钩住的美人鱼身上
你就会看到抛弃整个世界而拜倒在你门前的我

在没有我的日子，你就养猫吧
猫身上
你会看到紧随你的步伐、你的影子、你的气息而不弃的痴情的我

在没有我的日子，你就在窗台上搁几块馕
馕像我一样
在你艰难的时刻会支撑你

在没有我的日子，你就养狗吧
像我一样
除了你不会向别人摆弄尾巴的狗……

在没有我的日子
不要在你没有我……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来吧，我爱，让我们死

自白夜到尚未睡醒的黎明
自呢喃倾诉到流言蜚语
自一千零一夜到现实的每个角落
恋人们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如愿以偿
来吧，我爱，让我们死……

我们的骄傲如金字塔
我们的心危险如悬崖
我们的信念坚定如珠穆朗玛
我们的面色红如沙堆
我们的爱像思念一样甜美
像拥有一样邪恶
我的心上，除了你别无画像
你的心上，除了我别无画像
来吧，我爱，让我们死……

地球容不下的头颅，坟墓可以容得下
你的蓝眼睛中满是我的黑眼睛。
人们不是那么邪恶可恶：他们会
将我们埋葬，然后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此刻才能如愿以偿
我们的爱会在坟墓里开花
词语会在唇上变成经文。
而我们活着时候的背叛
在活人的故事里变成爱。

听吧，来自心中的祈祷声：
作为死尸的我们多么幸福！
为了我们的信念
为了我们的爱
来吧，我爱，让我们死……

无爱的心不能成为墓碑石
我们幸福，我爱
我们幸福
像我们这样只为爱而死者
千年不会有对儿。
他们不会知道：我们会在死亡中重生
而且在爱中永生
所以他们不会为我们而烧香
不在我们的坟墓上摆花
不会洒美酒。
因为他们视爱为罪恶
判了我们死刑。
来吧，我爱
来吧
我已迫不及待地跟你相吻
就让冥界的天使给我们念尼卡①
让我的寿衣做我的白婚纱
就让我像刚破茧的蚕蚁一样
纯洁地出现在你的怀中
来吧，我爱
让我们死！

① 念尼卡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一种结婚仪式。“尼卡”原意是“结婚”。“念尼卡”是指通过伊斯兰教教法来证明和认可双方的婚姻。“念尼卡”有两种意思：一、让婚姻关系被真主认可。二、获得社会认可。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喜欢你

在雪上写下：我喜欢你
在冰上刻下你的名字
为了让明年的冬天再次带来你
我们将会造出一个雪人
为了让白雪冰冻我们的手
为了让我们握手而暖和彼此
为了让我们躲在雪人后面亲吻
真主呀，求你让明年的冬天更加寒冷。

我知道，你会作为雪落到我身上
我会在你的怀里迅速冰冻
我们在冰雪中拥抱
冬天会在我们中融化
我们会在冰雪中燃烧
一分离我们就会寒冷
于是我们再次紧抱
在冰雪中变成烈火……

来吧，将我用冰刻出来
然后在你的怀里融化掉
让我们空白地永留在我融化的肉体中
在这逼着我们彼此亲近的冬天。

啊，宝贝，
啊……

我们相识是在冬天
我喜欢冬天
我喜欢在冬天的你
我喜欢在你的冬天
我喜欢你！

乌蒙^①的长发

乌蒙从美丽的亚纳托利亚回来
打破了疯狂的寂静。
乌蒙是美丽的梦
推醒冰冻在乌鲁木齐冰太阳下的黑夜……

他比年龄早熟的自由自在
令我惊讶不已，
而人们都惊叹他的长发。

乌蒙的长发
就像想怎么长就怎么长的野草
闯入我思想树林。

乌蒙的长发
正在反抗梳子……

人们说乌蒙的长发像拖把，
在他们看来，他像女人和明星

① 乌蒙，人名，在古代维吾尔语中意为“希望”。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他是流氓，他是属于外族的不信道者。

而他说：

我是爱者——

我的上帝是爱！

乌蒙的长发卷卷的

就像新出生的羊羔

我奇怪：人们为何不说他是“羊羔头”而宠爱他呢？

他到处遭受冷讽热嘲

风也拉了几下他的长发，才飞走

云也不相信地摸了几下他的长发

我们逃躲在树下

有人说他鸟巢

他笑了，而天空哭了

我没见过他潮湿的头发

呵，潮湿的长发不可承受的郁闷

呵，淋着雨的龙爪柳！

我说乌蒙的长发是雨伞

在雨伞下

我在他的耳边呢喃：

人们说我爱你

而我选择了你的长发。

走吧，亲爱的

为了你的长发

回到给你长发的亚纳托利亚。

回到那里不嫉妒你长发的海鸥中间。

走吧！

回去！

爱是一切

1

从头到脚，我们身上都是爱
这爱
将我们拴住，从太初带到末日
升入天堂之前，这爱是灼烧我们的地狱
断气之前，这爱是每天杀死我们的死亡
由一口气分开的尘世和来世……
我爱
为了成为我的生命，你变成我
为了融入你的生命，我在你涌流
肉体是一间屋，生命是爱之琴弦
我们在苦难中死去，奏响合一之曲
而我们的灵魂在坟墓中欢笑，自由无比。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2

我在南方出生，而你在北方。
你走向东方，而我走向西方
只为了找到彼此。
没有爱就没有方向
追求爱者需要方向吗
东方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西方
南方
北方
只是我们的足印。
真主让我们彼此分离在天涯海角
从肉体中摘下生命，从生命中取走世界
让我们去找啊，寻找……
在幻想中我们相遇，我们拥抱
在梦中我们相吻，就醒过来
睁开眼睛看到记录在幽玄之镜上的命运，
就在那一刻，我们彼此相识。
从此，我们的肉体圆满，我们完满了
我们的灵魂圆满，我们完满了
世界完满了，我们在乎苦难吗？
生命完满了，我们在乎死亡吗？
命运完满了，我们在乎不幸吗？
你对我
我对你
都完满了。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3

没有让月亮拥有太阳之爱的真主
没有让帕尔哈德见到席琳^①之美貌的真主
没有让夜莺与玫瑰如愿以偿的真主
将你给了我
让我见到了你

^① 帕尔哈德与席琳，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七大恋人之一，命运极其悲惨，终生不得相聚，死而团圆。

让我拥有了你
大地说你要呵护我
天空说我要顺从你
天与地之间充满了我们的光芒
啊
天在我们的怀里破晓……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4

根连根的树木没能彼此拥抱
从天而降的雨水没能在绿叶上停驻
人们相吻，却没能挽住爱一刻
而我们像树一样扎根，树枝彼此缠绕。
我们亲吻
花儿般热情地，露水般耐性地。
那一时刻
我们的头顶上并无天空
脚底下并无大地……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5

我们亲吻着对彼此说：你走吧
我们相拥着，呼唤彼此。
将宝剑刺入彼此的心
邀请对方热情地生活。

在天上的星星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在地上的青草
在海中的鱼儿
没有比你的怀抱更舒服的。
因为，生命在那里
死亡也在那里……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6

我翻越过群山
我游荡过草原
我跋涉过荒原
我漫游过大海
荣誉把我捧上了天，而我回到大地
琼浆美酒使我酒醉，而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然而我知道你也在尘世
就永远地如痴如醉。
我再也不会酒醒
从此我是一个疯狂的酒徒
满杯子都是离别之愁……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7

我说我活在你的生命里
你就发誓永不死
而我发誓填满世界上所有坟墓。
你说：我不想成为我
我说：在你里的我够你爱。

你说：如果世界上还有胜过吻你的幸福
就用我的嘴唇创造一个世界吧。

我说：世界是由罪恶创造的
用你的嘴唇给我一杯酒！
什么都别问，我爱：
爱是一切。

让我们结为夫妻吧

我们的爱
遭受着
像毁灭无的意义
像拥有的无用处的幻想之苦。
我是一个女人，没有天使，却有两个撒旦，
我四射的魅力是罪恶的倒影。
你是一个男人，你在半夜信仰起来
白昼的太阳是真主用来拴住你的铁链。
来吧，我没有爱，你没有情
让我们结为夫妻。

给我穿上乳白的婚纱，
让我以白色裹住的流血的黑色心
带着对你的欲望
走进你的花儿纷纷凋零的花园。
让我抠下脖颈上的爱之疤痕
作为护身符给你挂上。
你是风筝，你的翅膀是掌握在我手中的线，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我不担心你会飞走远方。
你爱我了，我的花会凋零
而你不爱我，我也会枯死。
你是我的无爱所创的无限自由
千万别错过这自由地死去的机会
来啊，让我们结为夫妻。

自那天起
我与命运的斗争就会停止。
自那天起
生活就像正死在我怀中的你。
自那天起
我的自由在你的仁慈之牢狱里获得解放。
自那天起
我会哭，啊，终生在一个疯狂的欢笑里。
自那天起
你仿佛墓碑前最后的脚印一样孤独
我是一个满足一口馕一口水的乞丐……

我不会说你要爱我，我不会说你不要爱我
我不会说你要生活，我不会说你要去死。
我不会给你给我
以爱创造地狱
以恨创造痛苦，
不会怀疑你
不会相信你。
自那天起
在小小的黑暗的屋里
我们仿佛真主派来彼此监视的间谍一样
在不相信和怀疑中平静地生活。
别让我们错过这个平静

来吧，让我们结为夫妻。

因为

你悲伤，你嫉妒

你绝不会让我饥寒交迫

由于过度害怕你的爱而永不会打我一个巴掌

即使你占据着我身体，而在我的生命里一刻钟也不停留

因此，对于我你是难得好男人……

来吧，让我们结为夫妻。

礼拜五的祈祷

礼拜五的祈祷——

一个礼拜四晚上整夜不眠的女人

从她潮湿的长发掉落的感激之泪。

她祈求丈夫长命百岁，

她祈求丈夫健康平安，

她祈求：

让他的山更高

让他的河更宽

让他的胳膊强有力

让他的腿粗强如熊，

让他翻耕旱地

每天

每天

让他播撒种子！

阿依努尔·买提吐尔逊

我，也夜以继日，彻夜无眠
用手指梳被泪水淋湿的长发
面向你
祈祷：
但愿你用来牵的手不牵别人，
但愿你用来看我的眼睛不看别人，
但愿你用来燃烧我的火不在别的火炉里燃烧，
但愿你用来淹没我的水不在别的河里流淌！
没有我，但愿你饥肠辘辘，衣衫褴褛，
没有我，但愿你连遭厄运！
但愿你双眼失明，
两耳变聋，
舌头咬断，
双腿摔断
直到你来到我的身旁！
但愿你不在那里
不在这里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祈祷：
真主啊
把他赐给我吧
或者把我从他夺走吧
够了
我从这边去
他从那边来
我们无数次错过彼此
而我们现在精疲力竭
精疲力竭啊

两个死尸的故事

阿尔则古丽·伊敏，笔名忧秋，女，1991年生于新疆沙雅县，现留学在哈萨克斯坦。

忧秋季节

一季

鸟挥动翅膀时掉落的是希望之花
鸟啊，整个世界在于你的飞翔

二季

你的喧哗使我感觉自己的存在
在你的声音渗透的地方我铺满我的脚印
路啊，请将我埋在我的背叛中

三季

母鸟哭泣，我的瞳仁、我的羽毛空空
我是它的掌上明珠
你啊，变成被废弃天空的主人

四季

书的种子正被撒种
而我的脑浆喷出，落在你的酒窝
我将自己囚禁在心中

五季

你的手掌之花儿朝我的命运凋落

而我会变成一个最漫不经心的人
从我返回的脚印升空的是你的声音

六季

牺牲披上了黑色大衣，它让我敢于一切
黑色啊，过来依偎我吧

七季

我用死尸的羽毛笔书写我的过往。 在字母树林
我的梦怀孕，正在吞噬自己。
女人啊，别再一味地分娩时光

八季

欲望比火伟大，火比撒旦伟大，而你比我伟大。
你的翅膀是火
你的手掌是火
这季是酒醉季节

九季

雾飘在我的神经纤维上，我试图抓住镜中的它
而你永在对岸
女人啊，你迷途了

十季

呼呼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它拥有的都是黑暗之花

阿尔则古丽·伊敏

而你的统治是逃犯，在我心的边界上

十一季

我用偶数砌了城墙

外面的是人，里面的是死尸

而重叠句在跳跃

十二季

我在眼睛的门前徘徊。当我还是婴儿不会说话

我才是我自己，词语一离开我，我也就丢失了自己

梦呓是我的祖国

十三季

别从沉默最黑暗的窗移开你的眼睛。

你会用你一生换取它

你的无思意味着完成吗？

十四季

酒醉的音乐使你忧伤，水滴映现你，而美酒喝掉你

你的血管满足了吗？

十五季

我的尸体散落在你肉体的荒漠上。重生也许始于这里

你愿意言说吗？

将你的舌头触碰我的舌头吧

十六季

你的声音在我的陶醉中响起
你的颤栗消除我们间的距离
今天的歌：爱

十七季

在黑暗中醒来，发现天使已经走了。
天使的眼睛满是血，嘴唇上是血。
而他的翅膀上是你。
唯有我无人寻觅

十八季

闭上你的眼睛
我用我的生命换取你
我度过的是别人的人生
我言说的是别人的话语
我看到的是别人的世界
将我变成你的眼睛吧

十九季

除了你，我别无观众。 我的灵魂欲飞向你的住处，
让我成为盲人的眼睛。 为了比我的身体还亲近我
你就进入我灵魂的黑暗吧

二十季

我肉体里的它，啄食在我肉体里的你。 而我的血液已流完

阿尔则古丽·伊敏

你的吻停下一刻吧。被撕碎而消失的是肉体
我的碎片所留下的是词语

二十一季

门开，我在里面看到了你们
门闭，我在外面看到了自己
我所谓的门是无有
面向敞开的田野吧

二十二季

他寻求我
你也寻求
上帝也寻求
你要伟大的词语一样到来
寻求是桃花

二十三季

孤独的虫子在无限中吞噬自己。
它舌头的柔软是不能使用舌头吗？这是谁从哪里来的荒原？
这是谁走出的路？
我像虫子的模样啊，新的模样在等待你
你是下一个虫子

两个死尸的故事

当我们相遇
我的手是大海，眼睛是船
而你的长发是帆
是归宿

你走出沙漠
正在来的路上
在恶臭味中陷入甜蜜的幻想
你的到来和回去都是故事
它的高潮是汽车
而从车轮下冒起的甜味和短暂记忆
会像去年夏天的急救一样被遗忘
大海，雾，灯
神话交汇处的相遇
我们在这一刻沉没，短暂的兴奋
犹如废弃的感情，
而我们面带着如火般热情的假笑容
交换着舌头上的味道
问：
这是谁的肉体？
麻醉药、假酒和女式香烟
都无法回答。
记忆中的他。正是我面前的你
黑暗的窗和灰色天空
在你陶醉的朦胧影子的重力下

阿尔则古丽·伊敏

这一切不能代表什么
而我们的心空，我们的沉默胜过一切
在我孤独的长发和从你手指间溢出的伟大的梦中
我们试图使我们彼此相识
而你知道吗
我的舌头背叛我了
我的手背叛我了
我的眼睛背叛我了
而你知道吗
你呼吸的火热
我手指尖的味道
我眼睛中的画像
我欣喜若狂

我的迷途是苹果味的
我的罂粟是迷途的
你微笑着照亮你战刀的影子
而无意义之牛奶
让它们流走，一滴不留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复仇
这一切都是旧味道的干渴

然后
我盯着你
死去

写 你

才意识到我语言的缺陷
当我书写你
才发现我手的残废
当我抓住你
才发现我的腿瘸了
当我走向你
才发现我的眼睛瞎了
当我要看你
有何奈何呀，用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字母
我都写不出你

逃 走

就像亲吻欢乐、美丽的晚霞
我沐浴着他的红光
以满是词语的手
再次进入那旷野
竖立一座丰碑。 在我的心中
我打碎丰碑，那空空的丰碑

门

门在敞开处出现
门在敞开处流血
我沉默。木框沉默
而我们的肉体在颠簸
返回的是梦，留下不走的是梦
而所谓梦，是你或是我

当我们的存在痛苦
当我们的眼睛扎根生长
在超越墙壁的沉默中
行走完成。

自从你们跟随的黑夜

此刻
在一个黑夜的印象中
道路在无名树木的包围之下
我的黑夜在沉默的白光中
我黑影子的重力之下的思想之漩涡
无声地沉没的夜之树
而我无法走向反射你回声的舌头

无法蹚过反射你光芒的水
我有的仅是疲惫的和无奈的肉体
不能够拯救你的生命
不能够拯救我的死亡
朝我来吧
从我的各个方面朝我来吧
用你的叶片遮住我害羞的词语
以你黑色树枝将我围住
在你的最后季节
在你有来而无去的季节
告诉我
让我的灵魂化作鸟飞向你
翅膀上带着神圣的祈祷

不重复

这黑夜不重复
即使有比这更黑的夜
这白昼不重复
即使有比这更温暖的白昼
而你知道
我不能在这里停久
而你知道
再来的可能性多么荒诞
像风和雨
像明亮的月明亮的光
像夜里的笑声

阿尔则古丽·伊敏

而你知道
黑夜不重复
我不重复
一切不重复

下午的郁闷

我焦虑不安，像被驯服的鸟
我处于退化的时刻
而依然欣喜若狂
我一定会描写出这一切
而且会画出带你走远的路途
你是一场梦
丧心病狂也能变成美丽的词语
你是一则童话
能将你的欲望说得神话般迷人
在苍白的痛苦的眼角
一切经历仿佛是沙画
一切经历仿佛是流星
渗透我们的嘴唇
散落我们的现实……

共同的经历

罪恶达到高潮时被遗忘的路途
在我们中间燃烧
黑暗时间内部的沉默
正在吞噬合二为一的肉体
而你没能享受这一时刻
即使是在高潮的那一瞬间
一个不由我的借口
凝固在你的脑海里
驱使你将我抛弃在这里
而我可不愿认命
有朝一日，我会屈服
一个别样的日子
你连同像你的一切
从我的记忆里消失
而我以最后的一点生命
慢慢地意识到
那些像致命的不可治愈的病毒一样
陪伴我终生的痛苦
我从未祝福过一人
从未祝福过那些抛弃自己幸福而远走者

维吾尔语语法

在你的广度上
我像动词的变形表
超越象征的树林而远去
词根正在来临
词根的宾格快感
正在远离距离之沉默
而给那快感送行的过去式动词
也不能说出我童话的一句
陈述句之沉默
使明晰的往昔喘不过气
而所有语法书
除了言说思念，别无用处

左侧的渴望

除了复活
除了回眸一笑
除了你一口吸进的火
还有什么能让你欣喜若狂？
在初吻之后
我们还要以混乱无序的思想和嘴唇

换取颓废吗？

从左侧你会看到虚空中的梦

从右侧你会陷入幻想。

你的手空空地抱住思

而你毕竟会选择另一种可能和放弃。

除了你心中的沸腾的感觉和生计问题

还有什么能让你如此痛苦不已？

右侧的挥动黑翅膀使你清醒

而左侧的使你的内部充满思想，而且引导你到沉默中。

右与左

除了两个词，什么都不能言说。

写诗

汹涌澎湃的脑浆已在死去

嚎叫的按键在逃走

不

不够我用以写一个词

那让我只言说一半

不

它变成了伟大的生活，拒绝书写

那让我写三分之一

不

这里的已被悲惨的虫子吃掉了

逻辑之虫子

那让写最后的一个星火

阿尔则古丽·伊敏

写我自己
这里的……
写这里的？

给 Y 的提醒

在回忆你之前
我先一一回顾我的所有悲伤痛苦
在遗忘你之前
我先向来往的人一一打听你
即使
一切像昨天的等待一样持续
像今天的吻
只有变成了回忆，才能保住其价值
而我的大脑是回忆工厂
专门铸造
珍贵而且秘密的
方形而且痛苦的记忆

知道你愿意爱我
当我们返回时迎接我们的是无尽赌气和糟糕的命运
还有我在你的信誓旦旦变成废话之前的短暂欢乐
还有我们无法抵抗、无法改变的生活

我在做梦
一个甜蜜的梦
正如朦胧的、明亮的那一夜

反 正

会被遗忘

会在你生活般无聊的、死亡般荒诞的酸味嘴唇上被遗忘

我的逃犯手在漂泊的荒漠上

我的呼吸会在火之花园里被遗忘

明天我们会若无其事地生活

我们微笑着告别

还会寒暄几句

反正你

即使除了那朵花什么都得不到，你仍觉得你是英雄

你会说你空空的手上仍有爱的气息

那一刻我感受到大地的广阔

感受你宽广的肩膀的温暖慢慢退去

在嘴角留下微笑的痕迹

拥抱慢慢的绝望

反正我会返回

当孤单地穿越满是影子的街道

我感受我没有任何火热的回忆

反正

除了那三个字，其它一切都失去意义

而门槛上的时刻也许会决定我的命运

而你

反正像三天的子宫回忆

会被遗忘。

阿尔则古丽·伊敏

你不是归宿

去与不去之间的两步
我一无所知
我变化不定
你感觉到了吗
走者都是蟑螂的后代
活像那些爱生活者
看到了吗
我咬紧牙冲你微笑
仿佛吃了对手心脏的胜利者
虽已决定不再相信，而我依然在走
在这无奈的世界
在流放地的驿站
不是你
而是黄昏之行人中最后的那一个
不要因我的大笑而大吃一惊
我在嗅闻你
像一个大胜利的狩猎者

听到你的回声

黄昏轻轻的呼吸中
漫游了寂静的天际之后
以花色笑容装满我的筐子
当我走在沉默的公路上
习习凉风吹来
吹醒我的感官
仿佛你的声音渗透了我的拐弯处
我会拐向你的路的对面

牵手

当凋零的花儿般陷入忧伤
我只看到你带走我的手
星期一的那次急救，老茧
想起我们的紧紧相抱，我就不由得笑起来
你记得我说：“要感受幸福，牵手就足够了”吗？
河水的流声是音乐
而我依然喜欢说一些浪漫的话
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女人
在星期二的下雨天，回忆变成了我的粮食
而我想绝望，绝望得要死

黄昏里我给孤独的太阳讲故事
我现在也喜欢草莓味的
我不记得那木椅
远方的足迹也已经褪去
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今天在这座城市过得特快
而我常常做噩梦
当沐浴红色鲜艳的光芒，我回忆着昨天的背影回归

向里倾斜的步伐

从里面迈向外面的八步
我熟悉的步伐，就像熟悉那间房子的门槛
还有那脚印似的变化无常
还有呢？
不被记录的大有存在，这不是怪事吗？
这里有个空座
也许是升空的露珠
众走者啊
你们信仰什么
你们在黑夜的虫子仍不是在挨饿吗
为什么不给它们灌以你们的鲜血？
我这不是吝啬
从天际朝向太阳迈出的十一步
要我再放点食盐？
那个靠紫色获得灵感的男人死了
而他的恋人怕紫色怕得要命

如果像牺牲一样神圣的肉体出生
我只渴望与它融为一体
以免它只有变化无常和孤独
在第七步，闻到火的气味
他正在给诗人读者宣读一批法规
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直到第五步，我说这是花园
我与不自信者同在
在第三步的清醒时刻，他在行乞
我向他伸出手：给我点点施舍
中断的笔记不会再被书写
我们抛下那些不加入者，使之孤立无援
离开这忠诚世界
现在，有谁留下不走？

燃 烧

当试图用力扔掉
那些被迫燃烧的思之垃圾
而它们却因像绝症病毒一样
忠诚地占据我的大脑而自豪
我使劲掩盖来自他的声音
而掩不住，就大声喊叫以打乱那声音
自主权的底线在于我的细腰
而他的红色痘痘像美人痣
欲再次晒太阳
我不能变成红色人种。 仿佛只有割取才是明智
我一块一块地割取我记忆中的一切

阿尔则古丽
• 伊敏

当固执变成一种瘾头
就像我的身体被强暴时的那样
我能在肉体里感受到什么是分裂
我一边被重新组装
一边幻想我四分五裂的模样
我想告诉他我曾想过秘密自杀
而我的威胁多么好笑
就像燃烧的烈火

对被掠夺上瘾

当他们加入我的最后晚餐
我因有个有意义的身体而倍感自豪
每一次的啄食，都让我感到我变成了最后一口粮食似的存在
我还因为没有虚度此生而自感欣慰
我爱那些猛禽
我观察它们随心所欲地撕碎我的身体
满是血的锋利爪子，模糊血肉的身体
它们将我的记忆连同我的肉体一起吞噬
于是不能遗忘就变成它们唯一的疾病
我因自己变成了回忆而倍感骄傲
我爱那些猛禽
每一次猛啄都有对我肉体的强烈渴望
而喷涌而出的鲜血的香味令我如痴如醉
每一次猛啄都是激情的爆发
猛禽所有的爱都集中于它们的喙尖
而它们的舌尖通向永恒
我一进入它们肉体

就开始永生

女人中被诅咒者

我的名字叫堕落
我不像堕落，我是代表它
从我手的空空你们能窥见它
从我脚的空空你们能窥见它
从我眼睛的沉默你们能窥见它
看吧这女人
看吧从她蓬乱纠缠的头发掉落的记忆
她正在变成化石的脚印，仍有余热
看吧这女人
她虽然在呼吸公用的空气，却快要窒息而死
她的半片嘴唇已干涸。她的脖颈上满是手的气味
现在她的肉体是我们的舞台
你们可以说想说的任何词语
她是女人
女人中最伟大者
对她指手画脚而发号施令者现在吃她的爱
以从她的脚趾掉落的蜕皮填满自己的虚空
就这样吧
爱是我的罪恶
黑发是凶器
从我开始写堕落吧
捡起我肉体的残余
作为你们的护身符

梦中的一田诗

迪丽胡玛尔·衣明江,女,1991年3月生于新疆巴州焉耆县。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现任职于当地一家医院。

泥夜

风不时地吹吹路，
一只猫钻进我的怀抱。
而她吞声忍气，
安静地数柳树枝条。

猎犬已走过拐弯处，
沙枣花的香气扑鼻而来。
这一次谁吉星高照，
顺利躲过灭顶之灾？

孤独是甜蜜的末日，
而我是一块门旁的泥砖。
夜变成了泥，星星熄灭，
最后的巡夜人也闭上了眼。

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肉市场的一个镜头：
老屠夫
一部人体解剖学的彩色图谱
两年前我在胜利路的一家书店购买
溜走

迪丽胡玛尔·衣明江

女士香烟

他以强有力的黑色手
使劲搓揉
圆月
腐烂的桃子
而我们的悲伤
是熔点为零的水
我们发誓不再回去
就像厌恶修辞
我们厌恶柔和的手段
破碎的声音使我们兴奋不已
我们擦身而过，打碎那些工具

冒险是唯一的玩笑
如果能回去，我们会死而回去
当我们思考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我们就摸头
啊，我们的头为什么如此光亮

我们那么一点勇气
我们的进口
然后我们以鄙视的眼神看垃圾桶
我们不在于我们
于是将内衣挂在窗户
安心入睡

你声音的头颅

当我无法看见你而变得不耐烦
天空慢慢铺展开来
我让身体依靠无胡子的杨树
直刺入幻想

在照射光与反射光中间
一群光芒的乌鸦
将我逼到一个角落
我梦中的一田诗
我不曾记起
只感到它的美

我一听到歌就更加疯狂地
幻想你声音的头颅
只为了生存片刻

他吸烟，犹如一个大兵

他就这样吸完夏天
一张小小的包装纸包着一切行为
他吸烟的样子令我惊奇不已

迪丽胡玛尔·衣明江

他如此使劲地吐烟
将烟从鼻孔和干瘪的唇间吐出
犹如机枪打出的子弹
看着他陶醉的眼睛，我心生怜悯

看着在他手里紧紧攥住的香烟
我也想变成一支香烟
但愿我变成一支在他胸前口袋里的香烟
我向他说不要吸烟
而他意志如此坚定，仍然眯着眼吸啊，吸啊
于是我将手机猛地往他的头上一扔，摔碎了

我和他分离的那天
他一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
犹如一个大兵，以对香烟和墙的强烈的爱
永远也吐不完对我的想念

尚未损坏的工具继续奋斗

我怀疑我第二次相爱的男人的肉体
他的幽灵在我的大脑里形成沉淀
何必去玩具厂工作
何必在二次土堆上翻滚
在打了多次的麻醉药的作用下
他不再吃杏子
而在他衰老的背心上
粘着南方和污渍

未来的五金店
将购进象牙和干草
而小麦种子只够卷一支莫合烟

尚未损坏的工具继续奋斗
而他肆无忌惮

诗强奸了我

那一晚
诗带着凶恶的武器
来到我的床头
喋喋不休：
“看吧，我的手多黑。”
“看吧，我的眼睛中还有眼睛。”
我和它对视
外面的雨滴猛烈地撞击窗玻璃
一棵树将自己砍掉了
犹如一个十年前偷吻我一下的男孩砍去自己的手
思念浓浓的气味袭来
我立刻转身，望着熟睡的小猫
而它疯狂地强迫我
牛奶和其它
而一只杯子，一半已破碎，另一半正在破碎……
我的嘴唇流出了鲜血
屋里的一桶水猛烈地扑通作响
诗全身烈火

迪丽胡玛尔·衣明江

一片树叶从自己的枝头返回
是的
诗强奸了我
这只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
自然的现象

防弹衣与星期六

今天有个阴谋
按照夏天的计划
今天将阳光明媚
当我吹着茶底子
突然打了哈欠
就记起了一朵红玫瑰

今天村里将举行婚礼
新郎的三十二颗牙齿将以冰糖茶清洗
新娘的婚纱拖在地上
人们称他们为天生一对
谁也不会诉说自己的痛苦
黑夜的阳光会烧掉一切

树权枪的奇迹

当电线杆
被竖立在词语的暗处
一首诗就成年

行走在云上的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1991年生于皮山县。

2010年开始创作，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民族文学》《西部》等，曾获“西部文学奖·诗歌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作品入选《2013年诗歌选粹》《2015年诗歌选粹》等。出版有汉语诗集《返回》《终结的玫瑰》，译著诗集《无人：帕思安诗选》等。为中国诗歌学会、中国作协会员。现就读于江苏大学。

颤栗

我像玫瑰一样颤栗在忧虑的花园
而我的心是一朵明亮的玫瑰，承受不起你像雨滴一般沉重的爱
而我的身体是一匹黑马，欲从黑暗的底部向你奔腾

在因其明亮而黑暗的白天，我像太阳一样发亮
以你呼出的气息填满我的内部
在因其黑暗而明亮的夜晚，我陷入黑暗
在爱之塔克拉玛干的床上
因你充满我，我在睡眠的沙丘上打鸣驼铃

孤独地坐在孤独之树的树荫下
高举空杯子，我把自己喝完
从此，我再也不渴望任何美酒
我没有杀人
但用光明的宝刀杀死了自己
从此，我再也不知道别的死亡
我就这样以我的生与死被奉献给你
以我的这些辉煌

我像胡杨树枝的手指发觉到你像春天一样来临
我手指上的戒指呼唤你的名字
我向真理紧闭的黑眼睛
反复念叨你在我记忆中的明亮的名字
我的品尝死亡的玫瑰嘴唇
不停地朝你流淌，像塔里木河

在我的胸上，食盐闪闪发光如水晶

现在，我颤栗如玫瑰
在爱的祭祀台上
半片天空被血液染成红色……

自由的亡灵

我们不停地挖
挖出了一枚指环

他们说，把指环给我们
然后你们便获得解放

我们一会儿看伸向我们的手
一会儿看指环，一会儿看我们挖的洞

黑夜在远方缓慢地蠕动着
我们沿道路望去，我们原本是过路人

我们把指环给了他们
而我们挖出的土地一言不发

我们变成了道路，你们从我们这里出发吧
我们是自由的亡灵，黑夜之鸟飞临
现在，我们会消融在黑夜的中心

下沉的云

我把我的手砍下来
丢给正把手伸向黑夜的一棵树
然后，我试着从各个方向抓住你

我把我的腿打断
并丢给正朝着云朵张开大口的海
然后，从各个方向朝你移动

我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扔给因饥饿发昏的猛禽
然后，我到处叫喊你的名字

我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扔到正在迁移的黑夜的中心
自从千百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张望着你，憧憬着你

他们把我的躯体四分五裂，并争先恐后地分赃
在久久地举起了空杯之后
他们就立即沉睡，不曾醒来
然后，我在你的床上躺下，没有躯体

现在，我是下沉的沉甸甸的云
将升到你黑夜的天空
在清晨和傍晚，像心脏一样燃烧
像思想和孤独一般紧紧笼罩你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在爱中安居

他在遥远的路上行走了无限
在墙的沉默中呐喊了千年
在黑暗的河流中越沉越重
最终，他在爱中孤独地安居下来
并向其内部迁移

许许多多的日子在玻璃中凋谢了
他终于生根发芽
某个夜里，他开了像黎明一样的白花
然后再白昼，结出了黑果

啊，你们来吧
从任意的方向来吧
记得随身携带你们的木棒和石块

情人之果

他坐在一棵黑暗之树的内部

当他坐下，时为午夜
直到现在，天仍未亮

于是

他自古以来苦苦等着天亮
静坐修身

那棵树开了白花结了果实
情人之果啊
你熟透在嘴唇
但是，嘴巴够不着你

他坐在树的内部
啊果实，你也坐着，啊情人

他在树的内部坐了很久
树终于有一天被风吹倒了
被土掩埋了
许多年之后，人们把它挖了出来
视作无价的化石、罕见之宝

但是，他现在只是一块石头
想站立也无法站立
那棵树无法让他站立

他呀，无法依你站立
你也无法依他站立……

麦麦提敏 · 阿卜力孜

云上的路

这是一棵上半身被砍掉的树

这是一块站立起来的巨石

那是一栋凸起来的白楼

这三者之外的我

我们中间的深刻的空间

我们中间的深刻的时间

我们中间的深刻的关系

你在这个关系中自由地行走

你在这个关系中升到天空

而我们向深处记忆着

众漫游者啊，那些徘徊在睡梦边缘的众漫游者

你们来吧，从任意的方向向我来吧

走进我的体内的深处吧

我体内的深处：

一棵上半身被砍掉的树

一块站立起来的巨石

一栋凸起来的白楼

你们来吧，你们来吧

把你们手中的都扔掉

把你们的包袱都扔掉

空空荡荡地你们来吧

我的黑暗足以充满你们

你也将会充满他们，并升到天空

而你的足迹将是一条行走在云上的路

手

我们曾是手，掏空黑暗。

——保罗·策兰

1

我从痛苦的深洞中出来，黑暗一片，
在白昼，我闪着黑光。我不忧虑，
我是唯一的漫游者。

2

你把你的火焰手伸给我，
你把你的河流手伸给我，
你把你的根蒂手伸给我，
你把你的夜鸟手伸给我。
在那里——我痛苦的摇篮中，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
在那里，没有我痛苦的摇篮，
在那里，没有任何正在死去的东西。
我抓住你的手不放，紧紧缠住：
我抓住的是你拒绝乌云的岩石之手，
我抓住的是你让石头开花的春天之手，
我抓住的是你在海上吹风的天仙之手，
我抓住的是你将我从梦中带出的小舟之手。
就算抓不住春天的花蕾，
我也不放开你的手，因为你是我的花儿；
就算举不起黑夜的灯盏，

麦麦提敏 · 阿卜力孜

我也不放开你的手，因为你是我的太阳。
你的手会把我带给一切，
并把一切带给我。
然后我们就会超越
树木，根
盯着我们的眼睛
那一夜，我们无法走进的正午
靠近我们的远方
第一步
第七重天
我们就会超越
大海的蔚蓝，天空的碧绿
青草的绿色火焰。
这超越，只有在我抓住你的手以后
才能实现。

在我抓住你的手以后，
我的绝望就会失望，
你的孤独就会走远，
我们的遥远就会走近。

你抓住我的手，并把我从痛苦的黑洞中拽出以后，
绝望的乌云就支离破碎，
孤独的早晨与傍晚的黑影就消散，
然后就看到一片晴空，
像水一样的晴空，
像你的眼睛一样的晴空，
像你的长发一样的晴空，
像你的嘴唇一样的晴空，
像你的拥抱一样的晴空……
你看见了吗，我的飞翔就在那片晴空中，

我的恐惧与不安就在那片晴空中，
我的幸福与欢乐就在那片晴空中，
我的鸟儿与落叶就在那片晴空中，
我最初的与最后的天空就在那片晴空中！……

3

以我的灵魂充满空间的你
以空间充满肉体的你
通过充满而使我空虚的你

繁殖运动

可恶的小小精子摇摆尾巴 蠕动在身体黑暗的道路上
向身体的所有窟窿和角落挺进
在充满血污与毒物的泥潭里沉淀下来
在身体上枯竭的河床里 布满了精子纵横交错的踪迹
我点燃了所有灯盏
整夜围绕空旷的祭祀台跳舞

可恶的小小精子 在我的每个细胞里醒来
我怀孕了 我的大脑怀孕了
我的手怀孕了 我的舌头怀孕了
每根黑如夜晚的毛怀孕了
甚至，我的梦也怀孕了，肚子迅速长大
我如痴如醉 紧闭双眼
身体微微震颤 身体里流淌着怀孕的无比喜悦

麦麦提敏 · 阿卜力孜

我忙着分娩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紧闭白昼的所有窗户
拉下所有窗帘
然后 躺到黑夜的床上 让身体完全轻松下来
唯有一盏灯在头顶上 像太阳

长久地等待之后
第一个婴儿——一条黑乎乎的虫子
从我的嘴角爬出来，打了个哈欠，动动身子
顿时，一种无比的快感流向我的全身
身体飘飘然 仿佛飞了起来
然后，从鼻孔瞳仁耳洞陆续爬出黑乎乎的婴儿
我像慈祥的母亲一样抚摸那些婴儿
把我的眼睛喂给我的婴儿
把我的舌头喂给我的婴儿
把我的大脑喂给我的婴儿
把我的心脾肝都喂给我的婴儿
最终只剩下我空空的壳子
也没有灵魂
我把我的婴儿喂大 然后用他们填充我的身体
我是多么慈祥的母亲 我多么热爱我的婴儿

然而，我的婴儿很快又饿了
他们吃掉了我的床及所有家具
我的房子里所剩无几
然后他们开始啃墙壁 最终四堵墙都被啃光了
于是我们获得了解放 无比自由
我带着我的婴儿走向你们
我向我的婴儿许诺我必将让他们吃饱

如今，我的婴儿也成了妈妈了

我的子孙后代充满了整个世界
而我渴望着再分娩一次
再次享受那分娩带来的高潮
而我的婴儿已经在你们的身体里
忙着使你们也受孕
这繁殖运动，将由你们继续

禁 果

我们从黑色舌尖坠落
——我们是禁果
落到喉咙
堵死了深沉的水
天堂被淹没
而我们不住这里

我们再一次
从喉咙坠落
——我们是禁果
落到胃肠
终止了消化运动
地狱在这里形成并充满
而词语与词语之间只要稍有虚空
我们就会挤出呼吸
从而解放自己

而我们提着头颅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也是禁果

反抗

我将蝴蝶放入篮子中
蝴蝶便在其中安居了下来
现在，当我欲将篮子放入蝴蝶中
蝴蝶死了
于是我连忙将篮子扣在头上
这篮子为大
没有天堂会比这篮子大
没有地狱会比这篮子小
于是，我开始膨胀，膨胀啊
只为了充满篮子

称呼你，又没称呼

阿卜杜克热木·达伍提，笔名瑟曼德尔，1991
年生于皮山县，现就读于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阿卜杜克热木·达伍提

肉体之山

从肉体之山升空的是坠落
从坠落之山升空的是词语之可能性
而从词语之可能性升空的是女人之肉体
肉体……

称呼你

词语之林就会变黑
不称呼你
就会发生旱灾
因此
称呼你，又没称呼

黑夜之重

在生命偶然碰到你的黑树林
我支撑着

你的影子
我支撑着
没能对你言说的纸的空白
我支撑着
黑夜在黑丛林里蹦出的眼睛
我支撑着
死亡种在我花园里的玫瑰
我支撑着
以绝望作为地毯而坠落的道路
我支撑着重之重……

没 有

我思，却不言说
我言说，却没有思
有路，我却不走
我走，却没有路
有嘴唇，我却不吻
我吻，却没有嘴唇……

人人都是挖井者

这井无处不在
我用语言之铁锹
在这儿挖挖，在那儿挖挖
而挖不出一滴水，空手而归。
我的孩子们寻水而迁到异地他乡
我也是游牧部落的一员，逐水草而迁移
定居，以便和你邻座
夜之流淌安静无声
看吧黎明之窗：谁是欺骗者，谁是受骗者，一清二楚
我挖土地的绝望
我挖水的真理
我挖人类的幸福
我挖，不停地挖
往常一样
我挖水的虚无
实际上，所有人都在挖同样的井
所谓恋人，不是水而是什么？
读者呀，这里的不是手压抽水机
是水的传统
这传统是世界古老的母亲
夜——一口井
食蚁兽读者呀，使劲伸出你的舌头
这是给婴儿吃母奶的母夜。

爱是永生

对爱毫无能耐?
除此之外，别无爱
没能翻越达板①?
这才是第一个达板
没能望见凤凰?
你就是凤凰，还不知道?
每一个爱是永生
通过不停的死
啊，无人，徒劳是我们的命运
何为自杀
难道不知道你已经死了吗?
你没察觉到你在挖墓，爱的坟墓?

镜中人

你从未照过镜子
甚至，忘了擦一擦镜子
而此刻你在照
反复擦干净

① 达板，维吾尔语中指的是“垭口”，狭窄的山口，指的是山脊上呈马鞍状的明显下凹处，当地人不是为了登山而登山，他们只是要翻过达板，用最短和最省力的路途进山和出山。

看到自己了
越看就对自己越着迷
现在除了自己，你看不到别物
也就是，你看到的是我
当你照镜子，你看到的唯有我，而不是它物。

黎明的女人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萨特

当我向你缴械投降，我的语言是白旗
为了言说你，我只得离开自身

为了抵达你，我选择盲人之路
啊，被指示的女人
我穿越自我，言说不属于自己的存在
而且，你值得赞美
女人啊，你将黑暗之太阳
献给公众公用
从而无尽延长孤独……

残 疾

他走，所以没有腿脚

他看，所以没有眼睛

他听，所以没有耳朵

他抓，所以没有手

.....

然而，他言说了不该言说的，所以他有哑巴语言

他走在语言中

他看在语言中

他听在语言中

而且抓住

而且随心所欲

然而他的步伐是飞絮，翻不过山峰

反复.....

乐曲天生残疾，而它的路漫无边际啊

鲁米与老子词典

买尔旦·艾海提艾力,1991年出生于新疆和田,从高中开始写诗。《共同的夜晚》一首诗,维英双语版刊登于《渐近线》(国际文学季刊)2015年秋季刊。现就读于北京联合大学。

风 箏^①

海洋是月亮的风筝

鸟是树的风筝

灵魂是肉体的风筝

上帝是人的风筝

而我

我是你的风筝

神秘主义者

在我的眼睛中展开的

是永不破晓的处女地

在我的屋里敞开的

是长满苔藓的词语门

在我的书桌上打开的

是溢流死亡的白书

在我的坟墓绽放的

① 买尔旦·艾海提艾力的这些诗作，系他汉语创作。

是正在凋谢的无有之玫瑰

共同的夜晚

这是由词语创造的夜晚。

这是像熔融的铸铁般流入我们脊椎的夜晚。

这是让我们在书中的房屋栖居的夜晚。

这是从我们的鼻子掉下攒枯树^①叶的夜晚。

这是我们同恋人在梦幻之宫殿里戏耍的夜晚。

这是使我们每天走过跪毯的脚印变成嫩草的，使我们的眼珠不断成熟、更加沉重的春之夜晚。

这是把优势变化为可能的神圣夜晚。

这是用自己的母乳滋养那些死亡诗篇的夜晚。

这是所有的赞歌和哀歌永远唱不尽的夜晚。

这是所有的雨水和光线无法触及的夜晚。

这是饥渴的夜晚。

这是赤裸的夜晚。

这是远高于上帝或撒旦的夜晚。

这是让我们联想起婴儿时期无理由的哭泣的、童年时期专属一个人的游戏的、青春时的初吻的、中年时突然袭来的无意义感的、老年时凄凉的黄昏的、临死前的战栗的夜晚。

这是我们离开彼岸，耐心地等待它从我们汗孔里冒出，并缠绕全身的夜晚。

这是笼罩一切建筑、影子、传统、反叛、革命、床单、蝙蝠、小说、音乐、画作、旅途、凶杀案、毒品的天空之夜晚。

这是给世上所有的笔提供墨汁的夜晚。

^① 攢枯树：《古兰经》中地狱里长的树。

这是作为一切神秘之源头的夜晚。

这是以饕餮之舌清理着历史之域的夜晚。

这是当我们行走在意义的森林时，粘在脚底下的泥土夜晚。

这是摧毁诺亚方舟的夜晚；这是用诺亚方舟的残骸制作陷阱的夜晚。

这是我们把一切交给那唯一的道说者，静静地走进的夜晚。

鲁米老子辞典

1. 它的创伤强烈，足以使语言爆发；深刻，无法用词语填满。
2. 将我封锁在不安里面的，真实魔术啊！
3. 我们就是不小心亲吻了那些死了也不会失去酒香的嘴唇。
4. 根据哲学工作者的说法，人除了有“沉迷于实有”和“沉迷于虚无”这两种意志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意志，那就是“沉迷于无有”，而后者甚至包括了前两者。
5. 你让我做的事更艰难：活着，并在你的符号流中丢失我自己。
6. 性爱：对空白之圣峰的爱的幻想。
7. 因为你是诗的炉灶中焚烧的死尸，由你冒出的烟，会让名词消失，让形容词变暗，让动词安静，让状语失去意识，让副词迷醉。
8. 别再试图挽回那忘河中的妙思了。别忘记，情人喜欢拿走她喜欢的。
9. 的确，艺术品是幻想的幻想。
10. 意识写作：是一种作家病。患者在脑中每时每刻记录一位未知作者的话语，从不真实动笔。他们认为只有这一件事值得人用一生去做，连写不写都不重要。
11. 诗人们炫耀的是谁更真实地道说了黑暗中的那意味。
12. 发表作品本身就是与意识形态妥协，所以作家啊，你必须使这种妥协逊色。
13. 它是词之环，从一个耳朵传向另一个耳朵。

14. 我是如此新鲜，以至于你能尝到的全是过期的。
15. 一秒钟也未能走出形而上的阴影。
16. “黑暗中的光的舞蹈——光明中的黑暗的躯体——舞蹈中的黑暗的光——躯体上的光的黑暗，就这样。”摄影师如此说。
17. 当我们在说：“人们用‘担心自己的话语与命运有关系’这一小的恐惧游戏来替代‘担心话语与命运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更大的恐惧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有”是“无”的另一种形式。”
18. 报纸的两个广告页中间夹着的一条新闻：据乌拉圭社会学家证实，人类生活的每一秒都掺和了幻想。
19. 老子曰：“存在既非存在。”
20.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我自己。
21. 很多人深入现实反而醒在了梦里，便说：“把生命视作一场梦，是所有梦中最好的一个梦。”
22. 每次，我从写字台起身，到外面去，人们告诉我，他们从我眼中能看到“所有的概念在脑中乱舞”的景象，而这景象能让他们体验到“两个世界的合一”和“事物如此真实地摆在眼前”。
23. 当我在思我在思的时候，犹如在两个平行的镜子之间出现的情况，在我的思中出现一个无限的重复：我在思我在思我在思……我在思。
24. 他所做的一切让人联想到一台夹着一张上面写着“原来一切都象征性地存在”的卡片的老式打字机。
25. 不要试着充实你自我中的空白，那是道的圣所。
26. 当你说：“犹如只跟自己聊天的那童年时光，更加孤独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孤独在诉说着孤独，时光在时光中流淌。
27. “和”和“或”这两个词之间，始终有一个无形的“\”。
28. 为了掩盖迷失，而建造道路。为了掩盖无知，而形成意识。为了掩盖恐惧，而武装。
29. 在里面，一个脖子上挂着六芒星、十字架、佛陀、阿拉伯语的“安拉”等一大堆链子，身上纹着各大古代神祇画像的朋克老人，有礼貌地看着一位正在用石头敲打杏核的东南亚女子。
30. 旅客们请抓紧你们的战栗，这是起飞的时刻，这是出发的时刻！我们的飞机为每一位旅客准备了一把带你们跳往生命之外的降落伞。

七次堕落

依合散·依司马义力，笔名鸟蒙，1994年生于新疆伊犁。2013年获得土耳其国家奖学金，现就读于土耳其白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七次堕落

向我微笑的希望最终自杀了。

1

绝望的风
朦胧的路
与爱相反
我将一切在它们的自杀中抓住
我们将永远地消失
我们幻想着爱渗入马路
我们若无其事地走下去
或者行走若无其事地走过我们的头颅

2

我再次来到海中
我无数次来到过海浪中
而我的离去比泡沫还沉重
我将黑黑的心泡在海中，润湿一下就回去
泡我的心的大海全变黑
我们对彼此发过誓：
永不分离
它以冰冷的心等我
而我向它吐苦水

我再次出发
 浓雾依然
 怀疑依然
 除了孤独，我一无所有
 孤独欲将我丢给痛苦而离去
 或者将我租给郁闷
 而我认识它
 我们常常走在同一条路
 这路上除了我们俩，空无一人
 除自暴自弃者之外，没有人会走这条路
 而我没有自暴自弃
 而自己抛弃了我
 正如以前一样抛向远方

我应该离开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赶走一个堕落的幽灵
 他不应该走没有人走过的路
 不应该坐没有人坐过的椅子
 不应该想没有人想过的东西
 这是一座浪漫的城市
 而不适合我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而与我不符
 带上衣物，我应该离开这座城市。

依合散 • 依司马义力

5

你不认识我
谁都不认识我
不曾认识
也不愿认识
我将信念丢入火炉中
让它再次烧成灰
让我像一次冰霜
让我像一次石头
没有必要去认识我
我是对不显露的誓言
我是献给悲伤的颂歌
我是写给欢笑的哀歌

6

我是被误创造的一个
误会的恶果或者是苦命的试验品
我痛苦是理所当然
因为我由痛苦出生
风吹过我的脸去亲吻青草
我融入血红色新物
我们对彼此才存在

7

我如此沉重
你们还是遗忘了我
你们遗忘我吧，一次再一次

当与遗忘进行决斗
让我统统遗忘你们
让我将你们的名字钉在老树上

我拿起你的那封信，一次又一次地遗忘了那封信

罪恶伦理学

我冰冻像冰冷的目光
你们杀不死我
我以我的死亡让你们惊慌
像自杀时刻的恐怖声音一样
覆盖你们的欢笑

以无与伦比的骄傲
以像虚无的无尽幸福
击碎上帝的傲慢
在如火的路上
酸甜如希望
枯燥如安慰

我们没能如愿以偿地告别
如果我得到的是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的荒诞结果
你们就会心花怒放，争先恐后地讨论我
我们像伟大的先知一样延续
我们以慰藉掩盖最真实的恐惧
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个新事物

依合散 · 依司马义力

当我将你们的身体分配给恐惧

你们瞪大的眼睛射出恐惧

在一个欲望未爆发而颓废的界线上

一切拥抱你的纯真

而岁月像一杯薄荷水

不由得颤栗起来

我们将抓住上帝的手松开

现在，我们在地狱的最深处与上帝一起燃烧

我们将我们的颂歌囚禁在旧打麦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生活的新形式

冬天的芳春

而我们缠着头颅

像更年期的泼妇一样消失

耐心势能

我们站在献给思念的红唇上凝望

突破警戒线的等待使我们悲伤

像未长牙的夜晚一样在未知的黑暗中昏睡

而我们的步伐羞怯，脆弱

如没有解开心结的悲哀

如雏妓抱着睡的被子

那黑暗是月黑夜的火红

那陈旧的悲哀是欢乐的泛滥

腐烂如恶臭的光芒
欢笑如老处女
你的香味排斥的是渴望
陌生如沉入我之瞬间的最后悬崖

一种犹如突然的落山一样的衰老
在流入我珍藏的男性的一束光中
嫩如走着就慢慢紧密接合的螳螂
它的青春顽皮如同我暮年的优雅
它的暮年年轻如同我的青春的火红

啊，渴望你的道路的名字是等待
你被无休止的忙碌击碎的新名字让我毁灭
嫩脆啊
犹如你握着酒杯的手
无休止啊
犹如你由无数谎言装饰的红唇囚禁的我的爱
犹如你最后的消息

深如你来不及打量的高处
高尚如你的浩荡的声势
我以白纸一样的无限向你的诡计投降
别将无始的词语排在梦见过的终结前
别将我逼向你的红脸
别将我强迫种植闪电
在我们的无限中，我眺望远方
给百灵鸟写信，祭祀新春

《燃烧的麦穗》无疑是继2000年的《飞石》之后，维吾尔青年诗歌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向汉语世界的一次精彩亮相。无论是原创翻译作品还是双语写作，都呈现了一个古老“诗性民族”置身当下的情感节奏和心灵脉动，其现代意识、探索精神以及个人化写作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几乎与国内新诗发展是同步的、相呼应的。边缘即先锋，就像“Frontiers”一词所含的双重语义。读这部生气勃勃的诗集，使我想起梭罗的话：“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开始的地方。”

以维吾尔语为母语的青年诗人被译成汉语的诗作，体现了维吾尔文学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脱离了一成不变的虚假的语言模式，回归于人类共有的诗歌语言，升华了两种语言的优质成分，必将为汉语做出贡献。

——敬文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维吾尔文坛出现了一批怀疑语言的终极形式的年轻人。他们给依赖于语言的终极形式并将其当做唯一生存方式的老一代人带来了恐惧。但这些年轻人在摧毁语言的枷锁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枷锁，并称之为对传统的回归。诗人们总是徘徊在语言枷锁的摧毁和重建之间。新世纪之后，维吾尔诗歌等待着又一批人再次摧毁它，年轻诗人们总是希望这个人就是自己。《燃烧的麦穗》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我认为，对语言的终极形式的摧毁是当代世界诗坛共有的趋势，是让诗歌走向音乐的一种方法。《燃烧的麦穗》所追求的诗歌的音乐美并不是韵律或外部节奏的美，而是让诗歌超脱语言的束缚，让诗歌本身就变成音乐。

——帕尔哈提·吐尔逊

若论对欧美现代诗学资源的求索热情和学习能力，维吾尔族诗人丝毫不亚于汉族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他们澎湃的创造力和先锋化速度令人惊叹。尽管绝大多数作者需要依靠翻译才能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但这本雄心勃勃的诗选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道自“边缘”升起的“朝霞”。本书凝聚了维吾尔青年诗人的心血和诗艺，勾勒出他们灵活开放的大脑和渴望沟通的心灵。这批优秀的“小民族”诗人，向他们的汉族同行伸出了友爱之手，在某种积极的意义上，修缮和拓展了汉语诗歌一度封闭和僵滞的生成线。

——张光昕

ISBN 978-7-5354-9027-8



9 787535 490278 >

定价：49.00元